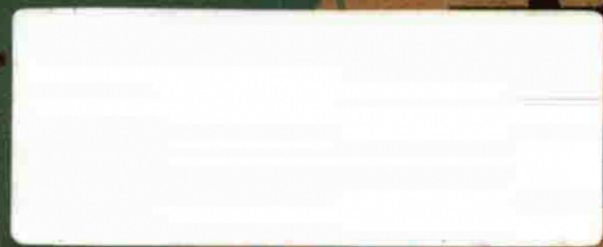


碑正壁王蕭



# 中國女性文學史



上海光明書局出版



中國女性文獻史

譚正璧著

上册

光明書局刊

## 自序

關於研究女性文學之著作，自拙著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出版後，繼之者有久見廣告遲遲未出之梁乙真氏之中國婦女文學史綱，其他相類之新作亦有若干種，頗風行一時。拋磚引玉，誠幸事也！

但拙著出版迄今，已歷四年，中間雖經一度作補正，究因人事倥傯，集材維艱，未能暢如所願。近二年來，寄踪滬上，嘗與新舊書舖爲緣。前所未見之女性文學著作，戲曲如劉清韻之小蓬萊仙館傳奇十種，彈詞如朱素仙之玉連環，鄭澹若之夢影緣，周穎芳之精忠傳，映清之玉鏡台，均先后不惜以重資獲得。他如曾作散曲諸家，幾皆盡獲其所。有之作品。若詩，若詞，若小說，亦皆各有其新發現。前所引爲抱憾者，今皆可以彌補。欣喜之情，何能自己？重編之意，其可由此決之乎！

初稿出世後，友人滕若渠博士謂余言：「今傳女性著述，多雜僞作，曷不考其出處

而訂其真偽？則此工作當愈爲偉大。」余頗聽其言。在平日瀏覽之際，多所留意，迄今所獲，殊亦匪尠。但其功頗巨，告成不易。設人事假余以多暇隙，斯願或有得償之一日；然窮愁如余，頗難言之也。

此次重編，材料既增入不少，訂正亦復有多處，名曰重編，不啻新作。因改題曰中國女性文學史，俾名實相符云。

初稿自序，仍附於后。如是，僅爲本書前身作鴻爪之留，別無他意存焉。

一九三四，九，九，正璧謹序於黃渡。

## 初稿自序

爲中國女性文學作專史者，在昔有謝無量與梁乙真二氏。謝氏之中國婦女文學史，撫探宏博，肇自上古，迄於明末；梁氏之清代婦女文學史，依代爲斷，名似續作，體旨實異。梁氏又有中國婦女文學史綱之輯，則第見于書局之廣告，迄未出版，其內容惜不得舉列以論也。

謝梁二氏，其見解均未能超脫舊有藩籬，主辭賦，述詩詞，不以小說戲曲彈詞爲文學，故其所述，殊多偏窄。本書則以時代文學爲主。例如自宋而后，小說戲曲彈詞居文壇正宗，乃專著筆於此。緣是之故，搜材既偏促，排比又匪易，卽稿檢讀，頗自驚其創獲之艱辛。雖斯陋之創，非我作古，爲功爲罪，我願尸之！

本書之作，原以補拙著中國文學進化史之不逮，初擬成五萬言。既屬稿，乃下筆不

能自休，累月積日，竟成此二十萬言之巨著。其中借助他山，賴以攻錯之處，固屬不少。卽全節屬稿既竟，忽獲新料而棄置重編者，亦更僕難數。嗚呼，敝帚自珍，文人通病，九仞既成，安忍任其覆瓿！乃商之光明主人，隨付剞劂；勞手民二月之光陰，始得與讀者相見。

抑又有不能已於言者：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云然。社會學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問題之創，解放之聲，亦隨之以起。夫女性而成問題，女性之不幸也；爲男性者，當本「同爲人類，悲樂與共」之旨而扶掖之，贊勉之。今乃不此之務，反從而非嗤之；若昔張若谷氏編雜志女作家，或譏其何不另編男作家，而祇取悅女性。嗚呼，有見本書而諷以何不另編男性文學史者乎！我將以此覘國人對於女性問題所抱之真態度，更以估海內學者知識程度之軒輊如何也！

所謂女性文學史，實爲過去女性努力于文學之總探討，兼於此寓過去女性生活之概況，以資研究女性問題者之參考；成績之良窳不問焉。故女性文學史者，女性生活史之

一部份也。但歷來人人均知女性生活之殊異於男性，獨對於文學乃歧視之，頗令人不解其故。由是言之，則本書之作，誰云其可已哉？

作者僻處窮巷，位微言輕，是書之作，殊不自量。然我好之而我爲之，殺青之日，殊不異於波斯賈之獲異寶，其欣喜至不可名狀。若是，已足償我半載以來之辛勤矣！如云藉是以沽名，則我安敢！

一九三〇，一〇，二〇，編者於黃渡



# 目次

## 第一章 敘論……………一——三四

一 女性生活……………一

二 女性與文學……………一七

三 中國的女性文學……………二六

## 第二章 漢晉詩賦……………三五——九四

一 詩賦的來源……………三五

二 卓文君……………四四

三 塞外哀鴻……………五三

四 班門兩聖人……………五九

五 蔡琰……………六九

六 徐淑……………八—

七 左芬……………八七

第三章 六朝樂府……………九五——一二二

一 樂府的來源……………九五

二 子夜……………一〇〇

三 華山畿……………一〇七

四 包明月與王金珠……………一一二

五 楊白花……………一一九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一二三——二二〇

一 律詩的來源……………一二三

二 侯夫人……………一三二

三 宮闈詩人……………一三九

四	武嬰	一四九
五	紅葉與繡衣	一五九
六	李冶	一六七
七	魚玄機	一七七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	一八八
九	薛濤	二〇五
十	劉采春	二一五
十一	花蕊夫人	二二三
<b>第五章 兩宋詞人</b>		
一	詞的來源	二三一
二	蕭皇后	二三六
三	李清照	二四五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二六一

五 吳淑姬……………二七二

六 朱淑真……………二七九

七 嚴蕊……………二九三

八 張玉嬲……………三〇一

九 管道昇……………三一—

第六章 明清曲家……………三一—

一 曲的來源……………三一—

二 黃夫人……………三二八

三 葉小紈……………三三七

四 梁夷素……………三四四

五 阮麗珍……………三五二

六	林以寧	三五九
七	王筠	三六四
八	吳藻	三六九
九	劉清韻	三七七
第七章 通俗小說與彈詞		
一	通俗文學的來源	三八三——四六六
二	汪端	三九一
三	陶貞懷	三九八
四	陳端生與梁德繩	四一一
五	侯芝	四二四
六	邱心如	四三八
七	程蕙英	四五三

八 朱素仙·····四六六

九 鄭澹若·····四八三

一〇 周穎芳·····四九六

一一 映清·····五〇七

# 補編目次

## 第二章 漢晉詩賦

一 詩賦的來源……………補一

六 徐淑……………補四

七 左芬……………補七

##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

一 律詩的來源……………補九

二 侯夫人……………補一〇

三 宮闈詩人……………補一一

七 魚玄機……………補一三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補一七

九 薛 濤

補二五

十 劉采春

補二六

十一 花蕊夫人

補三三

## 第五章 兩宋詞人

一 詞的來源

補三九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

補四三

五 吳淑姬

補五七

七 嚴蕊

補五九

## 第六章 明清曲家

二 黃夫人

補六五

三 葉小紈

補七八



# 第一章 敘論

## 一 女性生活

大約在十八世紀末的前後，中國有位浪漫怪誕的文人王曇，他的詞中有兩句從前人所沒有說過的話，就是：

一幅紅裙，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

這兩句話會引起不知多少人的驚異。一切憧憬於肉和欲的女性崇拜者，就想用來建設他們的「女性史觀」的哲學。這事情似乎很滑稽。不過我們自己如果平心靜氣也來觀察一下，那麼在過去的歷史上的一切的一切，牠們的演化和消長，果然多少總和女性有些關

係。說得乾脆一些，整部的過去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兩性演串戲的劇本。拉些陳舊的例子出來：吳王夫差爲了愛戀西施，便放棄一切，雖亡國亦不悔悟；晉代的石崇爲了愛戀綠珠，不獨賤視他富可敵國的家財，而且犧牲了自己生命；蘇秦因爲受了嫂與妻的侮辱，遂發憤向學，卒至六國封相，強秦側目；吳三桂如果不是爲了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不但清兵不會統一中國，就是現在的中國不知將成何種局面。這四個例子中的男性主人翁，他們的行爲並不含有經濟的意義，完全是受了性的誘引或抗拒，而堅決了他們狹隘的心志。結果如何，在他們行動的過程中並不顧到。所以爲了女性，的確使地圖不知曾經變換了多少次顏色。我們現在雖然不當再拿「女禍」這個毫無理由的罪名加在女性身上，但女性之有力量，較一切物質爲顯明，這是誰都不會否認的。

照這樣說來，女性在人類社會上的地位及勢力，應該取男性的地位而代之，至少她的勢力須超於男性之上，爲什麼現代還有人在高唱着「女子解放」而又有人正在從事「女性運動」呢？這種情形，正和有移轉社會趨向的能力的經濟一樣。人人都知道如果沒

有經濟（將來不敢預測），人類社會便將停止活動，但操縱經濟的權力，却又屬之於人類。所以女性之被男性所操縱，正因女性有力量，否則便無用其操縱了。其結果，女性所有的力量，不獨無益於己，反促成了男性的功業，而使他們更有壓迫她們的權力與機會。所謂「女性史觀」也者，其實不過是女性力量造成男性機會的歷史觀察而已！我們再來觀察數千年來爲男性所操縱的宗法社會裏的女性地位究竟怎樣？楊之華女士在婦女運動概論裏說：

中國婦女自從家族制度成立，有了家庭的組織，便發生許多道德上法律上習慣上的不平等待遇，從前的儒教聖賢，如孔子孟子，無不極力提倡對於女子的壓迫和束縛，輕視女子，侮辱女子，易經上明明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論語上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當時的宗法社會的經濟是如此：必須束縛女子於家庭奴隸的地位，絕對的尊崇父權和夫權。幾千年來訂定了種種規律，壓抑束縛，蔽塞聰明，使女子永無教育，永無能力，成爲馴服的牛馬和玩物。孟子說：

「毋違夫子」，「以順爲正」，簡直看了女子沒有人格。宋代的儒者又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些看輕女子的話，影響直到現在，社會中一般守舊頑固的人，還以此藉口，爲束縛女子的工具，可憐還有許多女子自己願意承認着這種信條呢！尤其是一般市僧式的普通婦女。唉！這算是儒教正人心維綱紀的豐功偉績。據說道德是人類共守的規律，可是男女同是人類，而所守的規律，爲什麼不同？這樣，我們知道所謂道德不過是欺騙女子殺害女子唯一的利器。（八三頁）

這樣，我們已經很明白了，可以不必再贅一詞。但這是父系時代興起以後的情形。近代社會學家總說人類最早是母系時代，我們從古書中也可找見片言隻語作母系時代的證據；可是父系是什麼時候代興的，母系是怎樣被推翻的，也就說不清楚了。母系時代的唯一特徵便是「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一個現象，許多「聖人無父，感天而生」的傳說，如華胥履人跡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龍而生神農，女節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樞感虹光而生顓頊，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女嬉吞薏苡而生禹，諸如此類，都因不知有父而捏造出

來的。中國人「姓」的起源，好像也以母爲中心，與父沒有關係，所以「姓」字從「女」從「生」，如古之著姓，「姚」「姒」「姬」「姜」「媯」「嬴」「姁」「姪」……諸字，旁皆從女。有人謂姓爲我國最古的團體，那末卽是以母姓爲中心的團體。母系時代，血統一定是純一的。父系代興以後，婚姻的最初形式是掠奪，其次是賣買，再次便是媒妁，媒妁婚制的形式，已經有史可據，並且相沿極長，直至今日。在這樣一個長時期中，女性便長受男性的操縱，生活上的一切處處都顯出不平等，時或受到各種無理的慘酷的壓迫，尤流露了男子自私的劣根性。

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凡是人類都有他的靈性，否則便不名爲「人爲萬物之靈」了。女性處在數千年來以男子爲中心的宗法組織之下，她們不是都是「冥頑不靈」的傀儡，她們也時常在謀對付的方法。這裏先把她們對付的方法列成表式，然后再加以詳細的說明：

男性中心社會制下女

性對付男性的方法



男性中心社會裏的法律，禮教，風俗，……正似大軍壓境，不絕的在向女性陣線壓迫，不由她們不籌對付的方法。在這兒，只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對付方法可以表示，不是投降，便是反抗，絕不容再有第三種的表示可以運用。但同樣是投降，有的係出於威迫而不得已，並不是出之本衷，她們祇有消極的守「貞」以示無他；有的却心服情願，惟恐男性不信任，就積極的用「容」以悅男性。這裏所用「貞」的意義，如易經上所說「家人利女貞」的「貞」字，是守男性所定的女性的本分的意思，不過用以表示她的不反抗而已。被詈為不貞的朱淑真也有過這種表示，她的自責詩云：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鍼却有功！

這樣的表示，在男性看了當然爲之首肯的。可是不知她的心理是何等的酸苦，當她因自知力弱而這樣表示的時候！「容」本來是女性「四德」之一，她的意義，正如司馬遷所說「女爲悅己者容」。這樣，在男性正求之不得，因爲她已不異於對他弄舌的鸚鵡和對他搖尾的狗兒。人類大都相信運命。女性的不幸，柔弱的女性也都以歸之天命。於是，一切的壓迫，只有逆來順受，以圖苟延殘喘。她們又恐怕男性不信任她們，而又想安定自己的牢獄生活，於是競向男性獻「媚」，說得好聽些就是「婦容」。有時獻媚的不得法，還要被男性罵爲「冶容誨淫」。「淫」是女性反抗男性手段的一種，現在反加在投降的女性身上，你想她們冤枉不冤枉？而且又是有冤沒處訴！這一派可以班昭爲代表。她所作的「女誡」，便是她向男性投降而取悅男性的證據。她解釋「婦容」的意思道：

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女誡婦行第四）

這本是日常衛生，無論男女，皆當如此；但是一經她特別指出，認爲「婦德」之一，可就

也有些「誨淫」的意義了。正同洗淨了的豬糞待宰，薰香了的衣服待御一樣。自己不獨不反對，反而獻身相從，那麼也太卑下而太無意識也似乎太無聊了！講到反抗，那是一般意志堅強，頭腦清楚的女性的行爲。但因能力有強弱，見解有高下，反抗的方法也有消極積極的不同。兩性間最顯出不平等的要算是婚姻，男子可以多娶，女子只許從一而終。她們向男性宣戰，第一就是取到和他們同等的婚姻地位，所以也抱多夫主義。所謂「多夫」這個名字當然有些不很切合，因爲丈夫是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合的，而多交其他的男子，決非父母所許，亦無媒妁肯替她奔走。換一句男性替她們罩上的犯罪的名詞，就是「淫」。這一班女性不獨不怕男性社會加上她們以這種惡名，還要出來提倡，而也學男性玩弄女子的方法去玩弄那班和她交接的男子。這一派人在社會很占優勢，凡被稱爲淫風最盛的地方，就是她們戰爭勝利的地方。我們可以在歷史上舉出兩個大名鼎鼎的女性出來：一個是宋山陰公主，一個是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辭源「面首」條

引宋書云：



山陰公主，宋前廢帝妹也，淫慾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戊一九二頁）

胡三省云：「面是貌之美，首是髮之美」。公主向帝所說的話，完全着重在「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兩語，本沒有所謂淫不淫，如果皇帝沒有六宮萬數，她決不會有此請求。好在這位廢帝自知理屈，竟從她的請願，不媿爲「乃兄乃妹」。武則天是幾乎誰都知道的淫婦，她做了皇帝以後，便也廣置姬侍。張宗昌是她所最寵愛的妃子（也可說是皇后），你看她怎樣的玩弄他：

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鬚眉男子，被玩弄至此，她的怨氣總可大洩了。她又命上官婉兒平衡文士詩章，即以之定文名高下，更抬高了女性作家的地位。她一生事跡頗夥，總之，無處不在貫徹她對男

性對抗的宗旨。此意當於後文詳細敘說，這裡暫止於此。這一類女性的行動，我們何以名之爲消極的抵抗呢，而積極的抵抗又是怎樣？前面已說過，因她們能力有強弱，見解有高下，所以反抗的方法有不同。其實最澈底的辦法，只有將男女不平等的種種，努力剷除，如男子多妻，積極的辦法就是使之不再多妻。因爲男子多妻而我亦多夫，乃是不能直接反抗而單向男子示威。這樣，反被他們加上以淫的罪名，甚至亦爲愚陋的同性所嗤笑。至於直接的反抗，禁止男子多妻，昔人也曾把牠加入「七出之條」，羅織牠的罪名爲「妒」，以威嚇女性，使之不敢去做。可是威嚇儘管威嚇，「妒」儘管「妒」，我們看：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共死訣，其實非鳩也。（後人謂太宗賜任瓌妻飲的，是醋不是酒，「吃醋」之說出此。）既不死，他日，杜正倫

譏弄瓊，瓊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御史彙記）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妬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即隔絕之，或宴飲即使隔簾幕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妻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侍者，而居第器服甚盛。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當立取之。」及屬壻，某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爲樂，有掌衣婢尤屬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王氏紀聞）

這樣的妒法，不由男性不爲之「退避三舍」！再有許多因妒得方法不當，反而戕害同性，像漢呂氏之以「人彘」待戚姬，武則天之以「斷去手足，投酒甕中，令二嫗骨醉」待王后及蕭妃，就不免於「矯枉過正」，自相殘殺。更有像：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

馬面上，並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史共觀之。(耳目記)

這便妒得失了「妒」的意義了。理正辭嚴，使男子無言可答的，莫若劉夫人對謝安的一番話：

晉謝太傅安，妻頗妬，欲置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達其意，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顧問云：「此詩是誰所撰？」答云：「周公。」

夫人答曰：「周公是男子，想爲之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是言！」(遺愁集卷一)

這一段故事，不獨揭穿了男性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和他們偏面的理論的根據，而且也揭示了女性所以反抗男性的正大理由。現在我們且來研究這偏面理論的根據的由來。中國古來一切思想的泉源，完全出在一部易經，關於兩性間的關係，牠是這樣的說：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繫辭上第七)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同上）

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同上）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繫辭下第八）

乾，健也；坤，順也。（說卦第九）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同上）

全部易經所講八八六十四卦的爻象，完全基礎於陰（一）陽（一）兩爻，所以陰陽兩爻就是一切思想的根源，也就是一切文化制度……的根源。有人說：陰陽兩爻，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這話雖似乎近於猥褻，實在也並非沒有理由，我們只要再讀：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交，言致一也。（繫辭下第八）

這是乾脆地說明了兩爻的本來意義。從「三人行則損一人」這話看來，可見古代聖人也

是主張一夫一婦的，不過這是指同一時間同一空間而說，並未說一定要白頭偕老。後來人推演其意，乃定「從一而終」之制。所以我們可以說：一部易經的思想，完全基礎於生殖崇拜，而中國一切學術文化制度……，無一不建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的歷史家，不妨索性出來提倡「兩性史觀」的歷史哲學，比了狹義的「女性史觀」要有意義得許多。一般自私的男性，他們看了「坤作成物」，便說女子只要能生殖，不能生殖便是女性的罪惡，把來列入「七出」之一。看了「坤以簡能，簡則易從」，便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妻子應該服從她的丈夫。看了「效法之謂坤」，便說女子只能「夫倡婦隨」，女子沒有獨立的人格。看了「闔戶謂之坤」，便說女子應該深居家內，不當與聞外事。看了「坤，順也」，那麼就以爲女子只有順從她的丈夫，以丈夫的意志爲意志，而不許表示一些自己的意見。但這些，他們都以爲「不應該」，並不以爲是「不會做」。「不應該」和「不會做」完全不同：「不應該」是她會做而不許她做，「不會做」是叫她做而她不能做。後來的女性因爲歷久的「不許做」遂變爲「不會做」，於是男性只看見她們「不會做」不知她們會

經要做不能做，而說她們心理上生理上怎樣怎樣不及男子了。其實真是「冤哉枉也」！因為硬把不生殖之罪歸之女子，於是有飛燕賈后私載男子入宮之事；其他如武則天的稱帝創制，木蘭的代父從軍，黃崇嘏的易服爲官，……無處不是在表示她們並不是「不會做」，只要她們有「做」的機會。

總之：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會之內，女性生活處處受男性的操縱，壓迫，欺騙，藐視，……而她們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譽爲「貞女」「良妻」，反抗者被罵爲「淫女」「妒婦」；而最后，投降者多數是成功，反抗者到底只有一個失敗！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曾認清「失敗的英雄的光榮」，所以歷史上只看見極少數的叛徒在反抗，而多數的總在觀望，以致叛徒永遠是叛徒，難有「成則爲王」的一天！

現代的她們，已在作有計劃的反抗，可是人數還是太少，結果恐也難說。真正的光明世界，還須期待着將來！

第一章 敘論

本節參考書，——

周易

司馬光：資治通鑑

張貴勝：遺愁集

楊之華：婦女運動概論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 二 女性與文學

「沒有女性便沒有文學」，這句話我們差不多時常聽得見的。牠的意思，以為女性是給與文學家以藝術的情緒與環境的唯一人物，文學裏沒有女性的表現也決不成爲偉大的文學作品，而女子又特別賦有文學的創作和欣賞的天才。因此，又轉而成爲「文學是女性的」這句口號。胡雲翼在中國婦女與文學裏說：

因爲生活的層層桎梏，那些被壓迫在宗法社會底下的婦女，她們一切值得謳歌的天才和能力，都不容許表現出來，簡直可以說，她們的能力是受禮教的摧殘而葬送了。一部廿四史，只是一部男性活動史，無論從哲學史，經學史，政治學史各方面去觀察，那裏有了女性的篇幅？那裏表現了女性的光榮？縱使有幾個難能的女性，做了一兩件可歌可泣的事業，或者值得讚美的技能。也不過供遊人騷客茶餘酒後的談笑而已，那裏有在專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那裏曾經有過女哲學家，

女經學家，女史學家值得我們來誇耀？然而，宗法社會儘管是宗法社會，壓迫儘管是壓迫，儘管壓迫的重力能夠使婦女各方面發展的能力都全部斷喪，却不能抑壓女性特殊的藝術天才在文學裏面的表現；雖說學術史上不會有女哲學家，經學家，史學家，然而在文學方面，女性却曾遺下卓越的成就，使一部中國文學史還籠罩着女性文學的異彩，給與我們一點讀文學史時的安慰。（女性與文學五二—五四頁）

女性所以能在文學上留下偉大的成績，其理由還因為文學是屬於情感的，而女子的心理，情感又是特別的豐富於理知。就是前面所說「沒有女性便沒有文學」的三個理由，也未嘗不是女性有特別豐富的感情的結果。現在我們在講「女性與文學」，我們就把這三項分開了講。這三項就是：

1 文學裏面所表現的女性。

2 女性給與文學家的藝術的情緒與環境。

3 女性的作家。

文學本是時代的反映，時代包含「時間」「空間」而言；以時間講，她是跟了歷史而演變的，無論在體裁上內容上都是這樣；以空間講，她是跟了階級而歧異的，無論在形態上或是意識上總是一般。我們不妨舉個例來看看：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指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詩）

這首詩裏的女主人，她是漢晉時代的人物，她是一個棄婦，被丈夫棄絕而窮得採野菜來吃的棄婦。她的丈夫也並不是個了得的人物，他的家裏靠着織耕度日，所以他評量他的新人和舊人，除了顏色之外，却重在「指爪」。這完全是他們的階級的形態意識的暴露。在這短短的篇幅中，一幕家庭的慘劇完全展現在我們的眼前，妻的戀戀的舊情，夫的追悔不及的懊喪，不由我們不感起酸冷的同情了！其他如孔雀東南飛的表現專制家庭的惡毒，男女婚姻的不自由，再嫁的不被輕視，……無處不是當時時代的表現。再像羅敷行

中寫富豪欲強佔人妻，女性之被壓迫，幾乎又回復了「掠婚時代」的情形。在這幾首詩裏所表現的女性，倒也是現代社會裏最痛苦的女性。一切的名辭都變換了，好像皇帝已由總統而主席，叛逆叫做反革命，私情叫做自由戀愛，但社會的實情還是和從前沒多大兩樣。前兩詩不必說，就是羅敷行中所敘的沒有實行的事，現在反都實現了！這種種，愈顯得女性運動有急進的必要。

在唐人詩中，雖然也有人在寫下層階級女性的痛苦，像白居易一流人的作品。但在同時，女性却寫成了物品，「一枝紅艷露凝香」，「芙蓉如面柳如腰」，……粗看好像尊重女性，其實早把女性物品化了。但這個歷史已很長久，像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曹植的洛神賦，都已特別寫出女性美，而用物品作象徵。宋人詞中，這情形尤為顯著。至於唐人傳奇中所寫女性，像紅拂妓及聶隱娘一流人物，都是理想中人物，因為傳奇文學本來什九是理想。但從這個理想中，却反映出了當時女性的柔弱，不肯用一些反抗的力量，很辜負了一般人的希望！

在戲曲中也曾表示出一些女性的痛苦。但女性到了那時愈形麻木，不是切身的痛苦，她們不會感到。婚姻是最切身的問題，所以元明清三代的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女性痛苦，大都是婚姻不自由或婚姻失時的痛苦，其他很少表現。至於以女性為中心的彈詞——這自然是專指女性的作品——那麼都在發抒她們的畸形的理想，正和鏡花緣中專寫女性一樣。但這些理想仍不脫男性中心社會的因襲思想，只是以改裝男子求功業為起點，而功業成就后，不能不仍舊「雌伏」，順從她的丈夫，助她丈夫娶得三妻四妾，以不妒為最好的婦德。這種冒牌男性的女性，簡直還是沒有的好，而且也遠不及鏡花緣中所寫女性合於女性要求而有意義與價值。胡適在鏡花緣的引論裏說：

他是最早提出婦女問題的人，他的鏡花緣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這是鏡花緣的本旨。……三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曾大胆的提出婦女問題的各方面來，作公平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初年，才出了這個多才多藝的李汝珍，費了十

幾年的心力，提出這重大的問題。他的女兒國一大段，將來一定要成爲世界女權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選舉等等問題的見解，將來一定要在中國女權史上，佔一個很光榮的位置。（胡適文存二集卷四一三八

——一六八頁）

李汝珍對於畜妾就持很堅決的反對，他也同俞正燮的見解一樣，以爲「妒」非婦女惡德，他在鏡花緣五十一回裏所寫兩面國強盜的押寨夫人反對丈夫娶妾，先打了四十大板，還數他的罪狀道：

既如此，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吾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已該碎屍萬段。你還想娶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

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嗣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美。這個古典，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我們不要看了「忠恕之道」四字，以為強盜婆也在講迂闊話。中國古代聖人有許多話原是說得不差的，被後人解釋差了，就此代後人受過。什麼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個單純的貞操標準；男所不欲，勿施於女；所惡於妻，毋以取於夫；這叫做「忠恕之道」！但這些話原該女性自己出來說的，現在她們不但不說，反而贊成娶妾，中國女性之爲中國女性，也可見一斑了！

講到女性給與文學家的藝術的情緒與環境，在中國文學上例證也不少。大詩人曹植戀愛甄氏失敗，產出了他的偉大傑作感甄賦（一名洛神賦）；六朝樂府的產生，十九免不了因爲兒女私情；就是詩經三百篇，抒情詩也占去不少。至若李義山因戀愛宮女與女道士，也產出了不朽之作無題詩。朱竹垞因戀愛他的妻妹而作成他的風懷詩二百韻，且又

表示甯願犧牲入聖廟去吃冷豬肉，而不願將風懷詩刪去不編入集。其餘如作紅樓夢的曹雪芹，作惡姻緣的西周生，作會真記的元微之，作影梅盦憶語的冒巢民，……無一不直接受到女性所給與的藝術的環境與情緒。反之，男性給與女性文學家的藝術的情緒與環境也不少：像卓文君之作白頭吟，蘇伯玉妻之作盤中詩，丁廩妻之作寡婦賦，魏胡太后之作楊白花歌，……尤爲顯著，其他在本書里還可看見不少。

若問女性的作家在文學上的貢獻有些什麼？那真如輝羣女士所說：「真是我們婦女界的一件恥事。」但是，這並不是女性內心的弱點，這是長期受了男子的束縛與社會上不平等的境遇所造成的結果。譬如中國舊時的女子，就以學詩作文爲一件無聊的事，做做家事，生養小孩而已！但文學史上也並非沒有一二傑出作家，像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李清照之作漱玉詞，即男性亦爲之驚異感嘆，就是在以男性爲中心的中國文學史上，也大書特書，不會遺落。由這一點看來，她們女性並不是沒有文學的天才，並不是沒有文學的情緒。因了長期的束縛與不平等的待遇，壓制了她們要表現的心情。現在



呢？新時代在到來了。以前的束縛，她們應該努力的解除牠，使她們的藝術心情，重行表現出來，創造未來的生命。

最後，我要將輝羣女士所舉出的與謝野晶子女士的幾句話以鼓勵她們——

說到過去和現在，婦人的實力，雖然不能和男子相比，但是明日，却是充滿着不可預測的激變和自由的無邊無量的世界。我們婦人雖說失望於過去和現在，而對於未來決無絕望的理由。靠着我們的注意和實際的努力，我們女性的素質，能夠驟然開展，也未可知！（原文見與謝野晶子的婦人與文學）

覺悟的女性們，你們應當奮起，用你們的全副力量創造你們偉大的將來。

### 本節參考書，——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輝羣：女性與文學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

姜亮夫：文學概論講述

### 三 中國的女性文學

如果以「質」量來說中國的女性文學，那麼女性文學在中國文學史裏占不到十分之一二的地位。如果說：文學真是屈服於天才權威的支配者，那麼中國的女性文學家確是具有先天的藝術天才。蔡琰的悲憤詩，薛濤魚玄機的絕句詩，李清照朱淑真的詞，黃夫人阮麗珍的曲，在質量上當然不及她們同時代的男作家曹植、李白、杜甫、柳永、辛棄疾、湯若士、馮夢龍，而在她們的狹隘的生活裏，能得到這樣一種成績，使人不由不佩服她們的卓越的文學天才！

女性爲什麼具有卓越的文藝天才呢？要答這個問題，請讀胡雲翼在中國婦女與文學的一段話：

中國文學的變遷，總不外兩種趨勢，便是婉約和豪放。無論那一種文體，都可概括在這兩種作風裏面；無論那一時代的文學，總不能自外於這兩種趨勢的圈套。

就這兩種不同的風格講，婉約文學又往往爲文學的正宗，而豪放則被稱爲別派。並且實際上號稱爲別派的文學實在很少，中國文學的主潮，可以說是完全向着婉約方面的發展。

女性底文學，實在是婉約文學的核心，實在是文學底大國裏面一個最美麗的花園，我們只看見許多文人學士在那裏作婦人語，我們只看見許多詩人在搖頭擺尾的模擬那些旖旎的情歌，我們只看見許多文學者在擬作閨怨、閨情，在描繪女性的溫柔和情態，甚至於那七八十歲了的老頭兒，做起詩詞來，也老起面皮來試作嬌聲。這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像的。然而那些不像樣的詩詞，已經在文學史上佔得不少的贊許和光榮了。

婉約而溫柔的文學，總得女性來作才能更像樣，——如其我們這樣想，而且覺得事實上的確不錯，那末，我們儘可以說女性文學實是文學正宗裏面的文學正宗。可不是，無論文人怎樣肆力去體會女子的心情，總不如婦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

無論文人怎樣描寫閨怨的傳神，總不如婦女自己表現自己的恰稱。所以我們一談起婦女文學，便使我們的欣賞趣味立刻換一個起勁的方向。

因為中國文學是傾向婉約溫柔方面的發展，而婉約溫柔的文學又最適宜於婦女的着筆，所以我們說；婦女文學是正宗文學的核心，這句話不見得大錯吧。（女性與

文學五五——五七頁）

說女性文學實是文學正宗裏面的文學正宗，這未免過甚其辭。如說女性的文學是正宗文學的核心，及無論文人怎樣肆力去體會女子的心情，總不如婦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這在一般文藝批評家的見解都是相同，却不是故意的矜誇。

她們既有這樣卓越的天才，為什麼在質量上的成績遠不如男子呢？牠的原因當然是受男性中心社會的壓迫，使她們的天才很少發展的機會。她們是閉鎖深籠的小鳥，她們是埋藏地底的寶玉，地位愈珍貴，行動愈不自由，天才愈不易發展。偶然她們突破藩籠，如蔡琰王嬙之絕塞長征，李冶薛濤之浪漫交際，李清照朱淑真之顛苦流離，便充實

了她們的乾枯的生命，助長了她們蘊藏未露的天才的發展，使她們都得在中國文學史占一位置。此外的作者，如果她的生活沒有受過不幸的詛咒，那麼她們即使也在文藝花園裏來往躑躅，她們不過是些效舌的鸚鵡，搖尾的叭狗，一方面把來當做她們閒逸生活的消遣，一方面使愛好文藝的男性拜到石榴裙下，增加他們玩狎女性的情緒。所以袁枚的收女弟子，曾受當時許多人的反對，恐怕就因他的心理的動機有些猥鄙。後來一班文學史家，因為看見他這樣行動的結果，於女性文學不無功績，於是都寬恕了他。而所謂「隨園女弟子」也者，有幾個曾在質量上壓服了男子，雖然她們未嘗不是在發展她們的天才？她們既沒有富裕的生命做文藝的內容，也沒有超卓的思想作含蘊的寄托，雖然也在洩憤遺愁，誰人不知她們是無病呻吟。她們即或有不幸，決不是物質的生活不滿，而是精神上的缺陷，這樣，無怪要為一般人譏誚女性多患歇斯的里症了！

這個原因當然由於教育的不普遍，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單是女性一方面的情形。有發展她的天才的機會的女性，大都是物質生活優越的女性，所以女性文學多數沒有富

裕的內容。就在男性方面，他們不過多一個可以浪游的機會來增濃他的意緒，在物質生活上，除了像杜甫一流人外，能有幾個文人知道物質生活不滿的苦痛？他們和她們，失戀了，做一首詩來洩怨；知友遠離了，做一首詞來寫思；花落了，做一篇文來寄他遲暮之感；月圓了，做一篇賦來襯托他的孤獨。這許多在物質生活上沒有關係的精神苦悶，都被現代文學家認為不需要和不緊要在文學上發洩。所謂「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雖然是包括精神與物質兩方面而言，而實際上精神的苦悶也帶有物質的條件，不是單純的精神上的苦悶。至於受到物質生活不滿而感起苦悶的女子，她們根本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她們縱有滿腔的文藝的情緒，叫她們用什麼來發洩呢？

南北朝彷彿是女性生活墮落的鴻溝。我們只要從文學裏面看：南北朝以前的女性作品，都是她們不幸生活的寫照，像卓文君蔡琰……一流人的作品中，沒有一絲諂媚男性的表示。南北朝以後就不然，就像侯夫人的許多幽怨詩，也無處不是表現她勾結男性的失敗；至若李季蘭、魚玄機、薛濤一流人，她們的作詩彷彿專爲了諂媚男性。至若明

清兩朝女性詩人和詞家，可以車載斗量，但她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爲了要搏得男性稱贊她們爲「風雅」而作。她們在諂媚男性失敗時，又把文學當做洩怨的工具。有時情不自禁，和男性沒有交接的機會，於是文學又做了她們和男子交通的工具。至若青樓妓女的作詩作詞，更爲了要取悅男子，或自己做來唱給男性聽，以便在他們身上取得物質的代價。但這個鴻溝的造成，並不是偶然的發現，她的本身也並不是突然的產生，只要稍研究一下歷代女性生活情形的人，就知道她們也沒有跳出時代背景一步。這個情形也是研究中國女性文學的人所必須知道的。

中國文學是韻文的，說得時髦些是音樂的，這句話如移來專指女性文學，尤其來得切合。女性作家所專長的是詩，是詞，是曲，是彈詞，她們對於散文的小說幾乎絕對無緣；不但她們沒有作過古文的傳奇，就是白話的通俗小說的作者也僅發現了一人。因爲通俗文學的發達是兩方面的，一是散文的小說，一是韻文的彈詞，而女性則專從事於韻文方面。有人說：這也是女性投降男性的結果。因爲韻文是可以唱的，她們的全神傾向

於韻文，恐怕就爲了牠是可以唱的緣故。像妓女的從事文學，就是她們要用來唱，以博取男性的歡心。在男子方面，因她們能對他們竭盡諂媚之能事，所以又從而加以贊賞，以增加她們的趣味。這樣，她們不又等於娛人的留聲機嗎？但因爲這樣，她們在每個文學演化的時代，她們都是開疆闢土的大功臣。這話怎樣講呢？我們看了詩演化爲詞就知道。唐代的絕句律詩都可謳唱，就是妓女所唱也盡是這一類的詩歌。後來因爲在唱的時候，求音節的和諧，不能按字死唱，必須在曲調上設有「泛聲」。有人把這些「泛聲」填入實字，於是產生了長短句。曲的成立，情形也和此相同。但這個功勞知道的人却很少。

因爲中國文學家素來不以戲曲彈詞爲文學，所以女性戲曲家和彈詞家都很難發現。但從我們已發見的看來，她們都已有驚人的成績。不過有一點我們須特別知曉：漢晉詩賦，六朝樂府，隋唐近體詩，兩宋詞，她們的創作在時期上較男子並不落後，但戲曲的發達始於元代，而元代沒有一個作雜劇的女性，明代是南曲——傳奇——的黃金時



代，而傳奇的女性作家直至明末清初才有。彈詞在明代也很發達，而女性作家却都是清人。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責女作家太不勇敢而事事落後。也許爲了這兩種向來不爲一般文學家認爲文學正宗的原因吧！那麼我們不免差怪了！

最使我們高興的，就是每個著名的女作家的身世都帶有浪漫的意味，彷彿她的本身就是一篇絕妙的文學。她們的作品又是她們身世的寫照，所以即使她們的歷史一字一句都不遺留到現在，只要作品遺留到現在，我們便可窺見她們身世的一斑。也有一班無聊的女作家，前面已經說過，她們專門吟風弄月，以搏取男性的歡心，結果，她們的作品都是無病呻吟。抹却了自己真實的心靈，把文學當做媚人的遊戲，早已失去文學的偉大的意義了。

自新文化運動開始到現在，已十有餘年，新文學的成績，在最近始有顯著的進步可見。女性作家在這個時代也曾下過不少的努力，她們的成績如何，我們姑且不去估量，只是這現象，已值得使一般人爲之欣幸。如詩人中有冰心女士，小說家中有冰心女士，

廬隱女士，白薇女士，綠漪女士，學昭女士，戲劇家中有白薇女士；不獨她們在藝術上有獨到的成功，就是她們的思想也在並着現代思潮奮勇猛進。只是她們都是現代人，她們生活的踪跡一時無從詳考，她們的前途也難以限量，在本書裏只好從缺了。這個缺陷，留待後來的文學史家去彌補罷！

總之：中國的女性文學，現正向着光明的大道前進，決不會再有過去那般的情形了。

本節參考書，——

輝 翠：女性與文學

胡 適：詞的起源

## 第二章 漢晉詩賦

### 一 詩賦的來源

文學的發生，在於有文字之前，而且肇始於風謠。人生不能無情感，既有所感於中，便不能不謀有所以抒於外。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朱熹所謂「有欲則不能無思，有思則不能無言，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不能已」，文學便在這樣情形中發生出來。

風謠是原始的文學，由於風謠更進一步便成爲詩。詩亦是原始的文學，詩亦可以該括一切創作的文學。本來由於各體文學發生的程序而言，韻文常先於散文，所以由風謠

更進一步的文學，實在可以詩爲代表。風謠與詩本來無甚區別。不過由於內容而言，風謠是未成熟的而詩是較成熟的文學作品；從表現的工具言，風謠是以言語而詩則用文字爲工具而已。

古詩先有四言，至漢才有五言，七言詩係受了辭賦演化的影響才成立。講到最古的詩，大概沒有一定的字數限制，我們讀了詩經就可知道。嚴格的限制字數，乃是近體詩成立以後的事。古詩雖有四言，五言，七言之分，但三言，六言的也未嘗沒有，而且五言中雜以三言或七言，或三言中雜以五言或七言，或四言中雜以三五七言，……都是常見的事實。於此可見古代作詩是極自由的，作者決不會至於撚斷髭鬚，或撞倒官長，或瘦得像杜甫在飯顆山下一樣！

講到賦，本來是「古詩之流」，或「不歌而誦謂之賦」，但在詩經裏，原是「六義」之一。詩的賦，比，興，本是指詩的體裁。比與興專是感物引譬而作的，而賦却直接地抒述思想和感情，所以朱熹把牠解作「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賦是古詩之一體，又是不歌

的，固然是不差，然迴迴其源流，則後世的賦，全是從楚辭出的。後來演化而爲駢體，失去了原來的風格，便爲人視作文體之一種（如姚鼐古文辭類纂）。實在駢體也受了律詩的影響才成立，仍沒有脫離詩的關係啊！

現在流傳的三代以前的詩歌，都是僞作，可置之勿論。三代歌詩，大都被採入詩經，而不載作者姓名。其中有許多很佳的類乎女性的作品，雖然後來間或有人加上作者名字，但不是誤會，便多妄誕，所以本書完全不引。古時詩賦不分，而且沒有長篇。在春秋戰國兩個時期，女性作家姓名可考而略悉她們身世的，並不很多。但那時的一般作家都是如是，不單是女性。現在把她們一一敘述，不分她們所作是詩是賦，都爲之加以錄引。

魯漆室女是個愛國憂民的處女，她時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悲吟呢？你要出嫁嗎？」她長歎一聲，道：「我爲悲憐民心而嘯，豈是要出嫁！」她自傷志潔而爲人所疑，乃褰裳入山，見女貞木，喟然太息，援琴而歌，歌云：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疑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此歌或謂之女貞木歌，或叫牠貞女引，或題作處女吟。她後來自縊而死。

百里奚爲秦相，一天，堂上樂作，有所僱浣婦自言知音，乃命之歌。她乃援琴撫絃歌云：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屣。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蘗，搯伏雞。西入秦，五羊皮。今日富貴捐我爲？

百里奚問之，乃是他的故妻，遂仍爲夫婦。此歌亦名扈屣歌。

魯女伯姬，爲宋共公的夫人。公死后，宋宮忽失慎，有司請遁。伯姬道：「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遂被焚斃。她的傅母自恨行遲，乃援琴以歌悼之云：

嘉名潔兮行彌彰，托節鼓兮令躬喪；歎欽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

衛女傅母，作雉朝飛操，辭云：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游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莫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魯陶門之女陶嬰，年少卽寡，扶養幼孤，無昆弟相助，紡績爲生。有魯人聞她高義，將求爲妻。嬰聞此消息，恐不能免，乃作歌自明云：

悲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鴟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魯人聞之，遂罷其念。

趙河津吏有女名涓。簡子南擊楚，適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娟大恐，持楫走前道：「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而不誅。及將渡，少一搖楫的人，娟攘

拳操楫請行。簡子許之。及中流，她爲簡子歌河激之歌，歌云：

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

簡子歸，納爲夫人。

越王將入吳，與百官在浙江之上話別，人人悲泣。越王夫人見烏鵲啄江渚的蝦，飛去復來，因感而作歌云：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號翩，集洲渚兮啄蝦，恣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獨憂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憊憊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颿，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情愴惋兮誰識？  
後來越王自吳還國，臥薪嘗膽，苦心積慮，圖雪國恥。他知吳王歡喜穿好的衣服，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織成黃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賜封地，又賜羽毛的飾物，几，杖及諸侯的衣服，越國人民大悅。有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若之何詩云：

葛不連蔓藜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蓐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戰國時女性作品更少見，這都因為當時兵亂頻仍，易致遺失，又因民生困苦，從事者少。現只敘述一二較為可信者。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聘為后，未至而王已死。太子欲留之，女不聽，被拘於深宮，欲歸不得，乃援琴歌云：

涓涓泉水，流及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墮，矜軻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辜兮離厥菑。

歌罷，縊而死。此事載琴苑要錄，戰國無邵王，昔人以爲恐是燕王之誤。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很美。王思奪之，捕憑命築青陵台，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云：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又作書與憑，書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憑遂自殺。她又陰腐其衣，與王登台，忽自投台下，左右忙捉其衣，衣不勝手，遂墜死。在衣帶中得遺書云：「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大怒，又得前寄憑書，不解，以問蘇賀。賀道：「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乃令分埋於野，兩冢相望。過了一夜，忽有梓木各生於冢，根交于下，枝連於上。又有烏如鴛鴦，雙棲其樹，朝暮悲鳴。見者莫不淚下！今人吳研因著烏鵲雙飛新劇，就取這個悲劇的經過以爲材料。

綜觀前面所引諸詩，大半也可算作短賦。後來屈原作離騷，延爲長體，於是好像另

是一種體裁，但仍認爲詩體之一。漢代五言詩成立，作五言長詩者很多，於是更覺得賦體與詩體日離。迨南北朝駢儷文風行，古賦的風格遂此消亡了！

秦以後，漢武帝以前的女性作品，僞造者多，故本章自卓文君說起。

### 本節參考書，——

趙 曄：吳越春秋

劉 向：列女傳

郭茂倩：樂府詩集

郭紹虞：中國文學史進之趨勢

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 二 卓文君

大概是在春天，臨邛卓王孫的府上預備請客。他家是當地有名的富戶，所畜家僮多至八百人，家內築有池臺苑囿。到了請客那一天，大堂上懸燈結綵，陳設一新。一班陪客，陸續來到，臨邛令王吉也親自蒞臨，只是那專誠邀請的司馬相如沒有到來！日已過午，酒筵久已齊備，主人一再遣人催請，相如託詞有病，委言辭謝。後來經王吉親自乘車去迎接，又過許久，方將相如勉強請至。

是主人的榮光，同時也是全地方人士的榮光，請到了這樣一位難得的貴客。杯箸交錯，不覺酒過數巡，王吉又捧了他帶來的心愛的綠綺琴，請相如彈奏數曲。相如推辭不過，遂彈了兩曲。這兩曲是中國著名的琴曲——鳳求凰，一樁千古豔稱的戀愛故事——琴心——就跟了琴聲的餘韻一幕一幕地搬演出來。

「洋洋乎志在高山」，「湯湯乎志在流水」，古今知音者能有幾人？一班賓客只曉得他

彈得琤琤好聽，怎能了解他曲中的意思？原來曲辭是：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顏頰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琴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此時主人的女兒文君正在屏後偷覷貴客。她年才十七，出嫁未久，卽喪其夫，回到母家居住。正是燦灼的芳時，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生性放誕風流。好夢初寒，濃情始歇，何況又是春天，怎怪她要牽動情懷，自傷影隻呢！當她一聞有客來臨，便已心動，等到看見相如人品清秀，舉止閒雅，又見車馬僕從，亦甚美麗雍容，心中便十分愛慕。一時看得忘情，不覺顯露色相，卻爲相如瞥見。文君過去的一切，相如已有所聞，所以此時借了兩曲鳳求凰來挑動她心絃。她在屏後聽得出神了，幾乎醉倒。待至酒闌席散，相如同衆客告辭回去，文君才獨自回房，心中惘惘如有所失。

她細細玩味那曲辭的語意，愈使她神情狂蕩，坐立不安。此時她的侍兒已受了相如的囑買，乘機代相如致殷勤之意。於是她下了決心，「中夜相從知者誰」，果然在半夜裏悄悄地奔到相如寓所。一到天明，便離開臨邛，同到相如的故鄉成都去。

原來相如家徒四壁，在臨邛的一切舉置，都是他友人王吉的策略。文君是嬌養慣的少女，從小錦衣玉食，當時未曾料到相如家中會窮到如此地步，深悔臨走時沒有多帶些細軟物件。初起時因貪享新婚之樂，雖賈賣度日，尚不覺怎樣。日子稍久，文君隨身插帶的金珠首飾，看看待盡，她不免要焦灼起來，長日黛眉緊蹙，花容憔悴。相如心中十分不忍，雖不時替她彈琴解悶，可是今非昔比，同樣是琴聲，再也掀不起她欣喜的心情來。有一天，相如想使文君快樂一天，便悄悄地將他自己身上僅存的一件鸚鵡裘，乘天氣不很冷，脫下來換了兩瓶酒，幾樣肴饌，請文君對飲。飲到半酣，文君觸動心事，想起眼前家景落薄，度日艱難，不由得一陣心酸，低頭抱着頸項，那兩行眼淚，便如斷線珍珠，撲撲簌簌墮了下來，襟袖都被沾濕。

經了相如的勸慰，文君含淚說道：「我們如果住臨邛，父親雖然爲了我的私奔，分文不肯給我，但向兄弟姊妹們去借貸，也可以過活。何至自苦如此！」於是夫婦倆計劃了一回，決計同到臨邛去。到後，不去通知一人，便將車馬變賣，開了一家酒店。文君每日濃妝艷服，出到店前，當壚賣酒。相如身穿短褐，下著犢鼻袴，繫了圍裙在店中洗滌杯盤，兼作雜事。卓王孫知道了這事，以爲大恥，爲之閉門不出。於是有許多親戚朋友來勸他道：「你只有一男兩女，家中不患無錢，都因不給她資財，迫他們做出此事。且文君既已失身於相如，相如舊曾爲官，以病免職，家道雖貧，人才也還相配，況且又是縣令之客，奈何使他辱沒到此田地！」卓王孫不得已，乃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以及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得此大財，立即閉了店門，與相如仍回成都，置賣田宅，使用奴僕，頓然成了富人。

相如素有消渴之病，現在衣暖食足，文君又是貌美多情，不免淫欲過度，遂至舊病復發。他自己也知道病因，深自懊悔，乃作美人賦以自警。但要想清心寡欲，却又不

能。此時恰值他的官運到來。原來武帝在宮中讀了他的子虛賦，大加稱賞，恨不與作者同時，經了狗監蜀人楊得意的介紹，才知作者爲相如。於是武帝下詔召他入都，便與文君忍痛暫別，一路曉行夜宿，到了長安，入見武帝。當下問起子虛賦是否相如所作，相如對道：「有之，但此乃諸侯之事，尙未足觀。請再爲天子游獵之賦。」武帝便命尙書給與筆札。相如退下，遂作上林賦，奏上武帝。武帝大悅，拜相如爲郎，常侍左右。

後來唐蒙奉命開通西南夷，在巴蜀徵調夫役，人民大爲驚擾。武帝聞知，遣相如前往宣慰，責備唐蒙，勿輕舉妄動，並作檄文曉諭各屬，方得安靜無事。其時南夷已與中國交通，多得賞賜，引起西夷的羨慕，皆願歸附。武帝又召相如問計，相如以爲西夷地近蜀郡，其道易通，不若沿用秦制，置以爲縣。武帝大以爲然，遂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出使，招徠西夷，使其歸附。相如此時乘坐高車駟馬，前呼後擁，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出郊遠迎，成都令身負弩矢，先驅引導。當日蜀郡士女，沿途圍觀，見相如置身尊貴，衣錦還鄉，莫不嘖嘖稱羨。消息到臨邛，卓王孫與一班富人聞知，遂皆趕到成都，



自己不敢進見，各備牛酒厚禮，託門下獻與相如，希望博他歡心。此時卓王孫喟然歎氣，自恨眼力不高，使文君得配相如，尚嫌太晚。於是重新分給文君家財，與兒子相等。這時文君始回家中，與父母兄弟相見。

相如到蜀後，實行他的使命，惟蜀中父老皆言夷人不爲我用，此舉無益於事。相如雖也追悔，但因此策係自己建議，不能進諫武帝，遂作成一篇文字，詰難蜀中父老。相如事畢，帶同文君回長安覆命，武帝大悅。後來有人向武帝上書，告發相如奉使不職，受人賂遺金錢。相如竟因此免官。遂與文君家居茂陵，不回蜀郡。過了年餘，武帝思念相如，愛惜其才，復召爲郎。一日，相如從武帝至長楊宮射獵，武帝正年富力強，最喜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阻，武帝見疏稱善，爲之罷獵。迴鑾行過宜春宮秦二世葬處，相如又作賦以弔二世。武帝回宮，遂拜相如爲孝文園令。

相如既得卓王孫兩次分給財產，家道富足，不慕爵祿，往往稱病閒居，在旁人觀之，大可逍遙自在。誰知相如素性好色，自得文君，患了消渴之疾，意猶未足，又想聘

茂陵人家女兒爲妾。這事引起了文君的悲傷的憤火，幾乎破裂了夫婦的關係。男子真不是好東西！當女子在青春美貌的時光，他對她灑灑欲滴，似蝴蝶之於花葩，戀戀不離。一旦春光易逝，花謝花飛，老去徐娘，已不似往昔的風韻，他就想避之若浼。「四月薔薇處處開」，「花開花謝年年有」，時光在不息地流逝，而青春的少女，却無時沒有，無地沒有，所以他做了永遠留戀新花的蝴蝶。他沒有想到，一個被遺棄了的女子，她眼看花還是去年一般的紅，葉還是去年一般的綠，而她的似水的妙年，再也不會恢復過來，自己心上的人兒，犧牲了名譽道德，不顧一切去俯就的心上人兒，他竟棄絕了她，飛上別枝去，這時她心中是如何的悲憤沈痛！於是，她下了決心，作白頭吟一篇，以示與相如決絕。其詩道：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飜飜，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有人批評這篇詩沒有溫柔敦厚之音，盡是洩怨的憤語，這是他不去研究這首詩產生的背景的緣故。假使你也是失了侶的燕子，或者是被擲在道旁的萎枯了的花卉，你過去却會犧牲了一切爲了愛你的伴侶，那麼你就會同情，就會原諒她抑不住憤火是必然的結果。另外，她又寫了兩次信給相如：

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尙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替於淫而不悟！

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井水湯湯，與君長訣！

這想來是相如的天良發現，或許是卓王孫分給他女兒財產的效力，終於不會將聘妾事實。後來相如又曾替陳皇后作長門賦，得到十萬錢的潤筆，可是文字無靈，沒有替她挽回已失去了的戀情。武帝元狩六年（前一二七），相如病死，約年六十餘。臨死前，著封禪書，預備武帝遣使來求遺書，就以此書與他。後來果應其言。

從此文君是永遠的孤侶了。不過她這時至少已是五十餘歲的人，社會的地位，家庭的生計，決不會影響她老年的生活。我們的多情的絕世的佳人卓文君，在向來的歷史上從不曾替她戴上詩人的冠冕，所以從沒有人在文學史上特別爲之敘述。其實我們單就她僅存的遺詩——白頭吟——看來，她自有她新鮮活躍的真生命。所以，在這裏，在她死了已將近二千年以後，我們僅將漢代唯一女詩人的榮名，上之於這位多情而絕世的佳人卓文君女士。

本節參考書，——

司馬遷：史記

葛洪：西京雜記

徐陵：玉臺新詠

郭茂倩：樂府詩集

### 三 塞外哀鴻

在中國古史上，匈奴的爲患中國，不下於近代的日本。我們在東南沿海各地，每每看見數里一墩，連接不斷，就是當時各地舉烽火以互報倭警的遺跡，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爲禍之烈。但日本不過做些劫掠竊盜的勾當，匈奴的爲患，却爭城奪地，時常變更我國地圖上的顏色，影響於中國全部歷史。秦始皇不惜受人民怨恨，修築萬里長城，他却有遠大的見識，並不是他的任性。我們如果跑到北京去，登萬里長城遠眺，這邊是人煙稠密，阡陌交錯，那邊是黃土荒沙，艸稀水絕，彷彿是另外一個世界。在這里，就顯出了秦始皇的功績和萬里長城的偉大。

匈奴所以強盛和他所以爲患中國的原因，全由於：一，游牧部落，性質勇悍；二，處塞北瘠薄之地，當然要向南方豐富之地發展。在漢初困高祖於平城，七日乃解。於是劉敬「婚姻」「賂遺」的計策，以求暫時的和平，更增高了他的勢焰。後來武帝用全國

的力量與之對壘，也不是他的貪好武功。如果不是這樣，西漢就不待王莽出世，早已亡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却犧牲了兩位女性詩人，因之產生了塞外飛鴻般的哀感的文學。

武帝想盡了方法要滅匈奴，便用遠交近攻策略，和烏孫交結。公元前一〇五年，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於烏孫王昆彌（一作昆莫）。據漢書所載，係烏孫獻馬千匹，願尙漢公主，而後將細君嫁他，做他的右夫人。公主到了烏孫，自建宮室，住了幾時，還是言語不通。我們試想：她是一位尊貴的王女，在家過的是何等富麗安適的貴族生活？一旦遠適異國，那裏沒有崔巍的宮殿，只有低陋的氈幕；沒有和暖的春風，只有漫天的沙漠；吃的沒有山珍海味，只是半生不熟沒有調味的獸肉；飲的不是玉液瓊漿，而是腥騷觸鼻難於下喉的乳酪；她將怎樣過她的生活？於是她將她的創痛發洩之於詩歌中：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常思漢王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昆彌此時年已很老，遂欲使他的孫子岑陔妻公主。這是他們的國俗。公主不肯，上書報告漢王。漢王叫她服從國俗，公主只好從命。從此以後，她還是忍耐了痛苦和那少年王子過情愛的生活呢，還是因幽鬱而促短了她的生命？那麼書闕有簡，難於考證了。

武帝用了這策略，果然大收其效，烏孫也時常幫同攻打匈奴，最後，竟使匈奴變成弱國，但是他還不肯降服中國。直到公元前六八年（宣帝地節二年）以後，國內又起了內亂，五單于爭立，後來都併於呼韓邪單于。未幾，呼韓邪爲兄所敗，乃款五原塞，前五年，就入朝於漢。他得到漢的幫助，其兄知敵之不勝，乃他去，遂又統一匈奴。元帝時，又來朝，且求美人爲閼氏。

其時有齊國王穰之女嬙，字昭君，年十七，儀容雅麗，國中長者求之，皆不許，乃獻元帝。元帝後宮很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毛延壽畫了她們的形容，按圖召幸。宮人皆以金錢賄賂延壽，獨王嬙自恃貌美，不肯行賄，乃將她形容畫得很醜。適逢呼韓邪來求美人，元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嬙入宮不見御，怨恨不平，乃憤而請行。臨行開會歡

送，元帝見嬙豐容靚飾，光彩射入，顧影徘徊，竦動左右，乃大悔恨。但不便失信，只有目送她懷抱琵琶，上馬出關而去。時爲元帝竟寧元年（前三三年）。

她的願嫁匈奴，不過是一時氣憤所致，到了匈奴以後，過不慣那食肉飲酪的生活，動了思鄉之念，就作詩以寄哀怨：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殘。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回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另外，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元帝：

臣妾幸得備身禁衛，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闕，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憐之。



元帝得書，大爲動情，恨畫工之欺罔，窮究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京師一時畫工爲之斷絕。歐陽修詩云：「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元帝真何必多此一舉啊！

但呼韓邪得了她，却非常歡喜，號爲寧胡閼氏。後生一子，名伊屠知牙師。呼韓邪死，前閼氏子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欲繼妻嬙。嬙乃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遂爲後單于閼氏。又生二女：長女云須卜居次，小女當於居次。平帝時，單于遣云須卜居次歸漢，入侍太后。後人因痛惜她的遭遇，頗以她從胡俗爲白圭之玷，於是造作種種異說：一是她出關後卽投江自盡，關漢卿的漢宮秋雜劇就這樣說；一是後單于欲娶她，她不言飲藥而死，樂府詩集引漢書匈奴傳這樣說；一是後單于立，她對他說：「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他欲行胡禮，她乃飲藥而死，同書引樂府解題這樣說。這許多異說，在打破舊貞操觀念的人看來，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不必去理會了。

塞外遍地都是黃沙，只有王嬙的墳上有幾根青草，做了她死猶不忘故國的象徵。現

在到西湖去的人們，在憑弔小青墓蘇小小墓的時候，每每會聯想到北地的青冢。只是這樣，她也足以不朽了。唐代詩人杜甫詠懷古蹟第三首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昭君村在現在湖北秭歸城東北四十里；青冢在現在綏遠歸化城南三十里，夕陽斜照，碑碣猶存，吾們偉大的詩人也爲之低徊不置呢！

本節參考書，——

班固：漢書

徐陵：玉臺新詠

郭茂倩：樂府詩集

褚人穫：堅瓠補集

## 四 班門兩聖人

我們看見「聖人」二個字，便會聯想到我們中國古代唯一大聖人孔丘先生，好像「聖人」二字是他專有的牌照。其實也難怪，因為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聖人，屈指數來恐怕用不到屈完了指放開再數。這是事實，聖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你一心要做聖人，言動都模仿得着實不差，可是沒有人把這尊號上給你，你即使以聖人自稱，歷史家非但不承認你，並且還要笑你。至於女性之稱聖人，尤不容易，男聖人既說「唯女子小人為難養也」，那麼女性如果捧同性為聖人，至少要受嫌疑，必須得男性贊同才可。話雖如此，女性總是退讓，她們不會自己捧自己的。你看周之聖母——大姜，大任，大姒——那一個不是男性把她們捧出來的？而男聖人捧的效力尤大，否則她決不會名傳到現代。

漢代女文學家被捧為聖人者有二人，一是班婕妤，一是班昭。班昭因著有女誡的緣故，捧她的人尤多。爲了時代的先後，這裏先述班婕妤。

班婕妤的名字已失傳，婕妤是當時后妃的位名，她的父親是左曹越騎校尉班况。成帝即位之初，被選入後宮，始爲少使（列女傳作小使），俄而大幸，遂爲婕妤。成帝游於後宮，曾欲與她同輦，她辭道：「觀古代圖畫，賢聖的皇帝，都有名臣在旁，只有三代的末主，才親近女嬖。現在要妾同車，豈不和他們一樣嗎？」成帝贊成她的話，遂止。太后聞知，喜而贊美道：「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她每讀詩，讀到關雎，鵲巢，葛藟一類的詩篇，必再三復誦。每進見上疏，皆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溺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賜姓衛，亦立爲婕妤。其後趙飛燕姊妹得寵，她和許皇后都稀復進見。鴻嘉三年（前一八），飛燕姊妹譖訴她同許皇后挾邪詛祝；乃廢許皇后，考問班婕妤。她對道：「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而且假使鬼神有知，不會接受不臣的請求；如其無知，那麼訴之何益？所以是不做的。」成帝以爲然，乃憐而赦之，賜黃金百斤。其時飛燕等聲勢威赫，很嫉視她，她恐日久見危，乃請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她退處東宮，作賦自傷。賦云：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爲後庭。蒙聖皇之渥  
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翁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  
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  
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似之母周。雖愚陋其靡  
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襦  
裸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  
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  
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  
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幃幄  
暗，房櫳虛兮風泠泠；威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縹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覲處，君  
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  
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

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又有怨詩一首，文選作怨歌行，相傳亦爲班婕妤作。詩云：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及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她的作品，在當時曾有集通行，今已佚。現存遺文，除前引一賦一詩外，尚有擣素賦，文辭亦流麗動人。

班婕妤以後不滿一百年，而有班昭。她是扶風班彪的女兒（婕妤是班彪的姑母），曹世叔的夫人，一名姬，字惠班（或作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和帝召入宮，命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兄固作漢書，未成而卒，和帝命她就東觀藏書閣續成。漢書的八表

及天文志，相傳就是她的手筆。每有貢獻異物，和帝常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

（二〇五），她亦與聞政事，因爲出入的辛勤，特封她的兒子成爲關內侯，官至齊相。漢書始出時，未有能通者，大儒馬融亦伏於閣下，從她受讀。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

母憂上書乞身，太后欲不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勸從他們的志願，乃許之。作女誠七篇，連序約一千六百字，全書在說明三從之道和四德之義，爲當時唯有的女子教育學。男尊女卑的觀念，夫爲妻綱的道理，雖然是早就有的，但大都很散漫，也很浮泛。就是劉向的編列女傳，他所定的婦女行爲標準，也並不十分苛刻，而且只要有一善之長，便是他所讚頌的。班昭女誡，纔系統的把壓抑女性的思想編纂起來，使他成爲鐵鎖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女性的頸子。

女誡的基本觀念，在於以女性爲天生卑弱，所以處處要處於卑弱的地位。她說：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卑弱第一）

又說：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鄙

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敬慎第三）

這稱思想，大概是從易經演繹出來的。三從之道，以從夫爲最要，其他曲從舅姑，和悅

叔妹，都由從夫而發。何以從夫最爲重要呢？她說：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

忠臣事君同也。（夫婦第二）

因爲丈夫是尊貴的，所以妻對之曲不能爭，直不能訟，只能永遠做他的應聲蟲。她又以爲在無論什麼時候，不能和丈夫鬧一鬧玩笑，因爲容易引起侮夫之心。尤其無理的，她把丈夫對於妻的關係，認爲是一種「恩」。這真是悖謬的思想！不得丈夫歡心的妻，仍然不能忘情於丈夫的緣故，都因爲從前受過他的「恩」；不但夫婦之間如此，就是桑間濮上男女偶爾的結合，在女的方面，也總以爲是受了他的「恩」；這不是奇怪絕倫嗎？

對丈夫既能如此，其對舅姑只要一昧順從便得。「姑云不爾而是，固宜曲從；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曲從第六）至於對待叔妹，更應敷衍，因爲「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己；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所以曲從舅姑，和悅叔妹，都是從敬夫一點



而發。女子因爲寄食於人的原因，遂不能不如此卑弱，以應付目前的環境，也有她不得已的苦衷。但這是兩性爭鬥中降服的行爲，是女性的自殺政策，究竟不足爲訓的。當時她的夫妹曹豐生曾作文反對，一定另有新奇的見解，可惜文已不傳。

永初七年（一一三），她同兒子毅到陳留爲官，作東征賦：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悵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旣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邱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邱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

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觀蒲城之邱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迄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邱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而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誰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她死時，年已七十餘，大約在公元一三〇年前後。皇太后亦素服舉哀，使人監護喪事，以示優禮。

她生平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共十六篇，子婦丁氏替她編撰成集，又作大家讚。隋書經籍志，載有曹大家集三卷。原集已不傳。今存賦四篇，除東征外，餘爲大雀賦，鍼縷賦，蟬賦，文字皆不全。此外，還有上鄧皇后疏及爲兄上書二篇，都見於後漢書。她又曾注列女傳，亦已不傳，然偶可見於他書所引；又爲兄固所作幽通賦作注，尚存文選中。曾鞏以今本列女傳中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十六事，爲她所增益。所續漢書，除八表及天文志外，王莽傳亦有人以爲是她所作。這兩書今都存。

總之：她是以女教的聖人的資格，博得在歷史上的聲譽的。她的作賦，不過是隨衆的附和，或奉命而作。因爲是不欲言而言，所以作品大都沒有情感，也沒風趣。但是在賦發達的時代，女性的作者僅有班婕妤和她二人，究屬不可多得。所以在這一節裏，一面揭穿她們的謬悖的見解，一面仍敘述她們的著作，以不沒她們在當時文學上的成績。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如果要打倒陷溺女性的禮教，我們不能不先打倒這兩位

女教的聖人！

至

本節參考書，

范曄：後漢書

梁端：列女傳注

蕭統：文選

徐陵：玉台新詠

## 五 蔡琰

漢代女性作家的命運，除了班氏兩聖人外，幾乎沒有一個不似飄拂的桃花。吾並不是在這裏用桃花來象徵她們的輕薄，因為一般文學家慣以「輕薄桃花」四字比喻女性的放浪，於是大家看見了「桃花」兩個字便引起他們憎惡的感情。這自然是男性中心的社會上的偏面的見解，實在女性就是一放浪」也並沒有什麼可惜。我所以在這裏要辯明不是象徵「輕薄」，不過因於我的原意是用來比喻她們的薄命罷了。如果我要用來比喻女性的放浪時，我是不會因怕人們的憎惡而避諱不用的。

我們試想，卓文君是位聰明絕世的詩人，但她十七歲便死丈夫，後來雖再嫁司馬相如，白頭一吟，使她實在傷心。烏孫公主和王昭君，以才美質麗的弱女子，遠適異國，與不通言語不同習俗的野男子爲偶，終其一生，尤覺酸苦。到了漢末，蔡琰先適衛仲道，而仲道天死，爲胡騎虜入匈奴十二年，已生二子，又爲曹操贖歸，再嫁董祀，猶念

念不忘胡中所生的二子；那末不但備嘗卓文君烏孫公主王昭君所受之苦，尤添加上了母性的哀愁。像這幾個人的身世，我們用「桃花」來象徵，如果他是個感情的動物，怕再也

不會引起什麼憎惡罷。

而且，在漢代，雖已有人在提倡或鼓吹貞節，可是社會對於貞節，還不嚴重看視。社會重視貞節，乃是宋代以後的事。如照宋儒的眼光看來，像蔡琰的始爲寡婦，再爲胡人妻，尚不知餓死，真是荒謬絕倫的蕩婦，有誰再願去娶她！但是，時代決不會一步直跨到宋代，在當時的男性，只知道可憐她，安慰她，不但沒有人痛罵她，而且反有人願意娶她，像司馬相如之於卓文君，太守縣令之於蘭芝（魚仲卿妻），惟恐求之不得哩！

蔡琰字文姬

（列女後傳以爲字昭姬）

，陳留人，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博學有才辨，又妙於

音律。一個晚上，竇鼓琴偶斷一絃，她說道：「斷的是第二絃。」邕道：「這是偶然的猜中罷了。」他有意再斷一絃問她，她說道：「這是第四絃。」猜得果然不差。初嫁河東人衛仲道，仲道早死，無子。興平中（一九四——一九五）天下大亂，琰爲胡騎所獲，沒入南匈奴

奴，爲左賢王之妾，甚見愛憐，相處十二年，生二子。曹操與邕素友好，此時忽然痛念他沒有後嗣，乃遣人以金璧贖她回來。不知她這時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母性的愛，已經消除了她在異國的痛苦和寂寞。她有些不願回來罷！我們看宋畫院真蹟文姬歸漢圖：她和左賢王相對而泣，大的兒子牽住了她的衣裾，小的兒子在另一個人手裏，舉起一手要撲向她，二個侍女也掩着鼻。外面是漢使和他帶來的兵馬，一個馬夫倚在一匹空馬上，看着他們戀戀不捨，自己也一手掩在面上，另外一個頭向那邊，表現出不忍看的樣子。這幅畫作者的想像力的確不差。她和左賢王相處十二年，即使是一個對之沒有感情的人，一朝分袂，總會感起異樣的悵惘！何況已有了二個兒子！她歸漢後所作胡笳十八拍，除了前十拍寫她入胡的原因及經過外，其餘八拍中無一拍中不露出她思子的哀吟。胡笳十八拍所以成爲千古絕唱，就因爲她有這樣深摯的情感做內容。現在全部錄在下面：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隨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

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筇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一作疊）兮歸路遐，疾風千里揚塵（一作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遇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苦。天災國亂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欲不同誰可與語？尋思沙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欲得漢音。雁高飛兮渺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艱。六拍悲來兮欲能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殘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

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獨處我天南北海頭？我不負天兮，天何使我殊配儔？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斯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愁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烟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

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損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哀，起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虜舞蹈兮共謳歌，兩國交權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臣，詔遣千金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常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有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

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足。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歎兮訴蒼蒼，胡爲生兮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想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羸馬馱虺兮斃力軍。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胡笳本是出胡中，絲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

兮子西母東；若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但她沒有力量反對歸漢，只有硬着心腸別離了她的丈夫和兒子。歸漢後，再嫁爲董祀妻，夫妻也很和好，丈夫並不因她曾在胡生子而輕視她。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她親自去請求曹操。那時公卿名士，遠方使驛，滿坐堂上。操對賓客說道：「蔡伯喈的女兒在外面，現在叫她來和諸君一見。」她進去時，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語意非常酸哀。衆人都爲動容。操說道：「事情誠可原諒，不過文狀已發出去了，奈何！」她道：「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一救垂死之命！」操爲感動，就下令赦祀之罪。其時天甚寒，乃賜她頭巾履襪。操因又問起：「聽說夫人家從前多書籍，現在尙能憶得否？」她道：「從前父親賜書四千餘卷，後因流離塗炭，不贖一卷。現在所記得的，不過四百多篇罷了。」操道：「那麼我叫十吏到夫人那邊來聽寫。」她道：「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受，請給紙筆與我，待我自書，真草惟命。」於是她親自寫了送去，沒有一字的遺誤。

她生平著作，現只存悲憤詩二章和胡笳十八拍。但據唐劉商胡笳曲序，以爲十八拍乃董生所作。據琴集（樂府詩集引）則云：「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八拍，並蔡琰作。」我們讀第十八拍，有「胡笳本是出胡中」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等句，的確似是第二者口氣。悲憤詩一爲五言古詩，一爲七言古辭，都是她歸漢後感傷離亂而作。五言的對象，是在寫一般離亂的慘像；七言只寫她自己的遭遇，也似胡笳十八拍一樣，尤在懷念她生離的兒子。最後一段寫道：

……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烟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甯，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羸羸，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這一段就是一幅活現的文姬歸漢圖。「家既迎兮當歸寧」還顧之兮破人情」，烏孫公主欲歸不得歸，她不欲歸而不得不歸，造化弄人，至此而極！五言寫漢末離亂情形，傷心

慘目，殊不下於韋莊的秦婦吟，而尤痛恨於當時政治的不良。請讀原文：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具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拒撐。馬邊懸人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停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楚，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巨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得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吾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一人言母當去，豈復有

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一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歎歎，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復忽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動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蘇軾以此詩爲後人僞作，他以爲琰的流離，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更流露了他的作僞。蔡寬夫駁道：

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敍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

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無疑也。

（蔡寬夫諺話）

這種說法，自然會使蘇軾俯首無言的。

女子大都好吟風弄月。悲憤詩的成功，不僅由於作者有超越的天才，最大的成因，是由於她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做了她的悲劇的背幕，使讀的人沒有一個不為之傷心墮淚。像這樣的好的長詩，在全部中國文學史上，你能夠找到幾首呢？

本節參考書，——

范曄：後漢書

朱熹：楚辭後語

郭茂倩：樂府詩集

阮閱：詩話總龜



## 六 徐淑

漢代女性詩人，除了前面所述的幾個都有豐富的生活外，其他身世不很可考，而作品僅存一二首者，還大有人在。在這一節裏，就將這許多詩人併合起來敘述。

徐淑，隴西人，上郡掾秦嘉之妻。嘉到郡就職，淑因病不能同往。但他們的感情特別的好，臨別，嘉作詩贈她，別後又常寫信給她。又贈給她明鏡，寶釵，芳香，素琴等，以表示情意。淑亦有答夫秦嘉詩及答書二通，今錄她的詩於後，以見一斑：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親，情敬兮有違。君今兮逢命，迢遞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我去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

秦嘉死後，淑年尚青，便毀形不嫁。不久，她以哀慟過甚，亦卒。這一雙優靜雅好的

夫婦，素被後代文學家奉爲夫婦的模範。她們的短命而死，不知曾引動了許多許多人的惆悵！

蘇伯玉妻，姓名已不可考。伯玉奉使到蜀去，長久不歸，她住在長安，非常思念。因將心中的感慨，作成一詩，寫入盤中，屈曲成文，人就叫他做盤中詩。這首詩詞意迴環，質同其形，實爲千古傑作。蘇薰的織錦迴文，雖亦稱古今無兩，但只以巧妙勝，辭意枯澀，不如盤中詩之富有情致。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饑。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觔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

當從中央周四角。

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中山無極人，本是袁紹次子熙的妻。後來袁紹爲武帝（曹操）所滅，文帝私納爲夫人。她是曹植的偉大作品洛神賦中的女主人翁，她和曹植有一層到現在還是祕密着的關係。在袁紹破滅的時候，爲了她，丕和植會起過劇烈的爭執，終於是植失敗。從此植便鬱鬱終身，爲文帝所嫉忌，她亦因此爲郭后所譖而賜死。她有塘上行云：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搜搜？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拿這首詩來和洛神賦對照了看，他們的關係可以隱約看出。她的身世也可憐極了！

王宋是平虜將軍劉勳的妻。她們已結婚二十餘年，勳忽然又別愛山陽司馬氏之女，遂以「無子」的罪名把她停出。她在歸去的途中，作詩自傷云：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同爾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笥篋裏，當復何時披？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望遠未爲傷，踟躕不得共！

孟珠是魏時丹陽人，能爲陽春歌，今存三章。歌云：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

望見四五年，實情將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

這三詩的風格，和子夜歌很相像。大約在漢末兵亂之後，女子的處境已不比從前，所以會產生這種艷麗婀娜的絕妙文學。

這時候的賦家，有丁廙妻某氏。丁廙在建安（漢獻帝時）中爲黃門侍郎，爲陳思王

（曹植）門客，魏文帝卽位，就把他殺掉。他妻乃作寡婦賦自悼，賦云：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托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速。榮華曄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卻埽，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自聖，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亶亶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肆。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輶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讎其尤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淒淒而夜降，冰漭漭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櫺；計先後其幾何，亦同歸於幽冥。

晉賦家潘岳也有寡婦賦，但不過是他同情的相像，怎及得她躬親的寫照。在文學史上，潘岳的寡婦賦時見引述，而丁廙妻這篇寡婦賦，却少有人知道。這也是身為女性的不幸的一幕！像這樣的不幸，不知已埋沒了多少女性天才！除了把這罪名歸在男性的自私上，再有什麼話可以強辯呢！

本節參考書，——

徐陵：玉台新詠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七 左 芬

晉代是自然派古詩發達的時代，阮籍、陶淵明都是這派的中堅分子。古賦則反而逐向古典和駢儷的道上走去，從此便入了墳墓之門。但民間詩歌却大發達，所以自然派古詩在這時代也已不能執掌文壇的中樞。這個時代的女作家，更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除了做些隨衆附和的古典的詩賦之外。就是蘇蕙的織錦迴文，也不過在藝巧上顯得她的聰明，在詩的本身毫無情感與風韻，都是些枯索無味的陳言，簡實不能稱做文學。

晉代又是一個亂世時代，一般聰明的文人都沉浸在飲酒與服藥之中，假做癡呆，以避危險。偶或叙而談話，也不過說幾句簡單的含意的諷刺話，普通人聽了不很了解，以為談的是古理聖訓，不加注意。這樣，就造成了當時所謂「清談」的風氣。這派人的中間，最著名的女性，只有謝道韞一人。她是安西將軍謝奕之女，聰明有才辨。謝安是她的叔父，一日，在宅裏閒集，忽然下雪，安道：「這像什麼呀！」安兄子朗道：「散鹽空

中差可擬。」道韞云：「未若柳絮因風起。」安乃大樂。後嫁王凝之，初嫁時大不樂。安問道：「王郎乃逸少之子，甚不惡，你有什麼不滿意呢？」她答道：「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辯論，詞理將屈，她乃差婢女告獻之道：「請爲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戲之前議，客不能屈。凝之及諸子均爲孫恩所害，她抽刃出門，手殺亂兵數人，方被虜。後來寡居會稽，家門嚴肅，人都欽敬。所著詩賦誄頌，今僅存數篇。錄她的登山一詩於左：

峨峨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元。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女性中著名的賦家，有左太冲的妹子九嬪。她名芬，臨淄人，自幼好學，善作文，名亞太冲。晉武帝聞其名，納入宮中。泰始八年（二七二）拜爲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乃著離思賦。後爲貴嬪。她的文才既亞於太冲，她的姿容也同太冲一般的醜陋，所以武帝並



不寵愛，不過因她有才德而敬重她。她又體弱多病，常居薄室。武帝每遊華林，回來時常訪她，同她談論文學。她彷彿是武帝的祕書，每有方物異寶，必命她作賦頌。她的著作，傳世頗多，今尚存賦五，其二已不全，誄二，頌二，贊十三，古詩四言五言各一。今錄一賦一詩於后，以見其作風的一斑。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聞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忉兮，兼始終之萬慮。嗟殷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曖曖而無光兮，氣瀏瀏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之歔歔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踰月。况骨肉之相違兮，

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悟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

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羅思賦）

自我離膝下，倏忽踰載期。邈邈情彌遠，再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彷彿想容儀，歔歔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詩書；何以訴厥苦，告情於

文辭。（啓兄感離詩）

蘇薰字若蘭，是苻秦時陳留令道質的季女。年十六，嫁於扶風人竇滔。滔字連波，

仕秦爲安南將軍，因若蘭才色殊異，很是敬愛。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

楚，陽台很恨她，於是時常造謠興謗。其時詔命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同往，乃祇帶陽

臺到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迴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璇璣圖。命人送

至襄陽，滔大爲感動，遂送陽台至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夫婦恩愛踰初。按是圖

反讀，橫讀，斜讀，交互讀，退一字讀，疊一字讀，皆成文章，計八百四十一字，得三

四五六七言詩三千八百餘首。惟玩其詞義，不免遷就字句，殊多勉強。原詩本爲一圖，傳錄很不便，今不引。汪元放有五彩印的原圖，載在彼所標點的鏡花緣中，可以參看。

楊茗華，東莞人楊德慎之女，有才貌，許字同郡王晞。未及結婚，晞捨俗出家，茗華作書和詩勸他，不聽。後來茗華見他意志堅決，遂亦感悟入道。勸他的詩云：

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因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經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松陽令鈕滔的母親孫瓊，吳興人，性好鶴。有集二卷，今不傳，惟存賦二，贊一，書二。悼艱賦云：

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壅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

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裝服以斬衣，代羅帷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影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頽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王邵之，劉柔（一作劉和）之妻，有集十卷，今只存二賦二頌一銘一詩。春花賦云：千葩粲其昭晰兮，百卉蓓而同榮。蘭圃翹以含芳兮，芝薄振而沈馨。翠穎競臻，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杳，不可勝計。爛若羅秀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良喻美而光德。準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劉臻妻陳氏，聰慧能文，嘗於正旦獻椒花頌，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今

尚傳一賦二頌二書。箏賦云：

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大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律，旣和且平。度中楷模，不縮不盈。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微而洞靈。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祕音艷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辛蕭，常侍傅伉（亦作傅絕）之妻，有集一卷。今存頌三，詩一。芍藥花頌云：

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逾時，荏苒繁茂。綠葉青葱，應期吐秀。細蕊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艷芙蕖。媛人是采，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 本節參考書，——

劉義慶：世說新語

第二章 漢晉詩賦

繆世杰：歷代女子文集

朱淑真：瑤瓊圖記

## 第三章 六朝樂府

### 一 樂府的來源

樂府是什麼？樂府就是民間的詩歌。但是漢書卷二十二說：

……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禮樂志）

可見「樂府」本是一種官署名，後人即以他們所搜集的詩歌叫做「樂府」，似乎不很妥當。但沿用已久，也不便更動了。

我們從漢書所記載，知道當時所搜集的樂府，都是各地的民歌。但民歌未必能協樂

器之律，故使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把她們增刪一下，或修改一下，使她們都能入樂。現在所存的樂府，除魏晉樂所奏外，尙有「本辭」存在。我們若把本辭同魏晉樂所奏的本子校對一下，便可發現許多修改或增刪之處，便是這個緣故。

漢代的民歌共分三種：一，鼓吹曲辭；二，橫吹曲辭；三，相和歌辭。相和歌辭所採的歌詞，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創作；所用的樂器，是中國本國固有的樂器。鼓吹曲辭與橫吹曲辭恰和相和歌辭相反，所用樂器，多數係外族的樂器；所採民歌，橫吹曲辭失傳無查考，歌吹曲辭很含有外族的色彩。鼓吹與橫吹的分別：有簫笳叫做鼓吹，有鼓角的叫做橫吹；用於朝會道路的叫鼓吹，用於軍中的叫橫吹。相和歌則取絲竹相合而歌的意思。漢武帝設樂府所採集的，都是相和歌辭。

漢高祖的宮人唐山夫人著房中祠樂，亦名安世房中歌，純仿古代頌體，文辭毫無情趣，雖以「質古文雅」見稱，究竟不可取。全詩共十七章，今錄三章於後，以見一斑：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懸，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



庶施翠旌。(其一)

豐艸萋，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其八)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其十五)

相和歌中真正的女性作品，只有卓文君所作白頭吟，原作本爲五言詩，亦爲後人採入樂府。又有陌上桑，相傳爲女子羅敷所作，後人因考詩中口氣不很相像，以爲僞托。

原詩如下：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

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這是一首很好的敘事詩。當時這種體裁的好詩很多，最著名的是孔雀東南飛，可惜作者不知爲男性抑女性，在這裏不能引述了。

六朝樂府，當然是承漢魏樂府歌辭而來，但這個時代，北音的鼓吹曲已不復續有創造，橫吹曲却在北朝極一時之盛。相和歌辭却流入南方，同南方音樂化合，產生了清商曲辭。也和漢代一樣，北曲因國民性及地方關係，流傳很少；清商曲辭中的西曲歌、吳聲歌曲及神弦歌，不但數量繁多，而且大都是優美的第一流文學作品，尤以女性所作爲甚。

到了唐代，律詩取了古詩和樂府的地位而代之。古詩所重在意義，樂府所重在聲

調，而律詩（包含絕句）則兼收並有。所以唐代雖有許多詩人還在專門作什麼「新樂府」，實際上唐人所作的詩歌都是樂府，用不到他們專門去創作。宋代的樂府是詞，元代的樂府是曲，這是稍讀文學史的人都知道的，不用我們多說了。

### 本節參考書，——

郭茂倩：樂府詩集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

## 二 子夜

樂府中的吳聲歌曲，本來是南方的作品。南方文學素以柔媚宛轉勝，而吳聲歌曲尤能表顯出這種特殊的韻致。文學家本以出於南方爲多，而女性作家的產生於南方的，亦較北方爲多。這因爲是風土的關係。吳聲歌曲中多民歌，中間特多女性作品，便是個有力的證據。我們一提起樂府詩歌，便不由得會聯想到子夜歌中那種悱惻纏綿的嬌態，這子夜歌的作者便是個女性的子夜。

樂府中最多的是無名的詩人的作品，他的原因前已說過。子夜歌是千古絕唱，是抒情歌中的「白眉」，但作者因爲是個民間的平常的女子的緣故，除了知道她的名字卽爲子夜和晉時人外，其餘一些都不可考。又從後人「聲過哀苦」這句考語上，知道她的聲調的大概外；現存的四十二首中那幾首是她原作，我們也只能保持我們的疑問。她的體制一

例是五言四句，差不多可以算是已成形的五言絕句。現在選錄十八首於後——實在太好了，幾乎使我們一首也不忍割愛——包你讀後爲之環誦不置：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前絲斷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  
自從別郎來，何日不咨嗟；黃蘗鬱成林，當奈苦心多！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擘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時，但看霜下草。  
歡愁儂亦慘，郎笑我卽喜；不見連理樹，異根同條起？

別後涕流連，相思情悲滿，憶子腹靡爛，肝腸尺寸斷。

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呼不一應，有何比松柏！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金銅作芙蓉，蓮子何能實！

晉時琅琊王軻的家裏，和豫章僑人庾僧虔家裏，曾聞鬼歌子夜。於此可證明子夜歌確很哀苦，可以使鬼神歌泣。後人把她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太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都是子夜歌的變體。這許多歌的名稱雖異，但仍不脫她原有的悱惻纏綿的韻致。

懊儂歌亦爲晉代有名樂府之一，她的始創者是著名的美人金谷園中的鳳凰綠珠。她的肉體的代價雖值到真珠三斛，然她的精神的代價却誰也不能估量。愛她的丈夫石崇爲她而犧牲了生命，她也墜樓而死以報知己。相傳她善於彈琴，懊儂歌是她僅存的作品。曲云：

絲布澀難逢，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遊戲出孟津。

民間的仿作，連原作共存十四首。但仿作的作風，大半都似失戀詩，與原作之意不同。今選錄八首於後：

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寡婦哭城頽，此情非虛假。相樂不相得，抱恨黃泉下！

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歎負情人，郎今果成詐！

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詫儂安在間，一去三千里。

愛子好情懷，傾家料理亂。攪裳未結帶，落托行人斷。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下牀去，儂病不能言！

髮亂誰料理，詫儂言相思。還君華艷去，催送實情來！

石崇又有愛婢，名叫鬪風，嘗作怨詩一首，從前人也把她收入樂府。石崇得鬪風於胡中時，她年方十五歲，正在美妙的青春，又加以絕艷的姿色，華麗的文才，曾搏得主人莫大的寵愛。這時年長寵衰，不由她不幽怨填中，在文字中發洩出來！

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桃葉歌的作者王獻之和他的妾桃葉。獻之作歌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或作我自迎接汝）！」桃葉乃和之云：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

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晉中書令王珉，好持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發生戀愛，情好甚篤。嫂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她歌一曲以贖罪。她乃歌道：

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

後來王珉知道了，問她這歌是遺誰的，她又隨口改作道：

白團扇！顛願非昔容，羞與郎相見！

這故事傳到民間，便產生了團扇郎歌。古辭今存六曲，其一二兩曲，或以爲桃葉所作。全錄於后：

七寶團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

犢車薄不乘，步行耀玉顏；逢儂都笑語，起欲著夜半。

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

御路薄不行，窈窕決橫塘。團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

白練薄不著，趣欲著錦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爲誰施？

除了以上各曲外，樂府之爲晉代女性作者，想還不少。但因爲沒有著明的緣故，我們已無從辨別。這自然是很可惜的啊！

本節參考書，——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郭茂倩：樂府詩集

### 三 華山畿

吳聲歌曲幾乎都是艷麗的抒情歌，大都又有戀愛的故事做背景。華山畿也是吳聲歌曲之一，她的第一首就是這故事中的主人公所作。相傳在宋少帝時，南陵有一士人，從華山畿經過到雲陽，客舍中有一年約十八九歲的女子，他見了非常愛悅，但無由通達他的情愫，回家後，遂感心疾。他的母親問他的緣故，就將心事盡情告訴。母親乃到華山去尋訪，尋到了這個女子，將兒子的事告訴她。她聽了非常感觸，因脫下她的蔽膝，叫母親暗暗放在他的席下，臥之當愈。母親依言而行，過了幾天，病果然好了。偶然揭起席來，見了蔽膝，就抱持不放，把他吃下而死。氣將絕時，他對母親道：「葬吾的時候，柩車須從華山經過。」母親依了他的話，柩車一到女家門前，牛停止不肯前行，打拍不動。女子說道：「姑且等待我一會！」遂跑到裏面去妝點沐浴，既畢乃出，嘴裏唱

着歌：

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棺應聲開，女躍入棺中。家人扣打她，再也不能出來！乃合葬，呼曰「神女冢」。此曲古辭共有二十五曲，今選錄十一首於後：

夜相思。投壺不得箭，憶歡作嬌時。

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

別後常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

隔津歎。牽牛語織女，離淚溢河漢！

啼相憶。淚如漏刻水，晝夜流不息。

無故相然我。路絕行人斷，夜夜故望汝！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公上羅。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

青溪小姑曲係神弦歌之一。神弦歌都是南朝民間的祭曲，中間特多怪誕的神話做背景。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受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青溪小姑是他的第三妹。宋元嘉中（四二四——四五三），會稽趙文韶爲東扶侍，廨在青溪中橋。偶於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一青衣，年約十五六，詣門說道：「吾家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韶毫不疑懼，遂命青衣邀女郎來。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向文韶道：「聞君善歌，肯爲妾歌一曲否？」文韶卽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命青衣取箜篌，鼓之，聲泠泠似楚曲。又命青衣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而和。青衣歌道：

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於是留連宴寢，將旦始別去。女郎臨別，以金簪贈文詔，文詔亦報以銀盃及琉璃七。明日，銀盃等忽於青溪廟發現，方知所逢乃是青溪神女。古辭今存一曲，爲四言四句：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神弦歌中的其他歌曲，如聖郎曲、白石郎曲、湖就姑曲等，大概也有神怪的戀愛故事做背景。但這些故事都失傳，我們無從敍說。今將所存曲一併附錄於後。聖郎曲云：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

白石郎曲今存二曲，曲云：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

湖就姑曲亦存二曲，曲云：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葢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南齊時，錢塘名倡蘇小小（一名簡簡），有西陵歌云：

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此歌後亦被收入樂府。現在西湖有蘇小小墓，是真是幻，尚在不可肯定之中。然一般遊客，每臨其墓，往往抵首徘徊，追懷不已了！

### 本節參考書，——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郭茂倩：樂府詩集

#### 四 包明月與王金珠

吳聲歌曲中，子夜、上柱、鳳將鷓、上聲、歡聞、歡聞變、前溪、阿子、丁督護、團扇郎十曲，竝爲梁所用曲。鳳將鷓以上三曲，梁代的作品今已不傳。上聲以下七曲，宮人包明月作前溪歌，其餘都是王金珠所作。包明月和王金珠二人的身世不可考，其他作品亦不可見，她們大概是梁代製作樂府的專門家。包明月的前溪歌，五言五句，只存一首，茲錄於後：

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牕，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

王金珠的子夜四時歌，今存春歌三首，夏歌、秋歌各二首，冬歌只一首，共八首：

朱日光素冰，黃花映白雪。折梅待佳人，共迎陽春月。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鬱如此，情來不可限。



吹漏不可停，斷絃當更續，俱作雙思引，共奏同心曲。(以上春歌)

玉盤貯朱李，金盃乘白酒，本欲親自持，復怨不甘口。

垂簾倦煩熱，卷幌乘清陰，風吹合歡帳，直動相思琴。(以上夏歌)

疊素蘭房中，勞情桂杵側。朱顏潤紅粉，香汗光玉色。

紫莖垂玉露，綠葉落金櫻。著錦如言重，衣羅始覺輕。(以上秋歌)

寒閨周繡帳，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冬歌)

其他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團扇郎歌、丁督護歌、阿子歌各一首：

七綵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繞不去，含吐有餘香。(子夜變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黃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上聲歌)

艷艷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楚天。(歡聞歌)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識得音？(歡聞變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潭月，清風任動生，嬌聲任意發。(團扇郎)

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轆軻戎旅開，何由見歡子？（丁督護歌）

可憐雙飛鳥，飛集野田中，饑食野田草，渴飲清河流。（阿子歌）

西曲中有莫愁樂，亦爲舞曲，相傳爲石城女子名莫愁者所作。梁武帝歌，有一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一句，當另爲一人，石城在竟陵，今湖北鍾祥縣西有莫愁村。後人誤以石城爲石頭城，所以南京城外又有莫愁湖；又誤以洛陽的莫愁爲石城的莫愁，於是莫愁湖上又有鬱金堂。今存二曲，或以爲卽莫愁所作，或以爲原曲已亡，此係他人所作。二曲似男女一唱一和之詞，爲絕妙抒情歌，我們以不解解之好了。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莫愁的時代，昔人大都以洛陽的莫愁爲梁代人，以石城的莫愁爲唐代人，這因爲依據了所從出的書籍的時代而誤。舊唐書云：

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

有此歌。

石城樂爲宋臧質所作，則莫愁至早當在宋以後。古今樂錄云：

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據此，則莫愁至晚不會在梁以後。但宋後爲齊，齊祚至短，不過二十三年，接着就是梁，所以我們暫時假定她是梁時人。

此外，木蘭詩有人以爲亦梁代作品。木蘭詩係橫吹曲之一，本來已佚，唐浙江西道觀察使御史中丞韋元甫得之民間，又自己附作一首，仍以歸入樂府。木蘭或疑並無其人，程大昌演繁露云：

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

彎弓征戰作男女，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既有廟貌，又云「曾作女兒」，則誠有其人矣。

獨異志載木蘭花姓，商丘人。他書或云梁時人，或不著時代。曾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郎，歸，乃作戍邊詩一首。現存木蘭詩有兩篇，一卽爲韋元甫擬作，一卽原詩。古文苑卽以原詩爲木蘭所自作，確否委實難以斷定了。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燕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

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容鬢，挂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著名的哀艷詩人陳後主，他在歷史上是以浪漫出名的。他好聲色，以宮人擅文學的袁大捨等爲女學士，而以文士江總等十餘人爲狎客。後主每宴飲，女學士和狎客便共賦新詩，擇其尤艷麗者，譜成曲調，命宮女千餘人習唱。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皆在贊美張貴妃、孔貴嬪的容色。然所謂女學士的篇章，今皆不存。後主皇后沈氏，亦有文才，後主死，爲賦哀辭，文甚酸切，今亦不傳，只存答後主詩一首，云：

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爲留。

### 本節參考書，——

第三章 六朝樂府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郭茂倩：樂府詩集

方 毅：中國人名大辭典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五 楊白花

雜曲歌辭中有楊白花，爲北朝魏胡太后所作。她是武帝的皇后，孝明帝卽位（五一六），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嘗於都亭曲水宴羣臣賦詩。有武都仇池人楊白花，係名將楊大眼之子，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太后逼他私通。白花懼及於禍，乃率其部曲南來降梁，更其名爲華。太后追思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日夜連臂踏足歌唱，聲調悽惋異常。歌云：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從這一首歌的背景裏，使我們窺見了南北女子性格的不同。北方的民族性是剛直的，女子亦然，所以她們不喜歡柔媚的文士，而愛雄糾的武夫。南方則完全相反，她們所追逐

的男性不爲武夫而反爲文士。北方的女性，正和歐洲中古時代的女子一樣，她們戀愛英雄，英雄也爲了她們立下了許多偉大的事業。數年前，國民革命軍到達江西時，女子一時的「皮帶熱」，也可算是南方女子性格上的大變化。但是此種熱情，不久便跟着革命熱度，銷沉於無形！因爲那時軍中重要人物，都是「投筆從戎」的書生，後來遇到種種失望，積極的都做了犧牲品，消極的都銷聲匿跡，於是恢復了軍隊從來的常態。所以她們的「皮帶熱」，和北方女性的愛剛直的武夫，實在也不能相提並論。

後魏王肅妻謝氏，江南人。初，肅爲齊祕書丞，聘謝氏。太和十八年（西九四），北投後魏，魏高祖擢爲尚書令，復令尚陳留長公主。於是謝氏入道爲尼，作詩及書貽肅。書中有「修途困頓」及「得假片刻，以罄鄙懷」等句，可見她自南來北後，肅竟未與接見。這並不出之於肅的本懷，所以他一聞她爲尼，便很惆悵，連忙建造正覺寺安頓她。她給肅的詩云：

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



那封信也寫得宛轉動人，文長不錄。長公主就替蕭代作一詩答謝氏：

緘是貫絲物，目中當紅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

與前詩對照，可謂針鋒相對！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崔林義之女，有才學。一日爲春天，以花和雪爲兒洗面，作詞祝云：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馮小憐是北齊後主的妃子。她本是穆后的婢女，穆后愛衰，乃於五月五日進於帝，號曰續命。慧黠工歌舞，善彈琵琶，後主非常寵愛，立爲左皇后。齊亡國，小憐爲周武帝所獲，以賜代王達。侍王彈琵琶，絃偶斷，乃感而作詩云：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周亡，隋以賜李珣，珣乃令著市裙，主杵臼事。自此以後，她的消息就沉寂了！

本節參考書，——

郭茂倩：樂府詩集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

### 一 律詩的來源

這裏所謂「律詩」，係包含「絕句」而言，也叫做「近體」。牠和「古體」的不同，牠有一定的平仄，古體（也叫古詩）可以不拘。

唐代是近體最發達的時代，但牠的來源却在前代，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裏說：

詩本來是歌詠的東西。在漢以後，雖完全與樂府分岐，好似成爲不是歌詠的一樣，但已經使用律語，遂沒有不尊重聲律底諧協底理由了。以故詩人特別注意於修辭法而用了種種的工夫。漢魏之詩專尚質，但至六朝而趨重華艷，晉之陸機潘

岳出，一變而開排偶之端，至宋之謝靈運顏延年，齊之謝朓，再變三變而儷句遂愈加多起來了。……

迨齊梁之際，四聲之論起，沈約等論詩底八病而主張作詩應整理平仄。至陳之徐陵，周之庾信，體例漸嚴，成爲唐詩底先驅。其中所用平仄，殆與唐詩無甚區別。……

至唐而聲律對偶之法益加嚴格，沈佺期宋之間等愈努力於研鍊精切，穩順聲勢，以定五七言八句之式，號爲律詩。於是平仄底圖式遂完全定了。故後世稱沈宋爲律詩之祖。（第三章詩式）

其他還受到樂府的影響，因爲古詩尚質，樂府重律，近體乃兼而有之。所以有人竟目近體爲唐代的樂府，原因就是因爲牠都能歌詠的。

在隋唐之前，晉之後，也有幾個由古體到近體詩過渡時代的女性作家。她們在女性文學史上的地位，正和謝顏鮑與徐庾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樣。以下就把她們分

代敘述。

宋代女詩人，鮑令暉與韓蘭英並稱。鮑令暉，東海人，詩人鮑照的妹妹，照曾答孝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所著有百願詩，鍾嶸詩品有「百願淫矣」之評，今已不傳。在今所傳的詩數篇中，如：

裊裊凌窗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泠泠高堂中。明志逸秋霜，玉顏掩春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鳴弦慙夜月，紺黛羞春風。（擬青青河畔草）

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常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楊枯識節異，鴻來知客寒。游暮冬盡月，除春待君還。（擬自君之出矣）

已通體是排偶；又如：

桂吹兩三枝，蘭開五六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寄行人）

幾乎是首平仄和韻的五絕了。韓蘭英是吳郡婦人，齊時尚在，為後宮司儀，有集四卷，今不存。她在宋孝武帝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

士，教六宮書學，因她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作品現都失傳了。

梁代女詩人較多，劉氏三妹最爲著名。她們都是瑯琊劉繪的女兒，孝綽的妹妹；長嫁王淑英，次適張曠，幼歸徐悱。今只長幼二妹的作品，尙能考見。王淑英妻詩，今存三首，錄其二云：

一生竟何定，萬事最難保。丹青失舊儀，玉匣成秋草。想妾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昭君怨）

梅花自爛熳，百舌早迎春。逾寒衣逾薄，未肯惜腰身。（暮寒）

徐悱妻名令嫺，世稱劉三娘，有集二卷。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業，令嫺爲文祭之，詞甚悽惋。悱父勉本欲爲哀文，見之乃罷。令嫺所作詩，今存十一首，錄其三云：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豔似知非。摛詞徒妙好，連類頓乖違。知夫雖已麗，傾城未敢希。（詠佳人）

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盡寫山陽笛，全作洛濱

笙。注意留歡聽，誤令妝不成。(聽百舌)

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摘同心梔子贈謝娘)

衛敬瑜妻王氏，瀟陵王整的姊姊(或作妹)，年十六歸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父母舅姑，憐其鬢獨，都欲嫁之，她乃割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或云：敬瑜妻名姚玉京。或又云：玉京乃姚氏的乳名，姚乃從母姓。敬瑜死後，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餘又分散。她乃作詩云：

墓前一株柏，連根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

王氏所居，嘗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燕爲鷺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王氏臂，像告別的樣子。她以紅縷繫其足，云：「明年新春，再來做我的伴侶。」明年，果然復來，乃贈以詩云：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

自后秋返春來，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又至，繞梁哀鳴。家人對她說：「王氏死

了，墳在南郭。」燕子遂至墳所亦死。沈滿願，范靖（一作范靜）之妻，長於詩，所著甚富，有集三卷，亦不傳。今錄遺詩四首於後：

可憐潤霜質，織剖復毫分。織作回風莒，製爲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彩接湘裙。徒令嗟麗飾，豈念欲凌雲？（詠五彩竹火籠）

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英。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詠步搖花）

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唯餘一兩焰，纔得解羅衣。（詠殘燈）

別怨悽懽響，離啼濕舞衣。願假烏棲曲，翻從南向飛。（越城曲）

陳後主妹樂昌公主，嫁徐德言。時陳政方亂，德言對公主道：「以卿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倘情緣未斷，猶期相見。但宜以物爲信。」乃破一鏡，各執一半，約他年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隋代陳，公主歸楊越公家。德言如期到都，有蒼頭賣半鏡，大高其價，德言以半鏡合之，題詩付蒼頭。公主得詩悲泣，越公詢得其實，召德言與飲，



令公主作詩，遂厚遣送還江南。公主詩云：

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陳時女性能作詩的，尚有陳新塗妻李氏，她作冬至詩云：

靈象尋數迴，四氣平運散。陰律鼓微陽，大明啓修旦。感與時來興，心隨逝化嘆。式宴集中堂，賓客迎朝館。

又有某少女寄夫詩云：

自君上河梁，蓬首臥蘭房。安得一樽酒，慰妾九迴腸？

北魏文明文太后，善詩賦，曾登台見雀啄食，乃作青台歌云：

青台雀，青台雀，緣山采花額。

北周趙王宇文昭女千金公主，嫁爲突厥沙鉢略妻。隋滅周，公主自傷社稷絕滅，每懷復讐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率衆爲寇。後以力弱內附，賜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

隋平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公主，公主心不平，題詩屏上云：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台中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恆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觀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吾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

隋主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連結西突厥。隋主慮她有不軌，乃設計勾通突厥，卒爲沙鉢略之姪所譖殺。她是一個弱女子，有這樣「富貴不能移」的堅定的意志，也是一時難得的女英雄了，雖然她最后還是一個失敗！

昔人分唐人詩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這是不適用於本書的。不過在盛唐以后，女詩人却比較的多些，這當然是也受到當時整個詩壇的影響。五代是詞的時代，花蕊夫人是詞家，同時也是一位過渡時代的詩人，本書就用她來結束這個近體詩的時代。

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稿

陸 昶：歷朝名媛詩詞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二 侯夫人

隋代自文帝統一南北，國內一時盛平。文帝治國雖嚴，但宮庭以內，頗多不可告人之隱，以致爲兒子所弑。煬帝弑父篡位后，不理國家政事，只是沉迷女色，一反文帝的行爲。晚年時，又大興土木，建造迷樓，較秦始皇的建阿房宮，尤爲堂皇富麗。迷樓記（不知何人所作）裏說：

……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

顏師古隋遺錄裏也說：

……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

麝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

於是他日夜流離在內，更不問外事了。

迷樓中宮女既多，後宮的宮女更沒有一見顏色的機會。其中有一位侯夫人，容貌妍麗，富有文才，因沒有被選入迷樓，自知此生將終老長門。而來日方長，春華秋月，不免要時時牽動情懷。與其作終身的監禁，不如一刀送命的痛快，於是乃自縊於棟下。死時，臂懸錦囊，中藏文字。左右拿來呈於煬帝，原來都是些詩稿。自感三首云：

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

看梅二首云：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翠。庭梅見吾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香清寒豔好，誰識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其他爲粧成、遺意、自傷各一首云：

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粧成)

祕洞扃仙卉，雕窗銷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遺意)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惟命誠可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自傷)

煬帝讀詩，頗爲傷感，乃親往後宮去看她的死屍。她此時已氣絕，但顏色如生，煬帝爲之大慟，云：「她死了顏色猶美如桃李，她生前不知有怎樣的美麗！」因詩中有「毛君

真可戮，不肯寫昭君一句，乃急召中使許廷輔來責問道：「朕叫你到後宮選宮女入迷樓，爲什麼獨棄此人？」乃下廷輔於獄，賜自盡，厚禮以葬侯夫人，將她的遺詩付樂府歌唱。

煬帝久住迷樓，日久生厭，於是在大業十二年（六一六），假征遼東爲名，臨幸江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挽留，攀車阻駕，指血染鞅，不能搖動帝意。自都至汴后，改御龍舟，每舟擇妍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楫，號爲殿脚女。一日，煬帝凭殿脚女吳絳仙的肩膀，看她非常柔麗，說不出的愛她，不覺久不移步。復召她入舟，欲拜爲婕妤，恰在其時嫁爲玉工萬羣妻，只能作罷。乃擢爲龍舟首楫，號曰陸峒夫人。煬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嘗對人家說：「古人云，『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飢了。」煬帝既到江都，絳仙等乃不得親侍寢殿。嘗有人進合歡水菓一器，煬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因馬急搖解。絳仙乃作詩謝云：

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甯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

煬帝看了大不悅，詢問黃門，知合歡果已不成連理，所以有此怨辭，乃說道：「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

此外，隋代的女詩人，有丁六娘、蘇蟬翼、張碧蘭、羅愛愛、秦玉鸞，都有作品傳於後，但里居家世却不可攷了。

丁六娘的十索曲，是古今知名的豔曲，選錄五首於後：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麤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

爲性愛風光，生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歡情不奈眠，從郎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落盡。欲作勝花嬌，從郎索紅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嬾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



環。

蘭房下翠帷，蓮帳舒鴛錦，歡情宜早暢，密意須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下面是蘇蟬翼的因故人歸有感：

郎去何太速，郎來何太遲？欲借一樽酒，共敘十年悲。

下面是張碧蘭的寄阮郎：

郎如洛陽花，妾似武昌柳。兩地惜春風，何時一攜手？

下面是羅愛愛的閨思：

幾當孤月夜，遙望七香車，羅帶因腰緩，金釵逐鬢斜。

下面是秦玉鸞的憶情人：

蘭幕虫聲切，椒庭月影斜，可憐秦館女，不及洛陽花。

觀玩詩意，這許多人大概都是妓女，不過趙慶楨青樓小名錄不載她們的名字，所以不敢

隨便下斷。這些作品，作風全似樂府，如果她們果然是妓女，那麼她們自作自歌，更顯得她們的技倆的高妙，不是一般能作不能歌的文人所能及了。

本節參考書，——

周樹人：唐宋傳奇集

陸昶：歷朝名媛詩歸

### 三 宮闈詩人

在詩歌的黃金時代的唐代，不獨民間的女詩人多至不可勝數，就是在幽閉的皇宮裏，也出了不少的女作家。像徐賢妃，像上官昭容，她們的作品都可與當時的男作家並駕齊驅。五宋與鮑君徽所作樂府與近體詩，大都宛轉清麗，表現出她們女性的本色，也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至于武則天（嬰）以一代大政治家而兼爲文學，尤爲宮闈文學生色。

太宗的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自幼嫻習文藝。做了皇后後，非常約樸，服用僅取足用，喜歡看書，雖梳洗亦不廢置。居九成宮，嬰疾，太子欲請太宗大赦天下，汎度道人，祓塞災會。長孫后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可推挽。若修福可延壽命，那我並不會做惡事；假使爲善無效，那我還求什麼呢？況且大赦天下係國家大事，佛老又是外國的宗教，都是皇上所不做的。豈可因我而叫他亂天下法律？」她曾著女則十篇，今不

傳；作品僅存春游曲云：

上苑桃花（一作杏花）朝日明，蘭閨艷妾動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邊嫩柳學身輕。花中來去看舞蝶，樹上長短聽啼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有名。

此曲爲太宗所見，頗嘖嘖稱美。她生於公元六〇一年，死於六三六年（貞觀十年），年只三十六歲。

徐惠是太宗的妃子，湖州人，出世五月卽能言語，四歲通論語及詩，八歲已善屬文。父親孝德曾叫她擬離騷爲小山篇，乃擬作云：「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思；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爲太宗所聞，乃納爲才人。貞觀末，上疏極諫征伐土木之煩，太宗頗善其言。太宗崩，她悲哀成疾，不肯服藥，說道：「皇上待吾甚厚，得先侍園寢，正是我的志願了！」又作詩連珠以表示她的意志。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卒，贈謚賢妃。她的著作，長於駢賦，詩亦端雅可誦。鈔錄三首於後：

舊愛柏梁台，新寵昭陽殿。守分辭芳輦，含情泣團扇。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

賤。顏恩誠已矣，覆水難重薦。(長門怨)

由來稱獨立，本是號傾城。柳葉眉開發，桃花臉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襪，紅衫艷織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賦得北方有佳人)

朝來臨鏡台，粧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粧設答太宗？)

上官婉兒是詩人上官儀的孫女，母鄭氏。方娠時，母夢人給予大秤，說道：「當以之秤量天下。」及生，方逾月，母戲道：「秤量的就是你嗎？」她「啞」然而應。武后時，配入掖庭，辨慧能文章，并曉政事。武后很愛她，拜爲婕妤，掌管詔命。及中宗復辟，大被信任，拜爲昭容。她乃勸帝立修文館，選公卿中長於文學的李嶠等二十餘人充其數。中宗每宴名儒賦詩，令婉兒評其甲乙，被評者不獨爲之拜服，且引以爲榮。後與崔湜戀愛，韋后失敗(七一〇)，被殺。開元初，袁次其文章，詔張說爲之序，共二十卷，今不傳。她的詩屬於浮艷一派，開沈(徐期)宋(之間)體之先，華而無實，非詩歌正宗，實不足取。茲錄二首於后，以見她作風的一斑。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綵書怨）

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却邪莫入（一作籍）佩，獻壽菊傳杯。塔類承天湧，門疑待佛開。睿詞懸日月，長得仰昭回。（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羣臣上菊花壽酒）

武后時，有士人陷冤獄，妻配掖庭，善吹觱篥，作別離難曲以寄情。初名大郎神，蓋取她丈夫的排行，後來恐爲人知，乃易名爲悲切子，最后又名爲怨回鶻。曲云：

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景新。剡川今已遠，魂夢勝相親。

楊玉環，蒲州永樂人，初爲壽王妃。玄宗使高力士潛搜外宮美人，得玉環，賦冶動人。乃召之入，賜浴華清池，定情之夕，賜金釵鈿合以固其情。明年（七四五），冊爲貴妃，與玄宗行同輦，止同室，親愛異常。於是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一時朝野爲之側目。後安祿山反，以討楊國忠爲辭，潼關不守，玄宗乃幸蜀。

軍次馬嵬坡。六軍徘徊不進，請誅戎首以謝天下。玄宗乃賜國忠自盡。但軍心猶未愜，非誅玉環不可！玄宗乃於無可奈何之中，忍痛亦賜玉環自盡，但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後亂平還都，眷念玉環不已！有蜀道士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命之致訪其神。今人俞平伯因白居易長恨歌中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語，認玉環爲未死猶在人間。且玄宗當時亦並未親見她死，安知不牽出後爲兵士所污，因之不忍再致之死，遂流落道觀中。但玉環以一妃子之尊而到此地步，當時人都不敢明言，故白居易等均託之虛無縹渺之談，使後人自去理會。此時她既流落在外，玄宗因面子關係，當然覆水難收，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即指此意。玉環托道士所致的辭中，有「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語，所云「天上」，即指死後，所云「人間」，明指當世，則未死之意更爲顯見。玉環能作詩詞，但所作均少見，詩今只傳她的贈張雲容舞，詩云：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蓮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

楊玉環的情敵江采蘋，莆田人。開元初，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姿態明秀。性喜梅，所居悉植梅花，梅開時，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玄宗戲呼之曰梅妃。後玉環入侍，二人相嫉，玄宗雖無所偏，但采蘋性懦，後竟爲玉環遷於上陽東宮。於是她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希悟玄宗。力士畏玉環之勢，誑稱無人能賦。她乃自作樓東賦。有一次，玄宗密封珍珠一斛賜采蘋，她不受，報以詩，云：

桂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後祿山叛亂，采蘋死於兵燹中。她的著作，除此詩及樓東賦尙載於不知何人所作的梅妃傳中，其他尙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破盃，剪刀，綺窗七賦，今都不傳。

貝州宋廷芬，是詩人宋之問的後裔，生有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都聰明而能文。若華若昭文才尤高，皆性素潔，不屑薰澤靚妝。貞元中，李抱真



表其才，德宗召入宮中試文章，乃留居不歸。德宗每與侍臣賦詩，姊妹五人無不參預。又因敬崇她們的風操，不以妾侍看待，呼作學士。若華死於憲宗元和末（八二〇）。自貞元七年以來，祕禁圖籍，均令若華總領。若華卒，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華的原職。歷憲宗穆宗敬宗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子諸公主，都以師禮相見。寶歷初（八二五），若昭卒，若憲代司祕書，爲文宗所重。五人詩文，只若華若昭若憲所作，今尙有存者，但亦不多。若華僅存七絕一首。相傳雲安公主下嫁，吳人陸暢爲僮相，暢才思敏捷，應答如流。暢語爲吳音，若華以詩嘲之：

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歎入漢宮！

若昭存詩一首，牛應貞傳一篇，傳長不錄，詩題爲奉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應制，詩云：

垂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關輔弼功。修文招隱伏，尙武殄妖兇。德炳韶光熾，恩霑雨露濃。衣冠陪御宴，禮樂盛朝宗。萬壽稱觴日，千官信一同。

若憲有樂府辭四首——宛轉歌二，長相思，採桑各一——或題郎大家宋氏作，未知是一是二人？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非千態，殷勤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雙鴻（一作黃）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鳥聲度，此時（一本無上二字）望君君不來，此時（一本無上二字）思君君不願！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恆相逐。（以上宛轉歌）

長相思，久離別，關山阻，風烟絕。臺上鏡文銷，袖中書字滅，不見君形影，何曾有歡悅！（長相思）

春來南雁歸，日去西蠶遠。妾思紛何極，客（一作君）遊殊未返。（採桑）  
若憲所作，尚有五言律二首，茲不錄。

和宋氏姊妹齊名的，有鮑君徽。君徽字文姬，鮑徵君女，善詩，早寡，無兄弟，奉母以生。德宗亦召入宮中試文章，與侍臣廣和，賞賜很多。入宮不久，卽以奉養老母上

疏乞歸。君徽所作詩，今存四首，茲錄二首於後：

高高秋月明，北照遼陽城。寒迴光初滿，風多暈更深。征人望鄉思，戰馬聞鼙驚。朔風悲邊草，沙漠昏虜營。霜凝匣中劍，風憊原上旌。早晚謁金闕，不聞刁斗聲。(關山月)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却。鶯歌蝶舞媚韶光，紅爐煮茗松花香；粧成吟罷恣游樂，獨把花枝歸洞房。(惜春花)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青春的顏色有什麼可憐，可憐的是青春時就失却了她的情侶！縱然她能達觀地知道「不如盡此花下歡」，但一到「獨把花枝歸洞房」時，怕要和「把酒澆愁愁更愁」一般，更是無可奈何了！

武曌是政治家而兼文學家，她的一生事業，大足爲五千年來沉埋的女性一吐憤氣，非短文可盡，下節便把她作專門的敘述。

本節參考書，——

周樹人：唐宋傳奇集

俞平伯：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質疑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四 武 嬰 (六二四——七〇五)

在中國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之下，不獨一般平凡的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受男子的擠壓，就是女性中地位最高的皇后，要想參與政治，也為社會清議所不容。打開全部的中國歷史來看，我們歷代的有才能的皇后也就不少，可是每當她們想伸手到政治上去的時候，那所謂故舊大臣的男子就要出來拼命反對，引那「牝雞無晨」一類沒理由的古語來作反對的根據。他們甯願讓那白癡的男皇帝傀儡地坐在寶座上，看天下弄得稀糟，而任英明有政治手腕的皇后，終身禁閉在深宮裏，做男皇帝許多妻子中的一個。偶或有幾個皇后很靈敏地攪到了政權，而千秋萬世，一些男文人却儘量造浮言來污蔑她們，使她們永遠蒙着洗不清的罪名。就是一般識字的女子，也隨了男子附和，表示那反對的態度，而且又相率引以為戒。

大周金輪皇帝武曌，就是被萬世吐罵的皇后的一人。他本是唐太宗的才人，賜號武媚。父親士彘，并州文水人，與兄士逸士稜，俱助高祖起兵，有大功於國。她稟有政治天才的遺傳，所以她一遇機會，便儘量地傾發出來。可是她是一個女性，一方面要對付反對她政治主張的人，一方面又要對付那蹂躪女子的男性，憑她那副精神才力去對付，終後還是個失敗。成敗論英雄，已不是我們應持的論調，所以我們處處只見到她的偉大，像她這樣單人匹馬的無畏的和因襲思想，因襲制度，自私的男性，盲目的女蠹相慶戰。但終太宗之世，她雖已入宮十三年，却毫無什麼特殊的表現。這原因：一則太宗是個英明的男皇帝，決不容許她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一則她年紀還青，自身的經驗還不允許她有表現的可能。她自己也看清這兩點，所以她用全副的精力應用到在宮禁中長大的少不經事的高宗身上去。果然，當高宗爲太子入侍太宗時，就「見而悅之」。其後大約經過了好久的在高宗一方面的甜蜜的初戀時期，與在武曌一方面的靈活的外交應付時期，所以太宗一死，高宗行香時看見她已削髮爲尼，不覺慘痛而泣。自后，適逢她的機運到

來：王皇后因嫉蕭淑妃得寵，知道武曌爲高宗所戀，乃陰令她蓄髮，納入後宮，以間淑妃。於是，她用全力博得王皇后一黨人的歡心，共同推倒了她們愛情與政治上的仇敵；淑妃既倒，她又用翦枝割葉的方法，排除皇后的同黨，扶植一般久不得志而可以爲已用的私黨。最后，因爲她生了兒子，高宗竟廢了皇后，立她爲正宮皇后，雖然有老臣褚遂良出來反對，也已沒用。於是她的第一步抓到地位的計畫大告成功！

此后的高宗，完全成了一個懶而蠢的傀儡。在冊立武后後年餘，卽隔日視事，終則於冊立武后五年後明令以皇后決百司奏事。於是她乘機抬高同性的地位。古代一切祭祀儀式本來都由男子主持，她却奏准高宗，率領了內外命婦參加封禪典禮，乾封元年（六六六）禪於社首祭皇地祇的時候，武后在錦繡的帷帟中間行了亞獻禮，越國大妃燕氏行了終獻禮。這麼一來，震動了好多男子的反省與女子的覺悟，影響之大，可以猜想了。這時候，她的目光忽然看到「祖先崇拜」在政治社會上勢力的偉大。但在男性中心制的社會裏，在父系家長制的社會裏，女性的祖先也蒙到不平的待遇。她以爲要抬高現在女性的

地位，須要先抬高女性祖先的地位，所以她在上元元年（六七四），在她上的十二條陳當中，請廢除「父在爲母齊衰期」的古禮，而實行「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在做兒子的看來，父母本來沒有什麼高低可分，有時反而覺得母親懷胎乳哺之恩甚於父親（晉阮籍就有這種見解）。但在男性家長制下無法可想。武后看破一般做兒子的心理，所以她雖然違反古禮，沒有一個母親的兒子出來反對，而這個制度一直履行到現在。在素來重視喪禮的中國社會上，這麼一改革，却給人民以一個「父母居平等地位」的極大暗示，而愈顯得男女之不該不平等了。她又爲着顯示女性也應該受人尊敬，所以又把歷史上偉大的女性顯揚給百姓看，於是在顯慶元年（六五六）及上元二年（六五七），兩次舉行極鄭重的祀先蠶典禮。在祭祀的時候，武后主祭，百官都居陪位。當時她又召集一些文學之士——如劉思茂，范履冰，衛敬業等——撰列女傳二十卷，古今內範一百卷，都是要使人曉得婦女有應該尊敬的價值，而證明那一些維護男權的創作爲無理論的根據的。開耀元年（六八二），爲了廢立太子，高宗適患病，由她主持開了一個「宴百官及命婦



於麟德殿」的大會。我們雖然不曉得那時有沒有用簾子來把男女的坐位隔開，但婦女也參加有政治意味的宴會，總算是創聞。她在顯慶五年代高宗決百司奏事；上元元年，又與高宗並稱「天皇天后」，內外都尊爲「二聖」；儀鳳三年（六七八）正月，她獨自受百官四夷的朝賀。這些空前的創舉，一方面顯示由男權移到女權的過度，一方面顯示武后——一個女子——至少有與男子同等的政治能力，所以天下安堵。這時，她的第二步的計劃——抬高女權——又大告成功！

接着高宗崩逝，武后臨朝稱制。又廢中宗爲廬陵王，立睿宗，大殺唐宗室，凡有才能者無能幸免。六九〇年，她以百姓四夷六萬多人的表請而做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帝。於是她的目的完全達到了，她可以儘量發揮她的主張了。以下略爲分類敘明她做皇帝後的一切舉措。

她非常反對男子多妻，因爲多妻，一方面造成男女不平等，一方面又養成輕視女性。所以她一朝得志，便反其道而行之，你看：

向乘奉御張易之，……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唐紀則天皇后神功元年）

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同上久視元年）

這種顯然的對於男性的報復行動，雖然「矯枉過正」，但這是每種革命運動中不能避免的事實，不獨她一人如是。實在，神功元年，她已是個七十四歲的老嫗，她的生理上無論特異到任何程度，她決不至需要許多美男子來滿足她的性欲。她的如此，無非是效男皇帝的採選宮女，當她們作日常伏侍的婢僕而已。我們如果明白：賢明的皇帝不去臨幸宮女，不是他的失職，那麼怎見得她選了「宮男」一定要個個得幸呢？況且歷代以來沒有一個男皇帝的宮中沒有宮女，從不聞有人目每個男皇帝都是淫主，何獨她一選「宮男」，便即以爲她是淫主呢？後來一般無聊文人像袁枚一輩，專門憑空造出她的淫穢的事實來

污蔑她，於是衆口一辭，覺得她真是天生淫媼了！

在她廢立中宗那一年，她恐怕臣僚牽掣她的行動，使用她首創的告密的制度。她未嘗不知因此要冤屈多少人，但不如此不能威服臣下。我們看她慘殺王后與蕭妃，慘殺許多被告密的人，便覺得她存心太忍。要曉得她如果有不忍之心，早和一般女子一樣，舒舒服服地做皇后皇太后，何必要鬧出些歷來女子所不敢做的事呢？在革命的時候，爲了要革命成功，有時不能不用高壓手段以對付反對的人；她的如此，也無非要促快她主張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孔丘也明明教我們不要小不忍，那她做得何嘗有誤呢？等到她一卽皇帝位，就自建國號曰周，稱金輪皇帝。她很會利用人民的心理，唐代是道佛二教最發達的時代，人民對於佛教的信仰尤甚。她金輪皇帝這個名號，就用佛經裏轉輪王中最利害的金輪王的稱號，以期取得人民絕對的信仰。她做了皇帝后，在政治上的成績，最著的是她能拔識真材。譬如在垂拱二年，她制令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以補考試制度的不足；又於天授元年（六九〇）創行殿試制，以破除普通考試制度的流弊。同時，她

仍沒有廢掉薦舉制度，不過也和舊法不同，她是設一些「存撫使」，使他們到各地訪得可用的人而薦舉出來。他們責任既專，弊端自少。她在軍事上也具有超卓的見識。她一方面用一些文人爲軍事長官，以免養成軍人的跋扈，如婁師德，如狄仁傑，都是以文人而任武職，成效卓著。一方面她大膽地廢掉祖宗的御史監軍制度，以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才能打得勝仗。她又具有非常的眼光能夠在羣僚中認識出治世的能臣來，如像打張昌宗的蘇良嗣；恭勤不怠的婁師德；揭破假祥瑞的李昭德；魏元忠以忠直得罪，將及臨刑的當兒，她飛書以辯明他的罪；狄仁傑那樣直言極諫，而酷吏攻訐他的時候，她反以善言安慰；其餘如在玄宗朝都還稱爲賢相的姚崇宋璟；舉兵匡復的張柬之等，都爲她所尊重。

七〇五年，張柬之等擁中宗復辟，殺張昌宗，張易之等，仍奉武后爲太后。那時她正患重疾，沈頓牀褥，無法可想！中宗既復辟，遂將她的枝葉逐漸芟除，恢復國號。她的費了一生心血所造成的功績，全成了曇花一現！而且我們這位偉大的女性，遂卽於懷

喪歎息聲中，與世長逝了！

綜觀武后一生歷史，她對於文學上沒有什麼貢獻可言，因為她已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活動上。她的著作有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唐史以爲她所作詩文，大都爲元萬頃，崔融等代作；但她並非不識字的，也能自作，現在已不能辨別。她集中有樂府多章，古質典雅，作風似漢之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所作詩很少，然大多非常莊厚，只有如意娘一首，露出了她的本色。如意娘云：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此外，都是些富麗堂皇的制誥、序跋、碑銘等古文，我們可以不去理會了。

她死后，中宗的韋后也效她垂簾聽政，表請令士庶人喪出母三年，並與高宗的應天皇帝並稱順天皇后。安樂公主請立爲皇太女，以與皇太子對立。這都是她所下的種子的蔓延。可惜這些後繼者才力既不及她，而一般男子再也不放鬆她們，以免蹈武后的覆轍，所以沒有在政治上興起偉大的波瀾。此后，男子也愈加壓迫，她們更無報復的機

會，除了在文字中略有人發洩外，都只有安守她們的沉默了！

總之，她是政治史上，社會運動史上的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在女性文學史上只沾到她的光榮的餘影，爲五千年來女子一吐憤氣。她的一生行動的批評，就是從前的史家也並不菲薄她。劉昫在舊唐書上贊她說：

……汎延讜議，時禮正人，……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指周興、來俊臣等），有旨哉！有旨哉！

這許多贊語，已足夠一雪她歷來被人的誣蔑了！

### 本節參考書，——

振之：我們的女權運動者——武曌

司馬光：資治通鑑

## 五 紅葉與繡衣

自從隋煬帝在民間選宮女，遂開選女之例。此後宮中女子，不是從民間選，即是大臣家沒官的婦女。民間處女被選入宮，便將其青春斷送，此非人所樂願，自不待言；就是沒官的婦女，雖然未蒙一死，入宮以後，秋月春花，等閒虛度，豈不是一樣的痛苦？況且家庭睽隔，骨肉分離，天性至情，誰能泯滅？唐代的皇帝，沒有一個不是見了女子好似蒼蠅聞了羶腥，併命的設法弄到宮裏去，以爲這個例非創自我，樂得沿用。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詩中宮怨詩之多，也超前越後。人是有情有性的動物，女子並不在例外，可以關住的只是她的身子，而沒有方法可以關住她的心。於是，她們於春宮寂寂之宵，掖庭蕭蕭之夜，將她們滿腔幽怨，滿腹辛騷，一一的在詩裏發洩出來。偶然感動了皇帝，或者加以臨幸，或者遂其素願；後者是比較人道些，於是又造成了許多婚姻的佳

話。最流傳的就是紅葉與繡衣，大概是先有口傳而後有人拿來著於書上，所以在當時已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先說紅葉的故事：

顧況在洛陽時（大概在肅宗德宗朝），暇日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於水上得大梧葉一張，上題詩曰：

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況亦取一葉，題詩其上，泛於波中。詩曰：

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一作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得葉上一詩，因以示況。詩云：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或作乘風）次第

（或作取次）行。

後來況娶宮人韓氏，成婚後，偶然在況的書篋中翻得前葉，驚異道：「此妾所題也。向



日妾亦於水中得一葉，……一沉向她要來看，果然也就是自己所題。於是都訝而稱異。本事詩所載，大略如上述。又雲溪友議亦載顧況事，與此稍異：

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水而流，云：

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去接（一作寄與枕）流人。

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曰：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裏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唐僖宗時，詩人于祐，於晚上散步禁溝，拾得一紅葉，上有詩云：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囑紅葉，好去到人間。

祐亦題一葉，置溝上流，有「深宮葉上題紅怨，付與清流欲寄誰」句，爲宮女韓翠蘋所拾得。後來祐做了丞相韓泳館客，恰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聞翠蘋有才學，又與他同姓，遂爲之作伐嫁祐。成禮後，翠蘋檢笥見葉，甚爲駭異，乃各出所得相示。韓泳聽得此

事，復替他們設筵敘賓相慶，戲語祐道：「你們倆今天可以謝媒了。」翠蘋又詠一絕句云：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得成鴛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

以上係據山堂肆考所載。雲溪友議及古今詩話都以此事歸之盧渥，下爲古今詩話所載：

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人，因覩紅葉而吁怨久之。

曰：「當日偶題，不謂君得之！」

這個故事一直傳到宋代，內容逐漸趣味化。王銍補侍兒小名錄所記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黜於春宮，偶臨御溝。見一花流至，拾之，香馥頗異，旁

連數葉，上有一詩，筆蹟纖麗：

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

全虛得之，企想其人，不能離溝上。街吏疑而白之，金吾奏其事，德宗令人細詢之，乃翠筠宮奉思院王才人養女鳳兒所書。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事露宜死！」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并院資賜焉。

既曰假——賈同音——又曰全虛，就變爲向壁虛造的了。孫光憲北夢瑣言所載，內容更爲複雜，間以神話，而有悲劇的意味：

進士襄陽李茵，偶遊宮苑，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有題詩，……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見紅葉，驚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侍書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快快。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田某，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茵疾篤，有道士言茵面有邪氣。雲方子自陳：「往年綿州相遇，實已自縊而死，感君之意，

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

這許多故事當然是一元的。女主角的詩，很能表現出當時專制皇帝宮庭內幕的一角，使千百年後的我們看了，也要替她們歎歎歎息。

織衣的故事，在唐時也有兩種傳說：

玄宗開元中，賜邊將軍大織衣，製自宮中。有兵士於袍中得一詩，云：

沙場征戰客，寒夜苦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棉。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軍士以詩白於主帥，帥聞於上。玄宗徧示後宮，聲言「作此者勿隱，決不加罪。」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憫之，以嫁得詩者，曰：「吾與汝結今生緣。」此其一。

僖宗時，自宮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在袍絮中得金鎖一枚，并詩

一首，云：

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

眞就市賣鎖，爲人告發，主將得了他的詩，奏聞僖宗。令赴闕朝見，就以作詩的宮人妻眞。此其二。

這兩樁故事，大概也同出一源。明人天然癡叟作的石點頭，第十三卷「唐明皇恩賜織衣緣」，就是將這故事演爲通俗小說。可見這故事的流傳之久了。

如果要知道唐代宮人痛苦的情形究竟若何，請一讀白居易新樂府中的上陽白髮人：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秋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

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天寶五年（七四六）以後，楊貴妃專寵，後宮無復進幸，宮人美者，俱遷置別宮，上陽宮是其一。不久貴妃雖死，此事亦被人忘却，故宮人尚不得解放。「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在這所謂笑聲裏面，却隱含着何等的怨憤苦恨啊！

本節參考書，——

計有功：唐詩紀事

阮閱：詩話總龜

韋人獲：堅瓠三集

范攄：雲溪友議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 六 李 冶

唐代是道教最發達的時代。自從高宗尊老聃爲玄元皇帝（這自然爲了同姓的關係）以來，歷代帝王羣相尊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間都知學道爲高尚的事，而一班士大夫也時常和他們發生關係。唐詩人與道流往返之詩，尤不可勝數。一時風氣所趨，連女性也被道家思想所鼓動；唐宮主每每修道不嫁，楊貴妃亦曾求爲女道士，宮人亦有自請出家的，女道士就成了當時的高貴階級。

但唐時女道士固不乏刻苦清修的人，而借出家以便其交際之自由的，却也不在少數。因此唐朝便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婦女階級，蘇雪林女士曾替她們題過一個名目，叫做「半娼式的女道士」。這個階級的形成，不外乎下面幾個原因：第一，女道士大都通曉文墨，士大夫喜與交遊。中國女子教育素來無人提倡，所以丈夫是知識階級，他的妻往往

目不識丁，漫無知識。兩性間自乏調和的興味。如果聽聞有一個具有文墨才的女子，就視之爲威鳳祥麟，珍重不已，甚至求與唱和，設法與之親近。歷史上有才女子往往多少有點風流故事，純是男性這樣追逐的結果。一班迂儒遂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殊爲不明事理。要知女子如果人人有才，就不易有不德的現象。這些女道士靜居道觀（也有居在家裏的）中，既無家事牽累，又爲要嫻熟經文，遂專精於文事。一旦磨練出一點才學來，士大夫們自願和她們來往了。第二，唐時女冠多爲貴族，如公主之類，每自請出家。一般有官迷的人，走她們的門路，倒是一條終南捷徑。因爲公主雖出家，而父母手足的感情，仍然未斷，借其一言，重于九鼎。那些彙緣的人，巴結不上公主，就先交歡于她們手底下的徒子徒孫。兩性間交際的密切了，自然有發生戀愛的可能。風氣一開，就是不想做官的人，也要交結一二個女道士，當作倡和的伴侶了。第三，女道士皆爲出家人，別無財產，靠諷經設醮以爲生。這些弱質纖纖的女兒，爲了生活的壓迫，不得不時常出入人家，便被人輕薄幾句，又敢怎樣呢？看劉禹錫贈張鍊師詩「……金縷機中拋錦字



，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祇擬乘鸞獨自歸。」意雖不莊，詞還得體。而劉長史的一「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贈成鍊師）白居易的一「上界女仙無嗜欲，何因相過兩徘徊？」（贈韋鍊師）便不像話了！

女道士的善於吟風弄月的，本來可以車載斗量，其中確有天才而為當時一般詩人所稱許的，只有李冶和魚玄機二人。從現在所存的她們的作品看來，她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的戀人，和她們唱和。這種不自然的多角式的戀愛，當然不足為訓。但我們應該要諒解，她們和一般女道士不同，她們不僅是識字而已，她們都有她們自己的思想。她們一方面在和生活相掙扎，一方面又發現了人類社會對待女性的不平等，於是便與之反抗。她們的反抗手段，就是玩弄男性，於是便也走入了這種半娼妓式的生活中。但她們天生的命運，也只能在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中掙扎着，一直送她們走入墳墓之門。

李冶字季蘭

（青樓小名錄及太平廣記作秀蘭）

烏程

（現併入吳興縣）

人。唐才子傳以為峽中

人，當從她詩句「妾家本住巫山雲」一語推想而云，恐不確。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

翰墨，善彈琴，尤工詩。五六歲時，作咏薔薇詩，有「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句，她的父親看見了，大恚道：「此女聰黠非常，恐爲失行婦人。」後爲女道士，與文士交遊，性情浪漫，好作雅諼。她時常往來剡中，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曾作詩打趣她道：

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

她歡喜過這樣的浪漫生活，還是出之於她的下意識呢，還是另有緣由？像她這樣一個聰明絕世的女子，決不會像那無智識的妓女一般，過那「不知有秦漢，無論魏晉」的盲目生活，而失却自己的人性的。她一定另外有她的說不出的苦衷。她有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一詩，云：

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

「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這正是她所痛心疾首的啊！她有豪邁的天才，她有經世的

知識，假使她是個男子，她可以儘量發揮她的天才，儘量運用她的知識，廁身士夫之林，揚名千載之後。但她是個女子，爲一般人視爲不足與謀大事而以玩物看待的女子，滿腔才識，欲何所用？她既不能作積極的反抗，也不安於過那單在理想中造成女性的偉大（像彈詞家之創作以女性爲主人公的彈詞）的渺茫生活，於是只有浮沉於那保復式的玩弄男性的消極生活之中，以度過那不幸的受創的生命。有時清醒過來，自問一句「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便要雙淚盈睫，痛哭不已了。我們再來研究這兩個和她意甚相得的是怎樣的人物，藉此更可了解她的隱匿的性情。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相傳竟陵有智積禪師，得嬰兒於水濱，育爲弟子，及長，耻從削髮。以易自筮，得蹇之漸，云：「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姓，又從而定名與字。性談諧，少年時，匿優人中，撰談笑萬言。後遁去。上元初，隱居苕溪，閉門讀書，與名僧高士，談飲終日。貌寢口吃而辯，與人約，雖阻虎狼不避。自稱桑苧翁，又號東崗子。工古調，詩興極閑雅，著書甚多，嗜茶，著茶經三卷。扁舟往山寺，

唯紗巾，簾鞋，短褐，犢鼻，擊林木，弄流水。或行曠野中，誦古詩，徘徊至月黑，興盡，慟哭而返。與皎然爲忘言之交。詔拜太子文學，不就。貞元末卒，鬻茶者祠爲茶神。皎然字清晝，吳興人，俗姓謝，宋詩人謝靈運的十世孫。初入道，肄業杼山，與靈徹陸羽同居妙喜寺。羽在寺旁建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顏真卿爲題名曰「三癸」，皎然賦詩，時稱「三絕」。于頔，韋應物均器重之。著有詩式五卷，詩評三卷，詩集十卷。

這兩個人物，既非似元微之之風流倜儻，亦非同韓退之的彬彬君子，乃是超然物外，與世無爭，志行芳潔而又不同流俗的真人。她同他們二人的交誼，從上面二詩看來，也可算得不同泛泛。她所交的是這樣一種人，而說她自己是個全沒有心肝的蕩婦，誰肯相信？人海茫茫，知己難得，何怪她在百無聊賴的病中，一見陸羽到來，便要「欲語淚先垂」了！

因爲她是個憤世的人，所以也是一個熱情的人，她對待她任何那一個愛她的人，沒

有分量上的軒輊。我們讀她的寄人或懷人的詩，不要去管她是寄何人是懷何人，總覺得首首中都有她真摯的感情，熱烈的情緒。譬如相思怨一詩，所思者並未指定何人，但我們覺得任何那個愛她的人都可裝得上。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攜琴上高樓，樓虛月華滿。彈得相思曲，絃腸一時斷。

在這清微淡澹的吟聲裏，每個字都在叫出她潛藏着的刺人的酸苦的情味，使讀者感到悽然的感覺。

從她現存的十餘首詩裏，可以看出和她有關係的人，除了上述特殊的二人外，尚有

朱放

(才調集作朱叻)

韓揆

(唐詩紀事作韓撥)

，閻伯均，蕭叔子四人。現在各舉一首在後面，并

用以證實我上面所說的話。

望遠試登山，山高清又闊。相思無曉夕，想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緜緜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寄朱放)

相看拆楊柳，別後轉依依。萬里西江水，孤舟何處歸？湓城潮不到，夏口信應

稀。唯有衡陽雁，年年來去飛。（送韓揆之江西——才調集作送闕伯均往江州）

情來對鏡懶梳頭，暮雨蕭蕭庭樹秋。莫怪闌干垂玉筍，只緣惆悵對銀鈎。（得闕伯

均書）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寂寞，疑是當時夢中聽。巫峽迢

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絃中起。初疑憤怒含雷

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將盡，時方滴瀝半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

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復一彈，願比流泉鎮相續。（聽蕭叔子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

此外，她同詩人劉長卿也有一段因緣。有一次，她同諸文士集會於烏程開元寺，劉長卿

亦在內。她知他有陰重之疾，就借陶淵明詩譏誚他道：「山（諧疵）氣日夕佳？」長卿也用

陶詩應聲道：「衆鳥（諧罵）欣有託。」合座爲之大笑。天寶時，玄宗聞她的詩才，詔命赴

闕。那時她恰在廣陵，有恩命追入別廣陵故人七律一首，詩云：

無才多病分龍鍾，不料虛名達九重。仰媿彈冠上華髮，多慚拂鏡理衰容。馳心北闕隨芳草，極目南山望舊峯。桂樹不能留野客，沙鷗出浦謾相逢。

考詩意，此時她自慚不是美妙的青春，雖然不得不應命北上，但令她大興遲暮之感。到京後，留居宮中月餘，優賜甚厚，遣歸故里。評者以爲「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媼。」則到京後之待遇隆重，可以想見。

她生平足跡所經，除了當時著名的花都廣陵外，姑蘇臺畔，似乎亦曾經她駐足。看她的詩：

流水閶門外，孤舟日復西。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送閻二十六赴剡縣）

她的戀人閻伯均，大概就在姑蘇認識，這是她的送別詩。他和他的感情也不同平常，所以別後依舊魚雁來往，各道相思。

遲暮以後，她還是依舊過她那笑裏含酸的浪漫生活呢，還是另外有所歸宿？這時她

已是衰謝了的花卉，不能再引起他人的注意，因此沒有人把她記載出來。在千餘年後的我們，只能對之作永遠的悵惘了！她的著作，本有詩集傳世，至元代尚存，但到現在，亦早成了絕響的廣陵散了！

本節參考書，——

辛文房：唐才子傳

計有功：唐詩紀事

韋 毅：才調集

李 昉：太平廣記

趙慶植：青樓小名錄

蘇 雲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



## 七 魚玄機

生來是個女性，命運已給與她終身的不幸。如果沒有知識，渾渾噩噩像牛馬般的過一世，倒也大家都省事。最不幸的是也去吃了「智果」，從模糊中清醒過來，認識了自己也是一個人。在這許多最不幸的女性中間，有的去投降男性，反把知識做了諂媚男性的工具，這種人不必說。有的和禮教反抗，處處模仿男性的行爲；有的要打倒男性中心制社會，而以女性統治一切。這二者方法雖不同，而其不幸則一樣，因爲結果都是一個空虛。男性中心的社會制度，真的是動搖不得嗎？

唐代的女道士，在道德家看來，都是些淫蕩無恥的小女子，他們只知吟風弄月，做男子們玩狎的器具，有什麼思想，更談不到知道什麼幸運與不幸。這是偏面的浮泛的話，我們倘然費一些心思去細細研究一下，我們便知道此中有人在。「欲哭不成還強

笑」，覺悟後的女子都歡喜抱這種無可奈何的態度。因為環境的關係，李季蘭和魚玄機都僅僅做了個男性模仿者，所以歷史家不把她們看在眼裏。如有武則天那樣的機會，她們是龍是蛇，我們真不可加以限量。但是，能夠這樣，已不媿為巾幗的英雄了。

魚玄機是怎樣一個女子呢？在未敘述她的身世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她所抱的主張和她對於自己的表白。男子多是薄倖的，被棄的女子不是消極的痛哭，使用媚的手段去挽回她失去的愛情，這是一般女性的態度。她却毅然決然的主張脫離關係，而去另找愛人，「天下人無限」，何必要迷戀屍骨！她的贈鄰女詩道：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這是何等大膽而又爽快的主張啊！「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在女性的她的口中說來，要魏殺一切意志遊移愛情不專的薄倖男性了。這是她的主張的出發點，因為男性愛情不專，喜新棄舊；所以她主張男子不愛我的時候，我

也儘管去愛別人。正是對症發藥，以怨報怨的公平手段。男性可以多戀，女性爲什麼不可多戀呢？我想，就是道德家對這質問，也不會給我們滿意的答覆，那麼又怎能說她們這樣就是淫蕩無恥呢！再來看她自己怎樣表白她自己：

臨風興歎落花頻，芳意潛消又一春。應爲價高人不問，却緣香甚蝶難親。紅英只稱生宮裏，翠葉那堪染露塵？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孫方恨買無因。（寶殘牡丹）

不差，她正是被殘了的牡丹。她本有高貴的顏色，她本有芬烈的舉止，不幸她生在路旁，就受人摧殘，不之注意。同樣是這樣一種顏色，同樣是這樣一種香氣，如果生在宮苑中，就要圍以雕欄，扶以綠葉，一般王孫公子欲求一見亦不可得。她不是自驕。像她這樣的一個人，如果身爲男子，雖不一定能金榜題名，但至少也可與一般詩人相逐鹿。唐代有名的詩人不得志者很多，她也只要搏得詩人的榮名，她已經滿足。但詩人的宮苑只許男子占據，她是路旁的花卉，沒有供養在宮苑的資格，於是，她大失所望了，不由得「臨風興歎」了！這並不是我的猜測，請再一讀她的遊崇真觀南樓觀新及第題名處：

雲峯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

「自恨羅衣掩詩句！」她的心情很顯明的表露出來了。可恨，她不是一個男性，雖有詩才似海，其將奈何！

不過，她這樣的主張和她這樣的自白，都不是她憑空想出來的，完全有她的生活做背景。下面就敘述她的身世：

她是長安人，字幼微，一字蕙蘭；自幼好讀書，尤工詩，情致繁縟。瞿中溶詩道：

「女郎本是長安人，生長良家顏如玉。」可見她是一個很美麗的良家淑女。咸通（八六〇）

中，玄機已是一個盈盈少女，年紀約十七八歲，就嫁給李億做妾。那時玄機文才已經很

好，面貌非常美麗，所以李億十二分的寵愛她。後來李億的夫人嫉妬得不堪設想，弄得

玄機一刻也不能安身，而李億在長時間經過他夫人一句半句的讒言，把愛她的心情也漸

漸兒衰落下來了。一切苦楚的事情都叫她去幹，披星戴月，仍是不好，還要受夫人苛酷

的呵斥。這種生活，誰也都要替她流淚。她曾有兩句詩怨李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

心郎」如李億對她的心腸不是刻薄到極點，她那肯出這種怨言呢？她既不蒙丈夫鍾愛，遂入咸宜觀做道士，也去過那半娼妓式的浪漫生活。

她雖然是個女子，意志却非常豁達。可惜她做女道士時一段生活史，各書都沒有記載，不能詳考了。但她的詩集裏面有首道懷詩，很可以見出她的個性，詩云：

閑散身無事，風光獨自遊；斷雲江上月，解纜海中舟。琴弄蕭梁寺，詩吟庾亮樓。叢篁堪作伴，片石好爲儔。燕雀徒爲貴，金銀志不求。滿杯春酒綠，對月夜琴幽。遶砌澄清沼，抽簪映細流；臥床書冊遍，半醉起梳頭。

這是她的理想生活，正是當時一般詩人所要求的生活。可是她是一個下堂妾，又是一個女道士，不比男詩人借了做官可以弄到一筆錢來滿足他的要求，而像她沒有錢的弱女子，這種生活却永遠只是她的理想。她推原所以不能達到這種志願的原因，就歸罪於男性的自私，和自己的不得爲男子身，於是她就產生了前述的主張和自白。因爲她過過妾的生活，所以她主張自由愛男子；因爲自恨不能達到理想生活，所以就罵人們看人的盲

目。她要報復，她要洩忿，於是就任意去玩弄男性。

她的情人很多，如李子安，溫飛卿，李近仁……等，都和她有密切關係。同巷有李鄴（字端公？），因為居處接近，詩筒往返，尤無虛日。她的集中，寄李子安的詩最多，而且感情也特別的好，摘錄二首於後：

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銷遠礪憐清韻，雪遠寒峯想玉姿。莫聽凡歌春病酒，休招閑客夜貪棋。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肯遲。雖恨獨行冬盡日，終期相見月圓時。別君何物堪持贈，淚落晴光一首詩。（春情寄子安）

醉別千卮不浣愁，離腸百結解無由。蕙蘭銷歇歌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聚散已悲雲不定，恩情須學水長流。有花時節知難遇，未肯厭厭醉玉樓。（寄子安）

她和溫飛卿的交情，多半在文字，只要看她的冬夜寄溫飛卿云：

苦思搜詩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沉。疎散未閑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遶林。

她和李近仁的交情，却全似娼妓之於狎客，我們從她對他的稱呼上可以看得出來。她有迎李近仁員外一詩，語氣完全是尋常的敷衍：

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香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

李郢和她是一住處雖同巷，經年不一過」。（酬李郢夏日釣魚回見示）的詩友，但他雖「流水無情」，她却「落花有意」，她的開李端公垂釣回寄贈云：

無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處弄舸歸？自慚不及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

她對待文士都是這樣纏綿多情，對待她的同道却另有一副面目。她是女道士，當然和道流也有來往，所以集中也有幾首贈給道流的詩。如訪趙鍊師不遇云：

何處同仙侶，青衣獨在家？暖爐留煖藥，鄰院爲煎茶。畫壁燈光暗，幡竿日影斜。慙慙重回首，牆外數枝花。

就通首說的是道話了。

她既不是一位深藏閨閣的千金，而她的志願也想作豪邁的浪遊，一有機會，自然會

出門作遠遊。從她的江陵愁望寄子安，江行，過鄂州，隔漢江寄子安四詩看來，可以知道她會到過湖北。鸚鵡州上的芳草，黃鶴樓頭的夕陽，都會搬到她筆下去成了詩料。從她的浣紗廟一詩看來，她似乎又曾溯江而下，到過人間的樂園江南。她集中大都是抒情詩，只有這幾首是風物的寫照，懷古的深情，另有一種神韻。她的夏日山居云：

移得仙居此地來，花叢自遍不曾栽。庭前亞樹張衣桁，坐上新泉泛酒杯。軒檻暗傳深竹徑，綺羅長擁亂書堆。閑乘畫舫吟明月，信任輕風吹却回。

綜觀這一段生活情形，她的志願十九已達到。她也足夠自驕了。

她做妾時的生活，是網羅中的局促生活；做女道士時的生活，是海闊天空的放浪生活。總可算是從不幸走向幸運的生活。可是她的生命的結束，却身首異處，死的異常悲慘。

她有一個女僮名綠翹，也很聰明艷麗。有一天，玄機被鄰院裏邀去有事，到晚上才回來。綠翹告訴她道：「剛才有某客來過，因為鍊師不在，所以就去了。」這個客人是



玄機所最要好的，她以爲綠翹與之私通，就把她的衣服脫掉，笞責數百下。綠翹氣絕復蘇，請盃水酹地，道：「鍊帥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臨枕之歡，反以猜疑厚誣清真，翹今天必斃於毒手了。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然於冥冥之中，任汝淫佚！」言畢氣絕。玄機大恐，把她埋於園中，以爲不會有人知道的。不久後，有一個客人到後園去小便，見青蠅數十集於瘞上，驅去復來，仔細一看，旁邊血痕很多，而且有些腥臭。返家后，就將這事告訴他的家人，偶然也爲他的僕人所知。不意僕人的兄弟是府衙裏的當差，曾經想敲玄機的竹槓，她不睬他，所以他很懷恨。他聞知此事，就招幾個小兵，帶了插具，擁入玄機的後園，把青蠅所集的地方發開一看，綠翹面目如生。遂把玄機解到京兆府，府尹溫璋加以詰詢，她便招認。當時的一班朝士，都替她說情。但她的罪惡過重，沒法挽回。終於定了個斬首之罪。

這一個記載出三水小牘，府尹不詳名字，北夢瑣言以爲溫璋。我對於玄機之殺綠翹，深有懷疑，並不是自以爲見解特異，欲替古人翻案。玄機因殺僮抵罪，此事可以無

疑，但綠翹是否玄機所殺，却是一重疑問。在唐代如果確已有衙役索詐的事；那麼也難保有屈打成招的事。她殺了人又無他人作證，她如何會貿然承認；或許因為衙役索詐不遂，遂殺僮埋於她院中，以圖陷害，事發，官吏又串同一氣，以致屈打成招。這位京兆尹溫璋又是以「爲政嚴明，力鉅宿弊」出名的，對於玄機的平日行爲，早已有所不滿；一旦犯罪有據，自然不去多尋底細，以除去爲快！她是一個供人玩弄的極平常的女道士，既已定罪，誰肯爲她多爭辯，所以任她這樣冤抑地死了！

今有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傳於世。

又有元淳，亦女道士，洛中人，亦善吟詠。唐末有海印，蜀慈光寺尼，自幼出家，才思清俊。她們都是方外女性而能作詩，所以附記在這裏、

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詩憑雁翼，望月想娥眉。白髮愁偏覺，歸心夢獨知。誰堪離亂處，掩淚向南枝！（元淳寄洛中諸姊）

水色連天色，風聲益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

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海印月下乘舟）

本節參考書，——

皇甫枚：三水小牘

孫光憲：北夢瑣言

辛文房：唐才子傳

薛稷：女詩人魚玄機

##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

本來一切的歷史是屬於男子的，文學史是歷史之一，所以難得有幾個女性被稱引。歷史既屬於男性，在歷史上也很少女性可以找見；因此我們在敘述唐代女詩人的時候，除了幾個著名的略可考得她們的身世和作品外，尚有許多許多，都不容易考見她們的身世，只憑了一二殘廢的作品而保留她們的名字。此外，因遺文全佚而連名姓都不傳的，不知尚有多少！男性中心社會的罪惡，於此可見其一斑了。

唐初四傑之一楊炯的姪女楊容華，華陰人，有新妝詩云：

啼鳥驚眠罷，房櫺乘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又徘徊。

武后時，南海有女子，七歲能詩，武后召見，令賦別兄詩，應聲而就。或作長安女

子。詩云：

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得一行歸！

魏求己妹，其夫未詳。有贈外詩，彷彿白頭吟意，展轉敘述，情詞黯然。詩云：

浮萍依綠水，弱蔦寄青松。與君結大義，移天得所從。翰林無雙鳥，劍水不分龍。諧和類琴瑟，堅固同膠漆。義重恩欲深，夷險貴如一。本自身不令，積多嬰痛疾。朝夕倦牀枕，形體羞巾櫛。游子倦風塵，從官初解巾。束裝赴南郢，指駕出西秦。比翼終難遂，銜雌苦未因。徒悲楓岸遠，空對柳園春！男兒不重舊，丈夫多好新。新人喜新聘，朝朝臨粉鏡。兩鴛固無比，雙娥誰與競？詎憐愁思人，銜啼嗟薄命。薜華不足恃，松枝有餘勁。所願好九思，勿令虧百行。

薛元嘜妻林氏，濟南人。元嘜爲隰城丞，早卒。林氏博涉五經，訓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姪據，摠，播，並登進士第。有送男彥輔左貶詩云：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飲冰。有辭期不罰，積毀竟（一作意許）相仍。謫宦今何在？銜

冤猶未勝！天涯分越徼，驛騎（一作驟）速毗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忠報主，何懼點青蠅？

寇坦母趙氏，有擬古三首云：

鬱蒸夏將半，暑氣扇飛開。驟雨滿空來，當軒卷羅幕。度雲開夕霽，宇宙何清廓？明月流素光，輕風換炎鑠。孤鸞傷對影，寶瑟悲別鶴。君子去不還，遙心欲何託？

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猶不歸，芳菲豈常有？不惜芳菲歇，但傷別離久！含情罷斟酌，凝怨對窗牖。

霽雪舒長野，寒雲半幽谷。嚴風振枯條，猿啼抱冰木。所嗟游宦子，少小荷天祿。前程未云至，悽愴對車僕。歲寒成詠歌，日暮棲林樸。不憚行險道，空悲年運促。

喬氏，馮翊人，喬知之之妹，有詠破簾詩云：

已漏風聲罷，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後，無復有貞心。

元載妻王韞秀，王忠嗣之女。載微時爲人所輕，既貴，常慢客。韞秀作詩諫云：

楚竹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及載被誅（七七七），帝令她入宮，她說道：「三十年太原節度女，十六年宰相妻，豈再要做長信昭陽的給事使嗎？死也傲幸了！」遂爲京兆笞斃。又有偕夫遊秦詩云：

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

大歷十才子之一吉中孚妻張夫人，楚州山陽人，亦善吟咏，今尚存詩多篇，茲錄其

二云：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初籠桂，虛弓未引絃。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始安臺，娥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月臨人自老，人望月長明。東家阿母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拜月逞容輝，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月，却憶紅閨年少時。（拜新月）

靄靄芳春朝，雪絮起青條。或值花同舞，不因風自飄。過尊浮綠醕，拂幌綴紅綃。那用持愁翫？春懷不自聊。（柳絮——或作春日雪）

晁采，小字試鶯，大歷時人，少與鄰生文茂約爲夫婦。及長，茂常寄詩通情。母從其志，遂歸於茂。有春日送夫之長安詩云：

思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遲此別，只憂紅日向西流！

她又作有子夜歌多首，情詞宛轉，不減六朝人所作，而又在發抒她自己的情感。觀歌中語意，大概是在她姻事未遂時，寫來寄她愛人的。不忍割愛，全錄於後：

儂既翦雲鬢，郎亦分絲髮；覓向何人處，綰作同心結？

夜夜不成寐，擁被啼終夕。郎不信儂時，但看枕上跡。

何時得成匹，離恨不復牽！金針刺茵菖，夜夜得見蓮。

相逢逐涼候，黃花忽復香。顰眉臘月露，愁殺未成霜。

明窗弄玉指，指甲如水晶；剪之特寄郎，聊當攜手行。



寄語閨中娘，顏色不常好；含笑對棘實，歡娛須是棗！  
良會終有時，勸郎莫得怒；薑蕪畏春蠶，要綿須辛苦。  
醉夢幸逢郎，無奈烏啞啞。山中如有酒，敢惜千金價？  
信使無虛日，玉醞寄盈觥。一年一日雨，底事太多晴？  
繡房擬會郎，四窗日離離，手自施屏障，恐有女伴窺。  
相思百餘日，相見苦無期；褰裳摘藕花，要蓮敢恨池！  
金盆盥素手，焚香誦普門；來生何所願？與郎爲一身！  
花池多芳水，玉杯挹贈郎；避人藏袖裏，溼却素羅裳。  
感郎金鍼贈，欲報物俱輕；一雙連素縷，與郎聊定情。  
寒風響枯木，通夕不得臥；早起遣問郎：昨宵何以過？  
得郎日嗣音，令人不可覩；熊膽磨作墨，書來字字苦！  
輕巾手自製，顏色爛含桃，先懷儂袖裏，然後約郎腰。

儂贈綠絲衣，郎遺玉鈎子；郎欲擊儂心，儂思著郎體。

大詩人元稹的繼室裴淑，字柔之。稹自會稽到京，未踰月，又出鎮武昌。她頗露難別之色，稹賦詩相慰，她也作詩答云：

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近親。黃鶯遷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

稹曾作會真記，中有崔鶯鶯詩文。或云鶯鶯確有其人，張生乃稹自喻。茲錄明月三五夜一首，以概其餘：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姚月華幼聰慧，夢月輪墜於妝台，覺而大悟，未嘗讀書，即能擲筆作文。後隨父泊揚子江，與鄰舟楊生詩詞往來。父歸，遂亦隔絕。有怨詩效徐淑體，殊平常，今錄其七

言詩三首：

春草萋萋春水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秦箏不成曲。（古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瓶秋水冷。（楚妃怨）  
銀燭清尊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星稀竟不來，烟柳臃臃鵲飛去。（有期不

至）

杜羔妻趙氏（一作劉氏），貞元時人，善屬文。羔仕至尚書。今傳詩數首，錄其二於

後：

君從淮海游，再過蘭杜秋；歸來未須臾，又欲向梁州。梁州秦嶺西，棧道與雲  
齊；羌虜萬餘落，矛戟自高低。已念寡儔侶，復慮勞攀躋。丈夫重志氣，兒女空  
悲啼。臨邛滯游地，肯顧濁水泥？人生賦命有厚薄，君但遨遊我寂寞。（雜言寄杜

羔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聞杜羔

登第）

王氏，太原人，永福潘令之妻，隨夫在任。任滿餞別，留連累日。王氏先行，泊舟

五里汰王灘下，俟潘久不至，乘月登岸，題詩石壁，末署太原族望。日久詩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後人因以名灘。詩云：

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援叫山山月滿船。

蔣縑（或作薛馥），一名馥，彥輔的孫女，有贈鄰女及贈故人詩云：

豔陽灼灼河洛神，珠簾繡戶青樓春。能彈箏篴弄纖指，愁殺門前少年子，笑開一面紅粉妝，東園幾樹桃花死。朝理曲，暮理曲，獨坐窗前一片玉。行也嬌，坐也嬌，見之令人魂魄銷。堂前錦褥紅地爐，綠沈香檜傾屠蘇。解佩時時歇歌管，芙蓉帳裏蘭麝滿；晚起羅衣香不斷，滅燭每嫌秋夜短。（贈鄰女）

昔別容如玉，今來鬢若絲。淚痕應共見，腸斷阿誰知？（贈故人）

張窈窕，寓居於蜀，當時詩人頗爲推重。有成都卽事詩云：

昨日賣衣裳，今日賣衣裳；衣裳渾賣盡，羞見嫁時箱。有賣愁仍緩，無時心轉傷！故園多阻隔，何處事蠶桑？

陳玉蘭，吳人，夫王駕戍邊，玉蘭製衣并詩寄之。詩云；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薛媛，濠梁人，南楚材之妻。楚材遊陳，已允妻穎牧之女，乃托言有訪道行，不再歸家。媛微知其意，對鏡圖形，并作詩寄之云：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楚材得詩大慙，遂歸偕老。

孫氏，樂昌人，進士孟昌期妻，善詩，每代夫作，有焚琴詩云：

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比流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濕叢蘭月滿庭。

侯氏，邊將張揆之妻。揆防戎十餘年不歸，侯氏乃作詩，繡成龜形，詣闕上之武

宗，詩云：

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

武宗閱詩，乃下勅命揆還鄉，并賜侯氏絹三百匹。

慎三史，毘陵儒家女，適蘄春嚴灌夫（一作瓊夫）。十年無子，欲以禮出之。三史留詩爲別，灌夫感之，復聚如初。詩云：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寶梁賓，夷門人，盧東表的侍兒，有雨中看牡丹詩云：

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張文姬，鮑參軍妻，今存詩四首：

溶溶溪口雲，纔向溪中吐；不復歸溪中，還作溪中雨。

此君臨此池，枝低水相近；碧色綠波中，日日流不盡。

沙頭一水禽，鼓翼揚清音；只待高風便，非無雲漢心。

綠影競扶疎，紅姿相照灼；不學桃李花，亂向春風落。

程長文，鄱陽人，嘗爲強暴所誣下獄，長文獻詩雪冤。有銅雀台怨云：

君王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沈，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爲今日西陵灰。

裴羽仙，張說之妻，說遠征出外，羽仙寄征衣并詩，詩云：

深閨乍冷開香匣，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香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如霜雪，獨下寒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西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呼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空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刀尺，回刀剪破澄紅色；愁稔銀針信手縫，惆悵無能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

彭伉評事，宜陽微君之孫，及第後，入口西廉使于公口幕中，歲久不歸。妻張氏寄

二絕云：

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問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  
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爲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李弄玉，會稽若耶溪人，好以花木自娛。隨夫至函關，夫死，扶櫬而歸。過三鄉，題哀詩於壁，後書「二九子，爲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隱寓她的姓名。哀詩云：

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見，爲雨爲雲歸舊山。

又有題興元明珠亭一絕（或以爲京兆女子作）云：

寂寥滿地落花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更無語，手彈珠淚背東風。

蕭氏，武陵王妃，有夜夢詩云：

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雁書飛。

步非烟，咸通中參軍武公業妾，容止纖麗，不勝綺羅，好詞章，善秦聲，尤工擊



甌，韻協絲竹。鄰生趙象以詩誘之，非烟答詩，象因踰牆相從。後事露，公業詰責，非烟色動聲顫，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乃被笞死。今存與趙生詩四首，全錄於后：

綠慘雙蛾不自持，只因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酬趙生）  
無力嚴妝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寄趙生）

（蟬錦香囊）

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怨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寄懷趙

生詩）

相思只恨難相見，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贈趙生）  
下列諸詩，大都只能知作者姓名，其他概不可考。其中亦有存詩不止一首的，現亦但錄其一，以省篇幅。

歌扇向陵開，齊行奠玉杯。舞時飛燕列，夢裏片雲來。月色空餘恨，松聲莫更

哀！誰憐未死妾，掩袂下銅臺？（梁瓊銅雀臺）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靄靄蕭關道；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

（一作靄靄浮雲飛，浮雲遮却陽關道，向晚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深，桐花落盡 （一作地

無人掃。（劉雲有所思）

晴天霜落寒風急，錦帳羅幃羞更入；秦箏不復續斷絃，回身掩淚挑燈立。（崔公遠

——一作達——獨夜詞）

昨日桃花飛，今朝梨花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此愁緒？蕩子遊不歸，春來淚如

雨！（張琰春詞）

雨滴梧桐（一作長門）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學（一作共）君恩斷，拭却千行

更萬行。（劉媛長門怨）

梧桐階下月團團，洞房如水秋夜闌。吳刀剪破機頭錦，茱萸花墜相思枕。綠窗寂

寞背燈時，暗數寒更不成寢。（劉瑤古意曲）

碧池漾漾春水綠，中有佳禽暮棲宿；願持此意永相貽，祇慮君情中反覆。（崔益

敘別）

所居幸接鄰，相見不相親；一似雲間月，何殊鏡裏人？丹誠（一作成）空有夢，腸斷不禁春。願作梁間燕，無由變此身。（崔仲容贈所思）

彩鳳搖搖下翠微，烟光漠漠徧芳枝；玉窗仙會何人見？唯有春風仔細知。（葛鵲兒

會仙詩）

隰塵何微微？朝夕通其輝。人生各有託，君去獨不歸！青林有蟬響，赤日無鳥飛；裴回東南望，雙淚空沾衣。（廉氏園遠）

攜手共惜芳菲節，鶯啼錦花滿城闕。行樂逶迤念容色，色衰祇恐君恩歇。鳳笙龍管白日陰，盈虧自感青天月。（田娥搗手曲）

兩城相對峙，一水向東流。今夜素娥月，何年黃鶴樓？悠悠蘭棹晚，渺渺荻水秋。無奈柔腸斷，關山總是愁！（劉淑柔中秋夜泊武昌）

此外，再有幾個連名姓全不知而其他也概不可考的女詩人，各引一首於后：

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湘驛女子題玉泉溪）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劉元暉）

（妻早梅）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酌，爲君斟酌；今夕不飲，

何時歡樂？（夷陵女子夷陵歌）

本節參考書，——

計有功：唐詩紀事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陸昶：歷朝名媛詩詞

## 九 薛 濤

離開四川成都東門外八九里，離開樓前江水日夜滔滔不絕的望江樓里許，在一個竹叢之中，就是我們的女詩人薛濤的墳墓所在。聽說墓園原是茂盛的桃花，花開的時候，一片紅浪，遠望正如薛濤自製的一幅桃花色的詩箋一樣。但一到桃花落了，飄零了，也未嘗不像我們這位女詩人身世的象徵！一瓣一瓣的綠野間躺着，一瓣一瓣的似魚鱗般逐水飄流！所以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而今不惟飄散的落花沒有，就是一片桃葉也沒處可以追尋。幸有修竹千竿，以蔽驕陽，不然一抔黃土，早給牧童樵叟任意踐踏，那裏還有我們憑弔之所？更那裏有我們追懷留戀的古跡？她有酬人雨後玩竹詩云：

南天春雨時，那鑒雪霜姿！衆類亦云茂，虛心能自持。多留晉賢醉，早伴舜妃

悲。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

不啻爲她自己寫照。不錯，不有烈風，無以知勁草；不到歲寒，無以知松柏之後凋；她居於唐時，蜀中與同時的女子中有詩名者不知有多少，而她獨能艷傳至今，亦有其能夠在文學史上佔一頁的長處。而今墓上千竿竹，便是她後身的餘影在那裏搖曳。

薛濤字洪度（一作弘度），本陝西長安人，生於唐元和時代（八〇六——八二〇），父名郾（一作鄭），因官流寓於蜀。她八九歲即曉音律能詩，一日，她的父親指井上梧桐對她說：「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她續成一詩。濤應聲續成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但於此可見她天才露發，高出尋常。後來她父親死了，只有她一人供奉寡母，年及笄，詩名噪一時。時韋臯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在唐宋時女子之入樂籍，全是以她的藝術，並不如後世娼妓之必兼賣淫，但因多與男子交接之故，所以後人竟視之和娼妓一樣。她入樂籍後，韋臯以校書郎奏請，護軍未及應，遂罷。事情雖未實現，然「薛校書」之名，已遠近流傳了。自韋臯至李德裕凡歷十一鎮，濤皆出

入幕府，以詩受知。當代名流文人，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張祐，劉禹錫，裴度，牛僧儒，嚴綬……等，皆樂與來往唱和。她和元稹的交情尤特好，清異錄云：

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請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

磨潤色（或作捫燕）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

微之驚服。……（文用十七）

這是他們第一次會見，稹已向她傾倒。她也引他爲知己，她有寄贈元稹詩云：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光憐暗澹，兩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

這樣不客氣的自負，她怎肯對不相知的人訴說？及元稹歸京，她居浣花溪。浣花那邊的人，多好造十色彩箋，濤乃別模新樣，造松花箋及深紅小彩箋，時人名爲「薛濤箋」。雅緻異常，以之錄詩寫懷，別有風趣。她於製成後曾題詩寄元稹百餘幅，稹因於松花

箋上復題詩贈答：

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色，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濤酷愛菖蒲，故末句云云。青樓小名錄載元稹廉訪浙東，其時別濤已十載，擬馳使到蜀取濤。後來不知爲了怎樣，竟作罷論。

薛濤不獨長於詩才，口辯也好。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須帶魚禽鳥獸，先云：「有虞（與魚同音）陶唐。」她道：「佐時阿衡。」刺史道：「語中並無魚鳥……等字，須罰。」她笑道：「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的『有虞陶唐』，一魚也沒有。」坐客大笑。又：高駢鎮蜀時，令薛濤改一字令云：「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他自己先行云：「口有似，沒量斗。」濤續云：「川有似，三條椽。」駢道：「奈一條曲何？」她笑道：「相公爲西川節度，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止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她酬對敏捷大率如此。



我們讀她集中的贈答詩，覺得她誰都要好，是在濫施愛情，其實是一偏的見解。因為她是女性，所以覺得如此，如果她是男性時，我們便覺得平常了。而她對待她的朋友，正和男性對待他的朋友一樣，是一種人類普有的共鳴的感情，不一定是男女相愛的戀情。如果她是一個濫施愛情的人，那麼她至少是一個樂天的驕子，再也不會牽動她的離愁別恨，而事實偏又不是這樣。她既身世凋零，知音難得，悲懷抑鬱，很少可以告訴的人。所以有一次她望着那牡丹的開謝，清淚便在頰上直淌了：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更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共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

一種柔情哀惋，及她孤獨的悲痛，全在這幾滴清淚裏蠕動。她自少隨父入蜀，稍長父親便死了，壯時母親又死了，身外無人，飄零一葉，北仰華山，瞻望弗及。她此時已入晚年，居碧雞坊，建吟詩樓棲息其上，著女冠服以堅決自己的意志。在她執筆想寫她的詩的時候，纏繞在筆尖上的都是撥不斷的鄉思。李白說得好：「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

鄉。」我們這位飄泊如柳絮的詩人說得愈加急切：

峨眉山水如油，憐我心同不繫舟；何日片帆離錦浦？櫂聲齊唱發中流！

但願與心違，正似蜀中泣血的杜鵑，空吟着「不如歸去」！她的欲歸不得歸，身外無人的愴感，只得借他人酒杯，澆澆胸中塊壘，她的摩訶池贈蕭中丞詩云：

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舊仙舟；淒涼逝水頽波遠，惟有碑泉咽不流！

詩中俯仰之間的情懷，竟忘了是持以贈人的了。她當時入了樂籍，免不了有些無識者，總以很勢利的眼光來窺察她，或者還有視之爲玩物的人。她頗不高興，我們可在她和李太尉的棠梨花詩中看出一些她的懷感：

吳均蕙圃移嘉木，正及東溪春雨時，日暮鶯啼何所爲？淺深紅膩壓繁枝！

她和許多男性唱和，不免有人造謠誣謗，於是她也不能不有所表白。她的蟬詩云：

露滌清音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

「聲聲似相接」，正是誣謗的由來；「各在一枝棲」，就是她對於誣謗的表白了。但她又另

外有足以招謗的證據。她的鴛鴦艸詩云：

綠陰滿香砌，兩兩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

這詩最末兩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用第一人稱去解作「我們但知在日長的春天裏歡娛，不去管秋風的來遲來早」；一種是用第二人稱解作「你們不要儘在日長的春天歡娛而不管秋風的到來，秋風到時你們便不能再歡娛了。」前一種是頹廢的驕矜，後一種是警醒的惋歎。普通都用前一種來解釋，於是都把她看作是個不甘獨宿「朝秦暮楚」的蕩娃了！

她卒時年已七十二，全唐詩小傳以爲七十五歲。段文昌爲撰墓誌，今不傳。各書都云她有詩五百首，現在僅存百餘首。坊間有薛濤詩一書，不獨遺漏尚多，且將小說中無稽的她和田洙的唱和詩也載入，誕妄已極，我們不必取讀。清光緒時，有貴陽陳矩客居成都，常徘徊於薛濤墓及吟欄井畔，以風雅自命，曾將薛濤的詩編入靈風草堂作一種小品，助其流傳，距今將近三十年了。但此書蜀外流傳很少，我們一時不易見到。陳矩的

題詞說：

冰絲鮫綺，巧麗清奇，本良家女，比竹調脂，剪波來霞，光彩離離，詞壇酒壘，名重當時，天桃穠李，忽化松枝，證明珠果，青燈古祠，臨流試茗，懷古生悲，遺詩流播，祥雲護持。

於此可想見薛濤之爲薛濤，自有她知音生於千載之后，不是永遠能爲人們所污損的了。

她集中有十離詩——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鞴，竹離亭，鏡離台——相傳她以事觸韋臯之怒，不許從官；或云，元微之使蜀，嚴司空遺濤往事，她以忤己不應，得罪遠去，乃作此詩以獻，仍復恩寵。於是後人大爲她惋惜，說她不該自賤若是，減低了她的人格。其實青樓小名錄的編者已告訴我們：

或云：元相公賓府薛書記，醉爭令，擲注子傷相公子，遂出幕，乃作十離詩。

因爲同姓的關係，又因元薛確有一段因緣，於是便張冠李戴了，使薛濤蒙了千載不白之怨。我以爲以後如有人重編薛濤詩，當刪去十離詩以替她雪怨，才能有以對我們這位孤芳清拔的女詩人。

她的作品中爲一般人所愛讀的，還是她的春望詞。今人姜華評道：

據她遺稿中還存在的詩來批評，春望詞總算是第一等作品，也是最成功的產兒。我們從藝術方面去看，「善」和「美」這兩個階級是走到的；從文字間去體味，「真」的功夫也全走到；至於表現作者人格之明白，更不必說了。……（介紹女詩人薛濤）

我們來讀她的原文罷：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若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檻艸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也正如姜華所說：質樸如白衣處女，婷婷獨立，毫無俗態，其表白其胸襟，蕩蕩然如一池清水！

本節參考書，——

姜華：介紹女詩人薛濤

辛文房：唐才子傳

章淵：稿簡贅筆

景渙：牧豎閒談

陶穀：清異錄

計有功：唐詩紀事

周亮功：字觸

趙慶植：香樓小名錄

## 十 劉采春

唐代娼妓中能作詩的很多，本節所述，大都有篇什傳世，或在當時頗有聲譽的。其他，概從割愛了。

劉采春是越中人，周季南妻，善歌，響遏行雲。詩才雖不及薛濤，然容貌佚麗，非濤能比。元微之廉訪浙東，其時別濤已十載，方擬馳使到蜀取濤，適遇采春自淮甸來，他似乎忘了薛濤，贈采春以詩云：

新妝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輸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

望夫歌卽囉嘖曲，曲云：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昨日北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

采春所唱的歌，皆當代才子所作，此曲聲調淒苦，聞者莫不漣洏。有女周德華，亦善

歌，有楊柳枝詞云：

清溪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

關盼盼是徐州人，善歌舞，姿態風雅。張尚書建封納爲妾。白樂天遊淮泗間，尚書

張宴款待，酒酣，出盼盼佐歡。樂天贈詩，有「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之句。尚書

歿，盼盼獨居彭城燕子樓，歷十餘年。嘗作詩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理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樂天一一和之，又贈詩譏其不死。盼盼泣道：「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的妾，有損清名耳！」乃和樂天詩云：

自守空閨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

旬日不食而卒。臨歿，口中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樂天爲人頗有卓見，很能打破當時陳腐思想，獨此事不免隨從俗見，把盼盼逼死。怪不得盼盼臨死有「兒童不識冲天物」之謂了。

歐陽詹遊太原，戀一妓女，相約到都後卽差人去接。別後，音息斷絕，思念成疾。乃割髻作詩寄詹，絕筆而逝。詩云：

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鬢樣，爲奴開取縷金箱。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官，賓僚設宴送別。蟾以牋書文選二句，授坐客請續。有妓口

占二句，座上人莫不贊美。蟾乃贈數十千納爲妾。詩云：

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韋應物愛姬生一女，流落潭州，委身妓館。李翱見而悲憐，乃於賓僚中擇一士人嫁之。女遂作詩謝翱云：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鞋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常浩，亦名妓，有奇遠詩云：

年年二月時，十年期別期。春風不知信，軒蓋獨遲遲。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零落。人心一往不復歸，歲月來時未嘗錯。可憐熒熒玉鏡臺，塵飛霧霧幾時開；却念容華非昔好，畫眉猶自待君來。

賈中郎與武補闕同遊峴山，遇一妓同飲，自稱襄陽人。臨別，送武補闕詩云：

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小紙，攜至平康里，想與諸妓唱和。有某妓取紅箋題詩以贈

云。

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盛小叢，亦越中妓。李訥爲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聲，問之，乃小叢唱突厥

三臺詩。詩云：

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關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趙鸞鸞，平康名妓，能詩，有閨房五詠云：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雲鬢)

彎彎柳葉愁邊戲，湛湛菱花照處頻，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柳眉)

銜杯微動櫻桃顚，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芳。(檀口)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纖指)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綿雨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靈華涼沁紫葡萄。(酥乳)

徐月英，江淮間妓，有集行世，今不傳。金陵徐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

送葬，戲謂公子道：「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稱爲雅諶。她有絳懷詩云：  
爲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荆釵與布裙。  
觀詩意，頗有誤落平康之憾。又有送人詩云：

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又有句云：「枕前淚與堦前水，隔箇閑窗滴到明！」尤爲一時傳誦。

薛仙姬，亦名妓，作回文四時詩，顛倒可讀，頗有清逸之致。詩云：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吟春）

涼回翠鈿冰人冷，齒沁清風夏井寒，香篆裊風青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吟夏）

蘆雪復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吟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殷紅炭火圍鑪暖，淺碧茶甌注茗清。（吟冬）

灼灼，錦城官妓，善舞柘枝，能歌水調。戀一河東人，就不再應召，有春愁詩云：

自有春愁正斷魂，不堪芳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

後來因貧且老，殞落於成都酒市中。詞人韋莊曾作詩弔之。

王蘇蘇，南曲中妓。有進士李標，在大諫王致君門下，因此同了致君弟姪一同到蘇家宴飲。飲次，標題詩於窗，有「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句，蘇蘇不甘，說道：「誰曾留郎君，莫亂道！」乃取筆在標詩後續題一絕云：

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

標生性褊狹，頭紅面赤，乃命駕先歸。自後蘇蘇每遇見王家子弟，常問「熱趕郎在否」。

卓英英，成都女郎，好與文士唱和，有錦城春望及理笙詩云：

和風裝點錦城春，細雨如絲壓玉塵。漫把詩情訪清景，艷花濃酒屬閒人。（錦城

春望）

頻倚銀屏理鳳笙，調中幽意起春情。因思往事成惆悵，不得縱山和一聲。（理笙）

杜秋娘，金陵妓家女，年十五，爲李錡妾，常唱金縷詞勸酒，詩云：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上面所述各妓，因為當時記載的不同，多有可以斟酌之處。如劉采春的囉噴曲，或以爲她只善唱此曲，並不指定是她所作。盛小叢的突厥三台，青樓小名錄以爲是她舅父所授。徐月英、張窈窕、卓英，青樓小名錄把她們的時代都排在五代。……像這種種，我們只可存疑於此，暫時不去多考了。

綜觀娼妓所作詩，不是傷離惜別，便是追悼年華，或者抒寫她們那濃情豔意的生活，都別無什麼特殊的生命表現。但有唐一代女詩人，都因生活的狹隘，情感的單調，都沒有什麼特別成績，那麼我們也不必單去苛責這許多可憐蟲了。

本節參考書，——

趙慶楨：青樓小名錄

陸昶：歷代名媛詩歸

計有功：唐詩紀事

## 十一 花藥夫人

蜀中自古多才女，漢有文君，唐有薛濤，後先輝映，大爲峨眉生色。到五代時，中原大亂，多數文學家都避難奔蜀，如韋莊，如牛嶠，如毛文錫，如歐陽炯，都是一代大詞家；花間一集，幾乎做了蜀國文學的代表作。這時的女作家，在前蜀有賢妃淑妃李舜弦，李玉簫與偽裝男性的黃崇嘏，在後蜀有花藥夫人。其他女作家都是詩人，只有花藥夫人以詩人而兼詞家，而且她專於愛情，不同流俗，終爲情死，頗可欽仰。人家看到花藥夫人的芳名，都不加細考，便認爲張麗華孔貴嬪一流人物，這未免太冤枉她了。

向來的文學史上，都說花藥夫人有二，其一卽前蜀王建的妃淑妃，就是賢妃的妹妹（或以爲是她的姊姊），姊妹倆都是徐耕的女兒，也都是王建的妃子。王衍時，冊賢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后。咸康元年（公元九二五），衍奉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山，凡遊歷所到之地，各賦詩刻石。是年蜀亡，後人因以「坐游燕污亂亡國」之罪加之於二女。亡國後，

二女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其一爲徐匡璋女，後蜀孟昶的妃子，就是著名宮詞百首的作者，也就是本節最要介紹的花藥夫人。

聰明與美麗似乎做了名女的必備條件，而且也奇怪，這兩者好似影之於形，總是賦予在一個人的身上。除了西施王嬙之外，花藥夫人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位聰明美麗的傑出女子。她的這個富有詩意的名號，已把她的真名掩沒。這個名號是孟昶給她題的；古來都以花來比美麗女子的面貌，但夫人的美麗，花尚不足比擬，故題曰「花蕊」，以比花蕊之翾輕。又升號慧妃，以表顯她慧聰的性格。孟昶非常寵愛她，一日大熱，二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賦玉樓春云：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或作繡簾一點月）窺人，倚枕釵橫雲鬢亂。起來（或作三更）庭（或作瓊）戶啓（或作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或作不道）流年暗中換。

此詞或以爲夫人作，或以爲孟昶作，後來蘇東坡把他改作洞仙歌，更流膾人口。



夫人的作品，特別好的是她的宮詞。唐詩人王建也有宮詞，也很著名；不過是宮外的模寫，頗多揣測之詞。夫人身居宮中，親嘗一切，信筆拈來，都成信史。文辭很流麗清新，沒有晚唐詩人綺麗的習氣。下面是幾首較好的：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濕羅衣。

廚盤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夫人所作詞，除前引的亦稱爲孟昶所作的玉樓春外，只有醜奴兒半闋。乾德三年（九六五）

宋師平蜀，夫人隨孟昶入汴，道經葭萌驛，在驛壁題醜奴兒云：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有人續之云：

……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到汴後，夫人被召入宮，昶遂遇害。相傳宋太祖曾以蜀亡之故問夫人，夫人答詩云：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再（或作更亦作並）無一個是男兒。

蜀亡時，尚有精兵十四萬，而宋師平蜀，只有兵三萬，所以夫人言下尚有所不甘。夫人入宮後，太祖也非常寵愛她。但是夫人不是得新忘舊的薄倖人，她的身子雖遭蹂躪，可是蹂躪不到她一棵真實的心。孟昶被殺，使她十分痛心，惟悵悵不敢言。孟昶是個文雅的美丈夫，且解吟詠，平日此唱彼和，夫婦間何等靜好！太祖是個武夫，不懂得什麼溫存，他也曾作過什麼詩，可是粗豪不通，他只提得起三尺龍泉，而拿不動三寸毛翰。這樣，愈使她憧憬於往昔的溫柔舊夢了！在百無聊賴，情不能已的時候，辛虧她會繪畫，遂畫了一幅孟昶的像，朝夕奉侍，以寄悲情。有一天給太祖看見了，她詭稱乃張仙，祝

之可多子，乃被她瞞過。

她這時已是插在主人几上的瓶花，憑了秀色的誘惑，得到主人的任意愛憐；一旦花容憔悴，不堪玩拱，便要爲主人棄之如弊屣，不稍留戀！年華似逝水的過去了，她的生命也隨之終結，終結時的情形，和她心愛的丈夫一般不幸。大概此時她的顏色，已不如往日的艷麗的緣故，爲輸入蠶室，尤悲憂抑鬱，不忘故君，卒以罪賜死。但考鐵圍山叢談所載，她的結果，與此不同。說：夫人入宮後，太祖爲所惑，「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數諫太祖，總不忍去。一天，太祖行獵苑中，夫人亦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夫人，一箭射死。所謂造毒，大概是指金蠶毒，此法本始於蜀，夫人或亦習爲之。她死的罪名，或卽爲此。惟爲太宗所射死一節，恐卽因太宗曾射死李煜妃而誤。

原來妃爲閩人王某之女，後歸南唐李煜。煜降宋，妃亦入宮，爲太祖所嬖，號爲小花蕊。可見她也是非常的美麗。一天，遊苑中，太祖使她奉晉王（卽太宗）酒，晉王故意不

飲，說：「必得夫人手摘一朵花來才飲。」太祖便命她去摘花，剛走到樹下，晉王便從後一箭射去，卒被射死。爲了自己的妒意呢，還是真的替他哥哥前程着想？我們可不要去問他。總之，太宗射死花蕊，確有其事，不過射死的是小花蕊，決不是這裏所說的花蕊夫人，我們可以不用懷疑了。

或以爲夫人姓費，蜀之青城人；宮詞原作，當時所傳，只有三十二首（或以爲二十八首）較爲可信，其餘的都是後人要集滿百首，雜拉硬湊，故連唐人詩亦被收入內。果然，好詩都在三十二首內。其餘的詩也有好的，可是詩雖好，儘有不像宮詞的也被湊入了。

五代女性文學，多出蜀中。前蜀徐太后徐太妃的略史已見前，茲錄她們的作品若干首於后：

千尋綠嶂夾溪流，登眺因知海（一作衆）岳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茵橫翦翠峯齊。  
步黏苔蘚龍橋滑，日閉烟蘿（一作巒）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

（徐太后元都觀）

聖燈千萬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徐太妃三學山夜看燈）

翠驛江亭近玉亭，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太妃）

（禱青城山回）

李舜弦，梓州人，李珣的妹妹。珣很有文才，尤工詩詞。王衍納舜弦爲昭儀，有

隨駕游青城詩云：

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塵埃物象閑。只恐西追王母宴，却憂難得到人間。

李玉簫，亦王衍宮人，有宮詞云：

鴛鴦瓦上瞥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我王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

黃崇嘏，臨邛人，自幼作男子裝，人都不知道她是女子。及長，以詩謁蜀相周庠，

庠薦攝府掾事，很明敏有幹才。庠頗愛重，欲妻以女，她不得已上詩云：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

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

庠詢其詳，乃知爲黃使君的女兒，尙未適人，深爲驚嘆。後歸家，與老嫗同居終其身。一代奇女子，就此埋沒在故鄉，誰都覺得可惜呢！

本節參考書，——

蔡條：鐵圍山叢談

吳曾：能改齋漫錄

蔡棻之：碧湖雜記

吳之振：宋詩鈔

褚人穫：堅瓠廣集

## 第五章 兩宋詞人

### 一 詞的來源

詞，一名詩餘，又名長短句，本是樂府的變體。他的源流，如在詩藪和文體明辨裏所說：

樂府之體，古凡三變。漢魏古詩，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詩藪)

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文體明辨)

那麼詞雖是古樂府的流別，却是直接從唐代的絕句生出來的。因為漢魏的樂府漸漸亡失，所以唐人專以絕句爲歌。在絕句的歌法裏所用的和聲，散聲，偷聲等，就是詞的所由起。絕句是五七言四句的短章，很整齊的，因而少變化，乏興味。所以在實際唱歌的時候，在一句的中間偷去一字或填入一字，或於句間句尾加以和聲或散聲，使成爲長句，以此調節抑揚緩急的調子。所以如其聲的含蓄，或伸張而按譜以填字的，就是詞了。朱子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後人怕失却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雨村曲話)

這一說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

依現成的曲拍，作爲歌詞，這叫做填詞。凡填詞有三個動機：

1. 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此調因此更容易流行。
2. 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於



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3. 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爲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詞的興起，大概是完全出於前兩種動機的，最末一種，乃是宋及宋以後的事。然也由此走入死亡的路了。

有意填詞，始於中唐。中唐以前並非沒有人寫作，不過不名爲詞，而出之於無意中罷了。在女性作品中，隋宮人侯夫人的看梅詩，後人更名一點春，作爲詞調之一。原作共有兩首，今錄其一，云：

砌雲消無日，卷簾時自鬢。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唐貴妃楊玉環的贈張雲容舞一詩，後人更名阿那曲，亦爲詞調之一。詞云：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下乍搖風，嫵柳池塘初拂水。

妓女劉采春，以善唱望夫歌顯名。望夫歌卽囉唸曲詞，共有五首，今錄其一云：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起 五代陳金鳳，閩王 鱗之后，本爲鱗父審知的婢女，鱗非常寵愛她，立以爲后。有樂游山云：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蜀妃花蕊夫人，有玉樓春詞，或以爲孟昶所作，又有醜奴兒詞半闕。玉樓春云：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倚枕欽橫雲鬢亂。起來  
庭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醜奴兒半闕云：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入宋以後，女詞人遂多，惟大都在南渡前後。北宋時，在北方的遼國，倒出了蕭皇后那樣的一位女詞人，也算奇異。宋代女詞人以地位著名的，有魏夫人與孫夫人；以作

品著名的，有李清照，朱淑真，吳淑姬，張玉嬪，被稱爲四大詞家。其他尚多，正和唐詩人一樣，作者各階級的人都有。

管道昇是宋末元初人，她却做了有宋一代女詞人的殿軍。實在她所作漁父詞已屬強弩之末，遠不如她給趙孟頫我儂詞來得清麗有新意。這正因我儂詞是自由的小曲，而漁父詞是有一定格調的詞令啊！

詞到元代，遂演化而成散曲。

### 本節參考書，——

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胡適：詞的起源

萬樹：詞律

## 二 蕭皇后（一〇四〇——一〇七五）

遼國文學，素無可稱。又因遼主禁止彼國文書流入中土，故在當時已絕少流布。女性作者，如蕭皇后，如蕭文妃，她們的作品都傲倖遺留至今，不可不奉爲稀世的珍寶。而蕭皇后的因文字而起冤獄，含冤莫白，我們生在數千年後，言之尙爲之髮指！她不但是一位遼國空絕的文學家，又是遼國宮闈大悲劇的主人翁，她的自身的歷史，就是一篇哀豔酸苦生動淒惻的文學故事。

皇后是欽哀皇后弟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的少女。母親邪律氏，夜夢月亮墜於懷中，後來又東升，光耀照爛，不可仰視，升至中天，忽爲天狗所食，大驚而寤，遂生皇后。時爲重熙九年（一〇四〇）五月五日。姿容端麗，爲蕭氏諸女子冠，能歌詩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人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道宗在青宮，慕后賢淑，聘納爲

妃。及道宗卽位，於清甯元年（一〇五五）十二月冊爲皇后，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中吹到后坐褥前，上有「三十六」三字。皇后就問：「此是何意？」左右回答道：「這是天書，命可敦（卽皇后）領袖三十六宮的意思。」她乃大喜。宮中爲之語云：

孤穩（華言玉）壓帕女古（金）鞞，菩薩喚作耨幹（后土）麼（母）。

二年八月，道宗獵秋山，皇后率妃嬪從行，到伏虎林，命皇后賦詩。皇后應聲道：

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

道宗大喜，出示羣臣道：「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明日，道宗親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他說道：「朕射得此虎，才可不媿后詩！」果然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年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佑皇帝，皇后曰懿德皇后。

三年秋，道宗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皇后亦應制屬和。明年，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妃流目送媚，極盡趨奉。皇后對她說道：「貴家婦宜莊以臨下，何必如此！」妃歸，罵重元說：「汝若有志，當除此恥，笞撻此婢！」於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

於九年七月，乘駕在藥水，起兵作亂。但不久兵潰，父子伏誅。討平此次亂事，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有大功，遂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顯赫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及咸隆初，皇太子濬册爲太子，乙辛遂決計乘間圖陷。皇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遼國風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道宗亦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谷邃林，扈從求之不得。皇后頗以爲患，上疏痛諫。道宗面上雖嘉納，心裏却很厭煩，所以到咸雍之末，便不很和皇后親近。皇后因此作回心院詞，被之弦管，以寓望幸之意。詞云：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堦面。掃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

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燕薰鑪，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體香徹膚。燕薰鑪，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都不能奏演此曲，只有伶官趙惟一能奏演。有宮婢單登，本是重元家婢，也善於彈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皇后不知她的本事。皇后乃召她來，和她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皇后。單登始媿服。有時道宗召登彈箏，皇后諫道：「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值外別院，登更怨皇后。單登有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時方與耶律乙辛狎暱，登每向清子誣皇后與惟一淫通，盡爲乙辛所知。乙辛正欲害皇后，聞知此事，恰中心懷，猶恐不能證實，乃請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十香詞不知出於何人手筆，的確淫艷非常，也可算得傑作。詞云：

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  
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曾採取，尤比檀酥香。  
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  
蟾蜍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湯香。  
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  
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  
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  
鳳韉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  
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  
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

十香詞成，乙辛乃陰使清子使單登乞皇后手書。其時登雖外直，仍常得見皇后，乃詭言  
道：「此乃宋國忒里蹇（皇后）所作，若更得皇后御書，便稱雙絕。」皇后取讀，頗爲贊



美，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

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

登旣得皇后手書，持出與清子道：「老婢淫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可見白練掛她的粉脰了！」乙辛遂構詞命單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佞官趙唯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是年爲太康元年。乙辛卽據以密奏。原奏寫趙唯一與皇后私通情形，備極嫖褻。道宗得奏大怒，卽召皇后對詰。皇后痛哭轉辯，說道：「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道宗出十香詞，道：「此汝親手所書，再有什麼話說？」皇后道：「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從單登處得來，就寫來賞賜她。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蠶辭？」道宗道：「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鞵』，亦非汝所著而爲宋國服耶？」道宗怒甚，以鐵骨朵擊皇后，皇后幾殞；遂命張孝傑與乙辛窮治其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鞠訊，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具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書請反案，不聽，遂具獄上奏。此時道宗

忽躊躇起來，指紙後懷古詩道：「這是皇后罵飛燕的詩，如何再會作十香詞？」孝傑進奏道：「此正乃皇后懷趙惟一所作。」道宗問故。孝傑道：「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正包着趙惟一三字。」道宗意遂決，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命，救皇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都披髮流涕，求代母死。道宗道：「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有何面目覲然南面乎！」皇后乞更面一言而死，亦不許。乃作絕命詞云：

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啓耀。雖疊纍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豐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回照兮白日。甯庶女兮多慚，遇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今安極。知我生兮必死，又焉爰兮旦夕。

遂閉宮以自練自經，時年三十有六。聞者莫不稱冤。道宗怒猶未解，命裸屍以葦席裹還

她家。皇太子投地大喊道：「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明年，遂亦爲乙辛搆辭陷死！

這椿暗無天日的冤案，在當時竟不聲不響的就過去了。直到大安二年（一〇八六），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中央，竟誅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人心爲之大快。時有涿州人王鼎，將此案經過詳細情形，著焚椒錄一書，所有一切詩詞奏疏，無不備載。他以爲皇后所以取禍的原因有三：爲好音樂，能詩，善書。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不致被誣爲皇后所作。此仍不免苛責女子，而爲男子卸罪，不能謂爲持平之論。至於懷古一詩的巧合，諉之爲「天實爲之」，則除了此外也正無他辭可解，我們可不必嗤之爲迷信了。

現在北京瓊華島尚有皇后妝洗樓舊址，清代大詞人朱彝尊填臺城路詞詠之云：

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艸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滿紅，影蛾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阜羅髻。春城幾番士女，縱

嬉遊元夕，沙界烟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同時大詞人陳維崧納蘭性德等亦有填詞，辭尤不勝備錄。

本節參考書，——

王鼎：焚椒錄

周春：遼詩話

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

戴璐：藤陰雜記

### 三 李清照（一〇八二——一一四一以後）

當我涉筆要寫我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女文學家李清照而翻讀她的身世和作品的時候，使我忍不住感情的迸裂，屢屢爲之擲筆長歎。這樣拙劣又是這樣枯索的我的筆鋒，不知怎樣的去寫，才能將我們這位出落得異樣偉大的女文學家的豐腴的生命和她的超越的天才，整個地活躍而迫真地表現出來！我幾不相信自己有去嘗試的大膽！

一〇八二年（宋神宗元豐五年），清照誕生於歷城西南的柳絮泉上。父親名格非，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孫女，他們倆在當時都有很好的文名。山川靈秀所鍾，遺傳稟賦之厚，又加上文學的家庭教養的陶冶和薰育，使她的文藝創造的慧根，早已在她幼小的時候深深種下。光陰似逝水般的飛馳。當她二十歲（宋史作年十八，此據她自作的金石錄後序）的那年，便脫離了她的處女時代，和太學生諸城趙明誠結婚。她倆的結合，在素持定命論的中國文

人的筆下，又煊染得額外有聲有色：

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

「詞女之夫」也。』（易安居士事輯引鄭媛記）

挺之是明誠的父親，那時正做吏部侍郎，格非正做禮部員外郎，兩親家正都在顯赫的時候。所以他們結縭之後，生活很是豐腴，閨中又是靜好無猜。由她早年所作的詞裏，很可看出她初婚的情致和意緒：

絳綃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幮枕簟涼。」（采桑子）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浣溪紗）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

這是她一生活最幸福的時代。她嘗自稱易安居士，所以後人都稱她做李易安。

結褵未久，明誠遽爾出遊，這自然是難割難捨的分別。她有一首極有名的善寫相

思的一翦梅，便是她在這時候寫在錦帕上送給明誠的。她又曾填醉花陰詞函寄明誠。明

誠思勝之，謝絕一切，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把清照所作，抄雜一起，請友人陸德夫月旦。德夫玩誦再三，說：「有二句絕佳。」問：「那三句？」德夫說：「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三句剛巧是清照作的，明誠終未能勝她。這首詞的全文，是：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櫺，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結縵後二年，明誠亦出仕。其時挺之升擢宰相，竭力排斥元祐黨人，格非因黨籍被罷官。清照上詩挺之，有「何況人間父子情」句。這兩個兒女親家，因了政見不同，不能顧全平日交情，使子女哀愁，委實令人惋悵！明誠本有金石的好嗜好，時常質衣買碑文，夫婦相對展玩，自謂是「葛天氏之民」。這時，在館閣的親舊，多藏有世所罕見的古籍，他倆儘量的借來鈔寫。又常典衣質物，購買古今名人的書畫及三代的古器。記得有一次，有人拿着徐熙的牡丹圖，要賣錢二十萬，他們已經承受了，但因為沒有錢，只好

退還去。爲了這件事，夫婦倆相向惋悵者數日。

宋是詞的黃金時代，柳永、秦觀、蘇軾、歐陽修、晏殊……等都是時一的檣柱。你看，清照對之作何批評呢？

……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鷹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蒼溪漁隱叢話）

一代詞人，俱在言下，她的大膽卓識可見。由此，可知她的文藝的來源，決不是薰染先



代的遺傳和影像，而自有她「憂然獨造」的鮮燦的新的生命！

此後十年，明誠屏居鄉里，家計稍裕，不似往日的須典質市物；後又連守青州萊州兩郡，盡他所有的俸給，來滿足他的嗜好——考證金石書畫，著金石錄三十卷。這是他們倆最快樂的時代，自以爲「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金石錄之成，明誠得清照之助最多，清照在金石錄後序裏寫他們這時的生活道：

……每獲一書，卽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摩玩舒卷，指擗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既富，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這是何等豐潤而有味的夫婦生活！從結婚至今二十餘年，可算是清照的黃金時代。令今

目的吾們追想他們倆當時的情況，不禁也要爲之徘徊低首。

不知是自然的美意還是歹意，當她消失了她的青春的花朵以後，甜密的生涯，逐漸成爲過往的迴憶。文藝本是苦悶的象徵，無論那位大文學家都掙脫不出這個天然的牢籠。所以她的不幸的生涯，不但增濃了她的辛楚的情緒，又引起她纏綿的追想，擴大了她的作品的多方面的意境。當她四十六歲的那年，明誠奔母喪至金陵，「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尙十五，」收藏之富，可以想見。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又將她們豫備於明年遷載南來的十餘屋藏書燒燬了。使她只有苦笑。

從此以後，明媚的故鄉已成爲羶騷的異域，時常逗起她的鄉愁；皇室南渡之後，更使她懷戀故都，悒鬱現於辭什。南來后，明誠曾在江甯做了七個月官，就被罷免。清波

雜志載：

在江甯日，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簑，循城遠覽，得句必邀廣和，明誠苦之。

在這一段記載裏，她使他丈夫怎樣的狠狽？香閨中的膩友，在書房中却變爲畏友，她偏有此閒情逸致。明誠罷官後，他們想到江西去住家，雇船上駛，已到池陽，明誠忽又被旨召知湖州。她遂留居池陽，明誠從陸路隻身赴任。臨別的那一天，明誠捨舟登岸，一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清照看這神情，不覺惡心，誰知明誠此去，果不生還了。她因呼問：「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明誠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或作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忽忘也。」這幾句話，好像遺囑一般了。遂馳馬去。後來果然在途中受了暑，到行在時，就害病了。清照聞訊，急解舟東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病已危。這是蕭瑟的深秋，明誠最后的握別清照了。嗚呼！「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我們讀了清照的祭天文，誰能忍住他涔涔的酸淚呢！明誠死時，尚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二千卷，爲清照送往洪州；這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

從此清照是永遠的孤侶了。一生心血，既盡付東流，悲痛餘生，又屢遭變亂。在建康既染沉疴，爲「玉壺」事又幾置身牢獄。悲憤之餘，她此時已無家可歸，只好往台州依其弟。適台州亂，守官已遁，乃泛海由章安至越州，復至衢州。其後，又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台。時清照年已五十三，與弟李迥卜居金華。風霜憂患之餘，在她老年的作品裏，如：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

很深惋的唱出往事的哀吟。清人謝啓昆有詩曰：

風鬟尚怯胥江冷，雨泣應含杞婦悲。回首靜治堂舊事，翻茶校帖最相思。

晚境淒涼，往事又不堪追想，此后的清照，便是這樣終她殘年了呢！不知她是否終老於金華，不知她是不是還要在別處漂流？我們臨風懷想，何處去弔她的孤墳呢！

只因她生性勇於批評，并雜諷譏，故恨她的人很多，於是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根據鄙惡小說之言，就說他改嫁張汝舟了。後來又不堪張之虐待，和張離婚，作有離婚啓，因比其事爲定案。但清照的歷史，據上面所述看來，她四十九歲時死了丈夫，後卽依弟以居，生活很恬靜，怎樣會有改嫁的事呢？齊東野語說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疎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繁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那末宜乎此書慣作假話。可是因爲清照名聲太大，惹人注意，其改嫁之說，遂愈傳愈確。直至清代俞正燮，替她編排事實，作易安居士事輯，辨無其事。李慈銘又作輯補，事始大白。改嫁原不是醜事，然而她沒有改嫁，誣之爲改嫁，豈非大不平麼？

清照改嫁之說是從何發生的呢？趙明誠從池陽到行在的時候，學士張飛卿（卽汝舟）以玉壺示明誠，相語久之，仍攜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遂列以上聞，有人說趙張皆當置獄。那時明誠已死，清照方大病，僅存喘息。聞玉壺事大懼，盡以其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州。時中書舍人綦崇禮爲趙明誠辨護，事乃得白。易安因爲與綦有舊親情，這回又極得其幫助，因作啓謝之，曰：

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投進家器，曰抵雀捐金……

繫年要錄卻謂清照既改嫁張汝舟，不睦請離，是綦崇禮爲之處理的。後來清照有謝綦的信，就把上面的啓改了。改曰：

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駟僮之下才。……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

據李慈銘說：也許張汝舟妻亦姓李，或竟是清照一家，與夫不咸，訟訐離異。或者也嫻於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凌毆擊之事。她告其夫「妄增舉數」時，亦必牽及閨門乖忤，自求離絕。後人因其適皆李姓，遂牽合到清照了。這論據很有道理。此外證據尚多，今述其最重要的三個如次：

1. 李慈銘指出繫年要錄所載張汝舟妻李氏告她的丈夫「妄增舉數」，在紹興二年九月朔。而清照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十月朔，尚自稱「易安室」，「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婺婦，忽在張氏訟其夫」之理？

2. 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二）五月十三日，綦崇禮堦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清照年已六十，伋稱之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理張汝舟婚事，伋是他的親壻，還有不知道的嗎？

3. 淳佑元年（一二四一）張端義作貴耳集，尚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則清照之以寡婦終無疑。

其實改嫁在當時都視作平常的事，像范文正公之母謝氏，改適朱氏，程明道的子婦亦改嫁，不一而足。造此以誣清照，殊亦太無意思了。

清照生年，依各家所載推算，都爲公元一〇八二年。獨胡適以爲是一〇八一年，因此以她出嫁那年爲二十一歲（見胡適詞選所附小傳），不知何據。

以下再略論她的文藝的內容。

生活的活躍，正是文藝的泉源。她雖然是「名門閨女」，雖屬「貴族婦人」，但終她的一生，都在和生活相激盪，躍動生命的高潮。青春的歡娛，少女的情懷，她倆的藝術生活，不久便如夢地飛去了；而新婚的慘別，故鄉的眷念，生父之罷免，舊都的傾陷，處處都刺激她無窮的哀感。至於愛人之遽逝，家產之蕩失，書籍金石之全部焚燬與散失，病軀呻吟，無人慰侍；輾轉千里，倚恃弱弟；這樣的晚境，自然產生繁複的文學內容，不但是鎮日長坐閨門的少婦所能比擬，也不是那「淺斟低酌」「風流自賞」的名士生活所能企及。而且她足跡所至：北地是她的故鄉，是她少年時代躑躅之所，晚年更走遍了大江南北。一朶花的開落，一江水的流逝，燕雁的飛翔，風雨的飄拂，都成了她寄愁托感的寶貴材料。再加上她文學的天才，藝術的技巧，怎麼不會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來呢？

因為生活和環境的幻變，把她整個的人生截成兩片不同的染色，以她四十六歲那年



爲界域。在前期，那是童年的憧憬，是少女的情懷，是初戀的生活；在後期，那是奔馳的孤苦，是孀居的淒涼，是頹喪的晚境。前者是喜劇，後者是悲劇。所以在她的作品裏面，也顯然劃成這一道鴻溝：如「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眼波才動被人猜，「是何等的妖豔！而「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又是何等的淒涼！

清照不但善於作詞，詩與四六亦所擅長，朱文公所謂「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恐怕不是贊美她的詞而說的。雖然魏夫人亦善作詞，但我們不能決定她必不擅長於作文。清照又能書能畫，她曾將白樂天的琵琶行，圖而書之，還有她畫的墨竹和她自書所作一剪梅詞，後人都奉爲鴻寶。她又創造一種遊戲，名曰「打馬」，曾著打馬賦一卷，說明這種遊戲的方法。多才多藝，集於一身，宜乎她的盛名，歷數百年而未朽了！

她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說：「後人集易安所作，爲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

但現在所流傳的，不過薄薄的不滿三十首的一卷漱玉詞罷了，并且還都是從別書中摘出的。其他詩文，散見於各家雜記詩話詩文選總集裏的尚很多，謝无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第三編中幾乎徵引完全，歡喜讀她詩文的人儘可取以鑑賞。下面，是她的比較爲人所時常稱引的幾首佳詞，但前面已經引及的，這裏不再重引：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鳳凰臺上憶吹簫）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梨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如夢令）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

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添字采桑子）

喚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

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

弄。（蝶戀花）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一翦梅）

到了清朝，大詩人漁洋山人王士正和漱玉詞，有一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一句，盛傳京都，遂號爲「王桐花」。流風餘韻，雖在數百年後，却使我們的偉大的女詞人增色不

少。

本節參考書，——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胡雲翼：宋詞研究

俞正燮：癸巳類稿

徐鉉：詞苑叢談

況周頤：漱玉詞箋

####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

宋代是詞的黃金時代，無論是貴族婦女，平常女性，能夠作詞的很多。貴族婦女中最享盛名的，當推曾布妻魏夫人。講道學的朱熹也說：宋婦人能文者，惟有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可謂推重之至。但是她的身世已不能詳考，所有作品今僅存詩一首，詞數闕。她是襄陽人，曾封魯國夫人。她的丈夫曾布，字子宣，是唐宋八大古文家之一曾鞏的弟弟，累居大官，徽宗卽位（一一〇一），拜右僕射，後與蔡京不睦而罷。由此以推，她大概是北宋末的人，高宗南渡時，她不是已經逝世，便是已近耄耋的老婦，所以在她作品中，沒有一些悲傷亂離的痕跡。她也善作婉麗的艷詞，如江神子及菩薩蠻云：

別郎容易見郎難，幾何般？懶臨鸞，憔悴容儀，陡覺縷衣寬。門外紅梅將謝也，誰信道，不曾看？曉妝樓上望長安，怯輕寒。莫憑闌，嫌怕東風，吹恨上眉

端。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閑！（江神子）

紅樓斜倚連溪曲，樓前溪水凝寒玉。蕩漾木蘭船，船中人少年。荷花嬌欲語，

笑入鴛鴦浦。波上暝烟低，菱歌月下歸。（菩薩蠻）

她的詞，所寫的十九是離愁別恨。這是一般少婦共有的心情，但別人都鬱悒不宜，她却憑了她的文藝天才，一無遮掩的寫了出來。她是一位貴族夫人，衣食住都沒有什麼不足，所欠的只是感情上的不足。遠別의 丈夫是位溫柔的才子，愈使她自傷孤寂，所以她的詞，自有她特殊的鮮躍的生命。不過生命的花圈，比較平常人狹隘些罷了。下面再錄引幾首：

小院無人簾半卷，獨自倚闌時。寬盡春來金縷衣，憔悴有誰知？玉人近日音書少，應是怨來遲。夢裏長安早晚歸，和泪立斜暉。（武陵春）

落花飛絮，杳杳天涯人甚處。欲寄相思，春盡衡陽鴈漸稀。離腸泪眼，腸斷泪

痕流不斷。明月西樓，一曲欄干一倍愁。（減字木蘭花）

雨後曉寒輕，花外曉鶯啼歇；愁聽隔溪殘漏，正一聲淒咽。不堪西望去程賒，離腸萬回結，不似海棠花下，按涼州時節。（好事近）

孫夫人，名道綯，號沖虛居士，是黃銖的母親。年三十歲喪夫，生平所作文章詩辭很多，晚年遭回祿，燬焚無餘。黃銖替她搜訪，只得到詞數首，曾於紹興三年（一一三三）替她作序。其時她已逝世。她的時代，大約較後於魏夫人。所作南鄉子及清平調，後人譽爲可與李清照相頡頏：

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擲，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南鄉子）  
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熏爐烟霧，騰騰扶上金釵。（清平樂）

她的醉思仙是悼亡之作。女子悼亡之作本來很少，這首詞又能極慘黯淒涼之致，并錄於後：

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蕤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醉思仙）

云：又有一位孫夫人，她是秀州人鄭文之妻。鄭文肄業太學，夫人寄以憶秦娥詞。詞

花深深，一鈎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閑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而今。

此詞一時傳播都下，酒樓妓館，都拿來譜入絃管彈唱。這二位女作家因為同以「孫夫人」名字著名，所以她們的著作在各選本中時常彼此誤入。下面一首風中柳，有的書中便以爲孫道絢所作：

銷減芳容，端的爲郎煩惱，鬢慵梳宮妝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



還休道。利鎖名韁，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蟾枝高折，願從今須早。莫辜負鳳幃人老。

天聖中（一〇二三——一〇三一），有盧姓女子，父爲縣令。她從父到漢州回來，在泥溪驛壁上，題蝶戀花一闋，云：

蜀道青天煙霧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鞞烏雲膩。

綬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妝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舒氏，王彥齡之妻，夫婦都善詞曲。舒氏的父親是武人，彥齡時常對他失禮，大怒，邀舒氏歸寧，竟至離絕！舒氏在父家，偶獨行池上，懷念她的丈夫，作點絳脣一闋：

獨自臨池，悶來強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卻年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

建陽人阮逸女亦能詞。逸字天隱，天聖進士，景祐初（一〇三四）知杭州，後遷屯田員

外郎。阮女所作，今僅存花心動及魚游春水（或作失名作）兩詞：

仙苑春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輕煖輕寒，漸近賞花時節。柳搖臺榭東風軟，簾櫳靜幽禽調舌。斷魂遠，閒尋翠徑，頓成愁結。此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寸心空切！強整繡衾，獨掩朱扉，枕簟爲誰鋪設？夜長更漏傳聲遠，紗窗映銀缸明滅。夢回處，梅梢半籠淡月。（花心動）

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魚游春水）

延安夫人，是丞相蘇子容的妹妹。現存的幾首詞，都是她寄給她的姊妹的：

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銷，玉樓空，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眼淚，出重城，隔溪羌笛聲。（更漏子——寄季玉妹）

一夜東風穿繡戶，融融暖應佳時。春來何處最先知？平明堤上柳，染遍鬱金枝。  
姊妹遊來時節近，今朝應怨來遲！憑誰說與到家期？玉釵頭上勝，留待遠人

歸。（臨江山——寄季順妹）

淚濕征衣脂粉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

遠。（蝶戀花——寄姊妹）

鄭意娘，楊思厚之妻，爲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不辱而死。有好事近云：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清血！何處最堪腸斷？是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  
誰解此情切？無計可同歸雁，赴江南春色！

慕容崑卿妻，姑蘇人，不知姓氏，作有浣溪沙云：

滿目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  
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

徐君寶妻，岳州人，被掠至杭，居韓蘄王府。主者欲犯她，她哀告道：「俟祭先夫，然後爲君婦。」主者許可。乃焚香再拜，題詞於壁，投池中死。詞云：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

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滿庭芳）

這個主者如果是韓蘄王自己，那麼可見韓亦是軍閥一流人物了！

陸放翁到蜀去，宿一驛中，見有題壁詩，乃驛卒的女兒所作，遂納爲妾。半年後，爲夫人所逐，乃賦詞作別。此夫人不知是否爲唐夫人，若是，更可見他倆愛情之篤了。

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生查子）

戴復古未遇時，游江西武寧，有富翁愛他的文才，以女嫁他。三年後，欲歸浙江，

乃言家已有妻。富翁大怒，女反委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夫別，贈以詞，遂投江而死。詞云：

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情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

杯酒，澆奴墳上土。

（碎花箋）

復古字式之，天台人，曾居陸放翁之門，著有石屏集。

范仲脗妻，不知何地人，因她的丈夫久不歸家，作伊川令寄之云：

西風昨夜穿簾幕，閨院添蕭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春光過却。人情音信難托，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

李清照的女弟子韓玉文（或作韓玉），杭州人，或云本秦人，避亂來杭，嫁林子安。子安得官，爽約不來迎，她乃自己去尋找。不知後來曾否會見。今傳有她所作詞兩首，都是她不幸生活的反照：

開院落，誤了清明約。杏花雨過胭脂綽，緊了秋千索。鬪了人歸，朱門悄掩，梨花寂寞。書滿紙，恨憑誰托，纔封了，又揉却。知他何處貪歡樂，引得我心兒惡！怎生全不思量著，那人人情薄？（且坐令）

莫把團扇雙鸞隔，要看玉溪頭，春風客。妙將風格蕭閒，翠羅金縷瘦宜窄。轉面兩眉攢，青衫色。到此月想精神，花生秀質，待與不清狂，如何得？奈他難駐朝雲，易成春夢，恨又積！送上七香車，春草碧。（番槍子）

胡與可，號惠齋居士，與易安居士齊名。父晉臣，丈夫黃由都是吳人，官亦皆至尚書。她自幼俊敏強記，工詩詞，尤精琴，弈，書，畫。相傳她在家時，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花一枝，題百字令其上云：

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藉。几案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蹟。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蕊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

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黃由帥蜀，她亦隨行。她死後，也和易安一樣，曾受人家的污蔑。事情是：趙師霁知臨安府時，浼人作西湖放生池記。與可首摘其用典謬誤，因為無名子作詞以嘲。趙大恨。適逢她身故，其婢因竊物被捕送府，趙乃鞠令此婢指言主母平時與弈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自與。日新因處黥罪，黃由也以「帷薄不修」去國遠謫。

### 本節參考書，——

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曾慥：樂府雅詞

徐鉉：詞苑叢談

趙世杰：歷代女子文集

## 五 吳淑姬

湖州是浙江著名的富庶之地，舊府治就是現在的吳興縣。東蒼出天目山之陽，西蒼由天目山之陰，湯湯東來，在城中交會，由此流入太湖。相傳溪上夾岸多茗花，秋風一起，落花飄散水上，如棉如雪，故名茗溪。「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在這樣一個富有詩意的佳地，如果沒有女文學家產生，豈不孤負了天然配置呢！好了，生長在這裏的女文學家，在唐代有徐惠與李冶，宋代有陽春白雪詞的作者吳淑姬，這兩人都都是女性文學史上傑出的人物，可以無須我們爲之惋惜了。

陽春白雪詞共有五卷，現存只有三首，南宋詞人黃昇贊許爲「佳處不減李易安」的佳作，流傳給我們的只有這一些，委實令人惆悵。不但此也，作者的歷史，除了黃昇說她是「女流中慧黠者」，中國婦女文學史及中國人名大辭典都說她嫁給士人楊子治外，



其他都不可考，而且連她是什麼地方人也沒有說出。如其黃昇不把她的詞編入專收五代北宋人詞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內，吾們決計不會知道她是北宋人，或是生於北宋而沒於南渡以後的人。如其他僅存的三首詞裏沒有惜分飛那一首詞，或惜分飛詞中沒有一斷腸遙指茗溪路」那一句詞，吾們也決計不會知道她是吳興人，或是和吳興有密切的關係的人。

但是，我們從什麼地方竟斷定她是吳興人呢？單從「斷腸遙指茗溪路」那句詞，至多只能疑心她是吳興人而不能遽據以斷定。我們應該另外再有佐證。我們另外的佐證是南宋人洪邁的夷堅支志庚集卷十所載：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自待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卽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

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

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  
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

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

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

在這段記載裏，有和他書所載矛盾的地方，就是她的丈夫姓周而不是姓楊。不過我們要曉得，她的丈夫是誰，在當時的人已不敢確定。我們只要看唐宋諸賢絕妙詞選所載女作家的詞，編者黃昇在魏夫人的名字下注道：「曾子宣丞相之內子」，在李易安的名字下注道：「趙明誠之妻」，獨於吳淑姬的名字下加以「女流中慧黠者」的考語而不注明是誰人之妻，可見她的丈夫是誰，在當時已成疑問。「女流中慧黠者」，在其他名字下都不加考語的同書裏，獨獨另外注此六字，而下面接着又贊許她「佳處不減李易安」，已流露

出編者對於原作者惋惜的心情來。我們再細嚼「慧黠」二字的意味，參之以夷堅志所載的事實，我們便可恍然於她們的是一是二了。橫豎我們所着重者是作者自己的身世，她的丈夫究竟姓甚名誰，知道了也不會增高她文學的價值，不知道也不會降低她詞人的聲譽。我們可以不必再去尋根覓柢。

總之，茗溪得名的由來，就可以做我們這位女詞人吳淑姬身世的象徵。她也有和他女性一般的快樂的黃金般的童年時代。天生成她美麗的容姿，藝術的天才，貧苦的環境，似已預兆她將來的不幸的命運。一俟她由垂髫的孩童，變成盈盈的少女，正似潔白的茗花，開始在溪流裏輕飄低拂。你說她是低賤呢，她有慧素的心性，她有創作的天才。當她是高尙呢，沾泥的絮總不及未沾泥的潔白，墮溷之花也永遠滌不去她沾染的污穢。既然到了秋天，花已經從枝頭飄下，我們也無法挽回。她的飄落的生活，或許因引起了我們的同情，反增濃了欣賞她作品的心情，添加了追尋她身世的興趣。因為她頗有才名，就引動當時一般男性的追逐。他們的賞識她，並不為她是一個天才的作家，而是

可以做他們的風雅的玩物。於是，她受了誘惑性的獎導，開始她的和男子們此唱彼和的風流生活。爲了她款待或有偏過，引起他人的嫉妬，就加上以「賣淫」的罪名，被告發而捉將官裏去。以後的遭遇，或盡如夷堅支志所載。最後，因爲她是被「正人君子」視爲蕩婦淫娃，又掙不過金錢的屈服，只好賣給人家做妾。從此便永遠成爲「禁樹」呢，或許命運還不讓她安定而再過飄泊的生活？那我們就無從知曉了。

「世間尤物難留連，彩雲易散玻璃脆」。不單是女性，就是男性也是如此，絕世的天才，往往和不幸的身世相結緣；否則他或她便似易散的彩雲，稍縱即逝，令後人憑弔無從。也因爲她有了不幸的身世，才能感起她多方面的情緒，增加她作品的內容，不致于孤負她創作的天才。如其單單吟風弄月，究竟豈不起她文學的聲譽的。請一讀她僅存的三首詞罷：

謝了荼蘼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影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尙帶嬌羞。獨自倚妝樓。一川烟艸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鉤，心兒小，難着許多

愁！（小重山）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留人住。兩眼啼紅空  
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遙指苕溪路。（惜分飛）

粉痕銷，芳信斷，好夢久無據。病酒無聊，欵枕聽春雨。斷腸曲曲屏山，温温沈  
水，都是舊看承人處。久離阻；應念一點芳心，閒愁知幾許。偷照菱花，清瘦  
自羞覷。可堪梅子酸時，楊花飛絮，亂鶯啼催將春去。（祝英台近）

像這樣清麗婉轉的詞句，決不是她的無病呻吟，的確有她的實際生活做背景的。如果再  
摘取她的於技巧方面有獨得的佳句，如：「心兒小，難著許多愁！」「惟有多情絮，故來  
衣上留人住。」「斷腸曲曲屏山，温温沈水，都是舊看承人處。」比了漱玉詞，正似春蘭  
秋菊，各有其態，在文藝的花園裏，各有她們獨到的芬芳和燦爛。

似乎是在東風微拂的清晨，田野還沒有遍照着暖和的朝陽，露華還膩留在散放新氣  
的艸葉上，我們在草徑上大樹旁躑躅。忽聽得宛轉數聲，沁入脾腑，引起一種莫名的酸

感，也似乎是快感，不覺心神大暢。是黃鶯在弄舌也好，是杜鵑在泣血也好，是燕子的呢喃也好，甚至老鴉的啞啞麻雀的啁啾都好，只要唱得好，牠便有牠藝術的聲價。我們對於吳淑姬和她的作品，正應該抱這樣的態度去評量。

本節參攷書，——

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洪邁：夷堅志

方 綬：中國人名大辭典

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六 朱淑真

任何那個研究文學的人，一提到漱玉詞的作者李清照，便會聯想到那位苦命女詞人——斷腸詞的作者朱淑真。可是很不幸，她的聲位在當時既遠不及李清照，王唐佐替她作的傳又逸失不傳。近人輯的宋詞媛朱淑真事略，又遠不如俞正燮輯的易安居士事輯的可據；我們只能再根據她的遺集，依稀推測她的一生。一似在薄霧濃霧的夜中窺測月亮，所見的只是她的朦朧的暗影，此外，再也看不到什麼了。

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她的生年，大約較李清照後數十年，錢塘下里人。梁小玉古今女史以爲海甯人，朱文公（熹）姪女，恐怕不確。世居桃邨，不知在那一代，遷居在湧金門內的寶康卷。她的父母的姓氏都不可考，但她的父親曾在浙西做官，可見她的家境也是一般宦家通有的環境。而且她家裏有東園，西園，西樓，桂堂，依綠亭諸勝，決

非普通家庭所俱有。她從小就聰明美麗，喜歡讀書，在她婚前的處女生活，的確充滿着溫馨的愉快。她終日盤桓在家園裏，花卉的代謝，蝶鳥的飛舞，星月的輝映，都充實了她的詩料，使她的詩才大進。不過，我們這位女作家，好像從有生以來就被悲哀和不幸困住了似的，在這樣一個快樂的黃金時代裏，就無處不顯示出她悲慘的頭角來。看她的詩「舉杯和酒送春歸，蝶趁落花盤地舞」，句子雖是新鮮生動，但讀起來總會令人感起一種辛酸的況味。我們再讀：

一陣挫花雨，高低飛落紅。榆錢空萬疊，買不住春風！〔書窗卽事〕

彷彿是她一生命運的寫照。道德律的重壓，雖金錢亦無以爲力，在她未嫁以前似已感到。所以在她後日不幸的環境中，她更只有將悲情苦緒付之低吟哀唱了！但也好像天生就她這種認識環境和痛苦的能力，預備做她應用時的使用的。

黃金時代在她出嫁的那一天就宣告結束了。原來她服從了她父母的命令，嫁給了一個她不同意的人爲妻。婚姻的不自由，在普通的女子並不個個都感到不滿足；但是我們



這位感覺銳敏又曾唱出她「始知伶俐不如癡」的詩句的女作家，當然要表示她的怨尤了。且看她的另外一首詩：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愁嘆）

她對於這不相稱的婚姻，是如何的「慨乎言之」啊！

她的丈夫姓氏也失考，從前人只知她「所偶非倫」，「嫁爲市井民家妻」，都沒有說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們從淑真的作品裏去探找，知道淑真之所以不滿意於她的丈夫，倒不是因爲他是一個「市井細民」而自己是一個宦家的小姐，乃是因爲他和她性格不相投，情調完全迥異的兩個人。我們試想：似秋蟬一般雅潔的女詞人，嫁給一個孜孜爲利爲名的「祿蠹」，那是何等的不幸！她說到銀樣的月光，而他就想起大錠的銀子，她說起在頭上掠過的寒鴉，而他却想起烏紗帽，這焉得不使她哭？看她同她丈夫在船上所發的感慨：

帆高風順疾如飛，天闊波平遠又低。山色水光隨地改，共誰裁剪入新詩？

對景如何可遣懷，與誰江上共詩裁？日長景好題難盡，每自臨風愧乏才。

歲節將殘惱悶懷，庭幃獻壽阻傳杯。此愁此恨誰人見？鎮日愁腸自九迴。（舟行卽事）

「共誰裁剪入新詩？」「與誰江上共詩裁？」「此愁此恨誰人見？」這些無可奈何的怨語，就可想見坐在她對面呆着臉在看她寫作的丈夫是怎樣的一個蠢物了。「却嗟流水琴中意，難向人前取次彈」，一腔幽怨，向何處去發洩呢？

她的丈夫似曾應禮部試，後來作官江南。起初她的丈夫還帶着她「從宦東西」。別離了自家的故園，別離了年高的父母，跟着一個精神上不融洽的人，往來於吳楚之間，她焉得不日處愁城，揮她戀親思鄉之淚呢？

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逐勝游。春色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寒食詠）

扁舟欲發意何如！回望鄉關萬里餘。誰識此情腸斷處，白雲遙處有親廬！

滿江流水萬重波，未似幽懷別恨多。目斷親韓瞻不到，臨風揮淚獨悲歌。（舟行即事）

在斷腸集裏，很多這種思親思鄉的句子。後來她的丈夫不知爲了什麼，索性把她撇了下來。據一般人的推測，都以他的別有所歡，這是確實的。她的新秋詩云：

一夜涼風動扇愁，背時容易入新秋。桃花臉上汪汪淚，愁到更深枕上流！

她既以秋扇自況，當是被棄無疑了。

但人總是感情的動物，詩人尤較一般人容易動情。當她沒有嘗到愛情的滋味之前，不妨唱出「甯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的口號，以反抗那不自由的婚姻。等到反抗失敗，連那勉強和他歡洽的丈夫也把她棄絕，她此時雙棲已慣，一旦孤棲，生理上心理上却都不許她再唱「抱香枝上老」了。她曾寫道：「鶯鶯燕燕休相笑，試與單棲各自知！」她此時的苦況，委實難以言狀。

爲了她所作的生查子詞，曾引起許多人的聚訟，因爲歐陽修六一居士詞有同樣的一

首，於是愛惜她的人，都引爲非她所作的證據。實在這個證據是很薄弱的，因爲六一居士詞中有許多詞是從別人詞集中摻入的，誰敢擔保獨此詞反由六一詞摻入斷腸詞中呢？如果她有偷期密約的事，在現在的我們看來，也屬常事。她的丈夫既棄絕她，她不耐獨居，因而和別個男性相戀，照男女平等原則講起來，也並不過分。而且在她全部詩詞中，的確有些線索可尋。她的元夜第三首云：

火燭銀花觸目紅，揭天鼓吹鬧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

再把生查子來對照：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

事實是這樣顯明，再有什麼話可以替她掩塞呢？她和她的戀人在元夜是第一次幽會，這是從「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二句中可以看出的。而「未必明年此會同」一

語，不意竟成了不幸的讖語。他們結識之後，感情很甜密。她此時已獨居在杭州，一切都可自由，時常和他攜手湖濱，飽覽西子秀色。她作有清平樂云：

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攜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嬾傍妝臺。

「和衣睡倒人懷」或作「隨羣暫遣愁懷」，但后句和上一句「嬌癡不怕人猜」的意義接不上，當以前句爲是。他們這樣的浪漫生活，只有過了二個半月，不知爲了什麼，她的戀人也和她分別。她又有清平樂一首，卽爲送別之詞，詞云：

風光緊急，三月俄三十。擬欲留連計無及，綠野煙愁露泣！倩誰寄與春宵，城頭畫鼓輕敲。繾綣臨歧囑付，來年早到梅梢。

此後她再也不和他通消息了！不知是他的薄倖，還是別有原因？她的詩中有一分明此去無多地，如在天涯無盡頭一句，好像他並未遠出。又有一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一句，好像又受了戀人的棄絕。如果屬實，那麼她的命運可謂不幸極了！於是她只

有以眼淚洗面！一部斷腸集，大半都作在這個失戀的環境裏。前人以為她既和她的丈夫感情不洽，爲什麼在詩詞中却情致纏綿，不知這是對她的戀人而發的。除了作生查子詞，抒寫她的相思外，尚有：

年年玉鏡台，梅蕊宮妝困。今歲不歸來，怕見江南信。歡從別後疏，淚向愁中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生查子）

山亭水榭秋方半，鳳幃寂寞無人伴。愁悶一番新，雙蛾只暗顰。起來臨繡戶，時有疏螢度。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菩薩蠻）

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剔盡寒燈夢不成。（減字木蘭花）

斜風細雨作春寒，對尊前，憶前歡，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干。芳草斷烟南浦路，和別淚，看青山。昨宵結得夢因緣，水雲間，悄無言，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展轉衾裯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江城子）

她在這樣的況味中追索她自己所以至此的原因，她並不怨天尤人，她只有作詩自責：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鍼却有功。

悶無消遣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癡。（自責）

後人讀她前一首詩，以為淑真亦作道學語，殊不知這是她憤世的痛語，不知她遭遇的人是不會意味他的真意的。但她另外還有消愁的方法：

昨夜霜風透膽寒，圍爐漫憶昔年歡。如今獨坐無人說，撥悶惟憑酒力寬。（圍爐）

古今來多少聰明人物，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都借酒澆愁，淑真也未能免俗。但是「借酒澆愁愁更愁」，酒只能麻木你一時，等到你醒來時，正如吃了冰淇淋一樣，使你口中愈覺蒸熱，使你愈加難堪呢！

她死時，父母都健在，可見她年紀還輕。宛陵魏仲恭說：

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冢之可弔，并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斷腸集序）

她的父母將她火葬，是真的依照釋家成例呢，還是有其他原因？很使我們懷疑。可是像

她這樣不幸的薄命女子，最後這麼一著，倒也令爲她愁苦的人一快。就是詩稿的被焚，她的父母也似有特殊的用意在這裏。我們正不必因此惆悵啊！

她的集中有和魏夫人宴會的詩，便有人以她爲北宋人。這位魏夫人就是曾子宣的夫人，我們不能如此輕易下斷。她的璿璣圖記，作於紹定三年（一二三〇）二月，况蕙風以紹定爲紹聖之誤，尤爲妄誕的武斷。我們只要讀她元夜第一首：

闌月籠春霽色澄，深沈簾幙管絃清。爭豪競侈連仙館，墜翠遺珠滿帝城。一片笑聲連鼓吹，六街燈火麗升平。歸來禁漏踰三四，窗上梅花瘦影橫。

這是帝城中的元夜情況。如其這時宋室沒有南渡，杭州怎會變做都城呢？上面所述的誤會，可以一掃無餘了。

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斷腸集序）

由這一段話裏，可知她的詞在當時已狠盛行。能得一般人的欣賞和傳誦；那東西的



本身就有着牠不死的生命存在，真的不是「泛泛者所能及」的。她的詞的長處，在於「有新意」和「有實境」，「清新婉麗」是有新意的攝影，「蓄思含情」就是有實境的寫照。後者前面已引過不少，前者如：

玉體金釵一樣嬌，背燈初解繡裙腰，衾寒枕冷夜香消。深院重關春寂寂，落花

和雨夜迢迢，恨情和夢更無聊！（浣溪紗）

濕雲不渡溪橋冷，嫩寒初破雙鉤影；溪下水聲長，一枝和月香。人憐花似舊，

花不知人瘦；獨自倚闌干，夜深花正寒。（菩薩蠻）

像這樣的好詞，不勝枚舉。就是她的詩句，如「婦人雖輕眼，淚不等閑流」，「風絮欺人故著衣」，造語亦新奇可喜。

今本斷腸集，共有詩集十卷，詩後集七卷，詞一卷。別有瑤璣圖記一卷，見王士正池北偶談。元代以前的女性作家，作品的量從沒有第二人像她那樣多的。她處的是和一般女性不同的環境，她自從脫離了黃金似的童年生活，便度那和一個不相干的人相處的

得過且過的悒鬱生活，又接着過那「不見人來竹葉舟」的失戀後孤獨生活，一直到她死去！這樣的委曲豐裕的生活，却助長了她文藝的泉源，在她的生命史上的確是可悲的不幸，而在她生命所表現的藝術上却反而做了使他成功的重要原素了。

不知在淑真之前還是在後，有建康府朱將仕的女兒希真。她小字秋娘，年十六，適同邑商人徐必用。她的遭遇幾和淑真完全一樣。必用商久不歸，她作閨怨詞寄之云：

梅妬晨妝雪妬輕，遠山依約與眉青。尊前無復歌金縷，夢覺空餘月滿林。魚與

雁，兩浮沉，淺顰微笑總關心。相思恰似江南柳，一夜東風一夜深。（鷓鴣天）

簾烘淚雨乾，酒壓愁城破。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朱消粉褪，絕勝新梳裏。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帶人猶要同臥。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黃昏風弄雪，門深鎖。蘭房密愛，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着甚情悰，你但忘了人呵。（滿路花）

大概是必用棄絕了她，於是她就別所有戀。從下面所引二首詞裏可以隱約看出：

別離情緒，奈一番好景，一番愁感。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鄉寒食。桃李無

言，不堪攀折，總是風流客。東君也自怪人，冷淡踪跡。花艷草芳，春事每隨花意薄，疎狂何意？除却清風並皓月，脈脈此情誰識？料得文君，重簾不捲，只等閒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真個怜惜。（念奴嬌）

武陵春色濃如酒，遊冶才郎，初試花間手。絳蠟燭殘人靜後，眉峯便作傷春皺。

一霎風狂和雨驟，柳嫩花柔，渾不禁僂僂！明日餘香知在否？粉羅猶有殘紅

透。（蝶戀花）

她的一生歷史，較淑真尤隱晦難考。她所作詞，因為她的姓名和男性的作樵歌的朱希真完全相同，所以也常致誤引。

我曾有過一種懷疑：朱希真和朱淑真或竟是一人的化身。因為淑真的父母和丈夫都不知姓名，而希真的父親恰巧有官職可考，丈夫又有姓名職業。淑真所適，前人均云爲市井子弟，徐必用也是市僧。她們又有同一模型的遭遇，她們的名字又只有一字之異。但在沒有確切可靠的證據以前，我們只能作爲一個有討論價值的問題，暫時只好存疑。

了。

第五章 兩宋詞人

本節參考書，——

徐 釦：詞苑叢談

厲 鶚：玉台書史

况周頤：蕙風詞話

左梅村：朱淑真及其詩詞

鄭元佐：斷腸詩詞箋注

## 七 嚴蕊

宋代妓女的擅長作詞，正和唐代妓女的作詩一樣，都爲了她們自己的需要。宋妓女所作詞的數量，大概也不在少數，因爲位卑人微，大都散佚不傳。此中翹楚，當托嚴蕊，她在當時不獨以擅詞著名，也以人格爲士大夫推重。

嚴蕊是台州的營妓，學者唐仲友爲台州守，狠賞識她。仲友嘗命她賦紅白桃花，她卽成如夢令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朱熹和仲友有私怨，他提舉浙東，奏參仲友與妓女嚴蕊爲濫，把她捉去拷問，要她承認，她不肯承認。她兩月之間受了兩次杖責，她終不肯誣害她的朋友。朱熹的後任官岳

商卿（岳飛之子）很哀憐她，命她作詞自陳，她作詞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去，住也

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卜算子）

商卿即判令她從良。她又有鵲橋仙詠七夕云：

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鍼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

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朱熹和仲友的方案子，發生於淳熙九年（一一八二），那時她正在盛年，所以她的生年，至早當在南渡之後，決不會在北宋末年。這是可以確信的。

洪惠英是會稽妓女，有詞云：

春梅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

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來與梅花作主人。

聶勝瓊，長安妓女，李之問和她相愛戀。臨別，她作鷓鴣天送別云：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著窗兒滴到明。

之間藏之行篋，爲妻所見，詢知原委。妻喜她語句清健，乃出妝奩，助夫娶歸。自后她就素妝淡服，善侍大婦，一家非常和睦快樂。

鄭云娘，不知何地人，有寄張生西江月詞：

一片冰輪皎潔，十分桂魄婆娑。不施方便是如何，莫是姮娥妒我？雖則清光可愛，奈緣好事多磨！仗誰傳與片雲呵，遮取霎時則個。

又有寄張生兜鞋兒曲云：

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厮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攜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

這是一首很生動的幽會詞，香韻欲流，一時無二。

馬瓊瓊，南渡後營妓，朱端朝與之情密，她亦傾心相待。端朝的凡百費用，都是由她供給。端朝及第爲南昌尉，乃爲瓊瓊脫籍攜歸，於家中關東西兩閣，東居正室，瓊瓊居於西閣。端朝單身赴任，臨行約道：「此去書信來往，兩閣混同一緘，復書也是這樣。」半年之後，只得東閣書，復書西閣亦不得見。瓊瓊乃密遣僕持緘往南昌，端朝開緘無一字，只有畫雪梅的扇面，後面寫一詞云：

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點頭？  
芳心欲訴，全仗東風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

端朝連忙棄官回家，置酒會二閣。東閣道：「君且判斷雪梅是非安在？」端朝作浣溪紗云：

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  
梅比雪花輸一出，雪如梅蕊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



自后二閣歡好如初，端朝亦不再出來做官了。瓊瓊所作詞，與前引洪惠英所作差不多，不知是否是一事兩傳？

蜀中妓女，大都受到薛濤的影響，多善文墨。有人（夷堅志齊東野語都作陸放翁）自蜀攜一妓歸，蓄之別室，約數日一往。後來偶然因病稍疏，妓疑有他心。客作詞自解，妓也作一詞答之云：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位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

趙才卿，成都官妓，性慧黠能詞。值帥府作食送都鈐帥，令她作詞應命，她立賦燕歸梁云：

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王拓境思名將，捧飛檄，欲登途。從前密約悉成虛，空賸得淚如珠。

又有一蜀妓，作送別詞云：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着上春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市橋柳）

嘉定間（一二〇八——一二三四），平江有妓女作送太守詞云：

春色原無主，荷東風着意看承，等閑分付。多少無情風雨，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於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郎輕颺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闕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

元代妓女，善作詞的亦有多人，最著名的爲陳鳳儀與羅愛卿。

陳鳳儀，亦成都妓，有送別詞一絡索云：

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去馬蹄何處？向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樓否？

羅愛卿，又名愛愛，嘉興名妓，色藝冠一時。嘗與諸文士會於鴛湖的凌虛閣，翫月

賦詩，愛卿先成四絕句，合坐都擱筆。同郡人趙生，慕而聘爲室。趙生將赴京師，愛卿置酒中堂，請趙生捧觴壽母，自歌齊天樂一闋送別云：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拆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吩咐：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暮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歌罷，皆泣下。趙生乘醉解纜去。未幾，母以思子病亡，葬未三月；張士誠陷平江，楊參政率兵拒於嘉興，趙生住宅爲劉萬戶所據，欲逼愛卿。她乃托詞入室自縊死，劉以綉褥裹瘞後園銀杏樹下。趙生歸，發屍觀之，面貌如生，乃納棺葬於白苧村母塋側，日日過墓禱哭，希求一見。一夕，果在夢中會見，並贈沁園春詞，鷄鳴別去。這一齣悲劇使我們引起無盡的悲悵！

本節參考書，——

洪邁：夷堅志

趙楨：青樓小名錄

徐鉉：詞苑叢談

## 八 張玉孃

中國文學裏有無盡藏的寶藏，正待着我們去開掘；我們寫到宋末女作家張玉孃，愈使我們覺得這些未開掘的寶藏的可貴。張玉孃著有蘭雪集兩卷，也是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女作家，可是不但文學史上從未見過她的名字，即各種詞選中也從沒把她的詞選入，各家詞話裏也沒有把她的名字提及。她的蘭雪集如沒有清初人孟稱舜替她刊梓，有正書局再為翻印，即使浙江通志中有她的名字，松陽縣志中有她的小傳，我們決計不會知道宋代女詞人中有她這樣一個人的。因是，我們對於那幾位刊刻她遺集的人，有說不出的感謝！

張玉孃，字石瓊，號一貞居士，浙江松陽人。父親名懋，字可翁，號龍巖野父，舉孝行，仕為提舉官。母親劉氏，善治家，年將五十，始生玉孃。玉孃生有殊色，聰慧異

常，因此益爲父母所鍾愛。祖父繼燁，字光大，由貢元仕爲登仕郎。曾祖父再興，字舜臣，登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一）進士，仕爲科院左迪功郎。高祖父如砥，字京固，以慶恩詔下爲承務郎。她家世代書香，所以玉孃自幼耽好文墨，尤擅長詩詞，當時人曾將她比擬漢之班姬。她有侍婢兩人，名紫娥霜娥（松陽縣志作輕紅翠紅），都有才色，亦善文墨；又畜一鸚鵡，辯慧能知人意，因號爲「閨房三清」。這是她的最堪寶貴的童年生活。笄年以後，她開始墮入情網，不如人意的環境又緊向她壓來，終於因擔負不起生離死別的哀愁，縮短了她天然的生命。

古來男女之防，時爲中表兄妹或姊弟所衝毀，其原因只在於他們除了此外沒有和異性接近的機會。玉孃有表兄沈侓，是宣和對策第一人沈晦之後，俊茂不羣，不同平常的紈袴子弟。他們因中表的關係，時常有會晤的機會，於是發生了愛情。大概是爲雙方父母所知，乃索性訂了婚約。後來不知怎樣，玉孃的父母忽然翻悔起來，玉孃因此起了深濃的哀感。他們本來是愛情的結合，雖也會憑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過形式上的訂婚，

究竟與雙方一面不識毫無情感者不同。你看，她一聽得父母有翻悔之意，她是如何的憂  
恐啊！

白楊花發春正美 黃鶯籬垂低燕子；雙去復雙來，將鷓成舊壘。秋風忽夜起，相  
呼渡江水；風高江浪危，拆散東西飛！紅徑紫陌芳情斷，朱戶瓊窗旅夢違；憔悴  
衛佳人，年年愁獨歸。(雙燕離)

從此，她開始墮入愁網了。在這事情還沒有解決的時候，沈佺隨父遊京師；突然的生  
離，更使玉娘有說不出的悲痛。最難堪的是在無可奈何中重憶舊歡，她的全部詞的十分  
之七八，幾乎都在寫這時的襟懷。現錄二首於後：

霜天破夜，一陣寒風，亂淅入籬穿戶。醉覺珊瑚，夢回湘浦，隔水曉鐘聲度。不  
作高唐賦 笑巫山神女，行雲朝暮。細思算，從前舊事，總爲無情，頓相辜負。  
正多病多愁，又聽山城，戍笳悲訴。強起推殘繡褥，獨對菱花，瘦減精神三  
楚。爲甚月樓，歌亭花院，酒債詩懷輕阻。待伊趨前路，爭如我，雙鴛香車歸

去。任春融翠閣，畫堂香縹，席前爲我。翻新句，依然京兆成眉嫵。（玉女搖仙佩）

素女煉雲液，萬籟靜秋天。瓊樓無限佳景，都道勝前年。桂殿風微香度，羅襪銀

牀立盡，冷浸一鉤寒。雪浪翻銀屋，身在玉壺間。玉關愁，金屋怨，不成眠。

粉郎一去，幾見明月缺還圓。安得雲鬟香臂，飛入瑤臺銀闕，兔鶴共清全。竊取

長生藥，人月兩蟬娟。（水調歌頭）

玉女搖仙佩詞中，似有從前「不會真個」之悔。水調歌頭一詞，似欲突破「金屋」，效嫦娥之奔月，以尋找他們的自由田地。可是，「粉郎一去」，此願難償；惟有堅定意志，誓死不變，以俟機會。山之高三章，就是她對他的誓約：

山之高，月出小；月出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  
采苦采苦，於山之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

汝心金石堅，我操冰雪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千里相思共明月！



她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她的未婚夫回來。可是——

極目天空樹遠，春山蹙損，倚遍雕闌。翠竹參差，聲裏環珮珊珊。雪肌香，荆山玉瑩；蟬鬢亂，巫峽雲寒。拭啼痕，鏡光羞照，辜負青鸞。此時星前月下，間將清冷，細自溫存。薊燕秋勁，玉郎應未整歸鞍。數新鴻，欲傳佳信；關兔毫，難寫悲酸。到黃昏，敗荷疎雨，又幾度銷魂。（玉蝴蝶）

有時魚雁浮沉，連消息也隔絕，她更愁腸百結！

星轉曉天，戍樓聽，單于吹徹。擁翠被香殘，霜杵尚喧落月。楚江夢斷，但帳底暗流清血。看臂銷金釧，一寸眉交千結。雨阻銀屏，風傳錦字，怎生休歇？未應輕散，磨寶簪將折。玉京縹緲，鴈魚耗絕。愁來休，窗外又敲黃葉。（蕙蘭芳引）

過了不久，沈佺因「積思於悒」，兩感寒疾，諸醫束手。京都離松陽並不遠，於是玉孃遣使問候，往來不絕於道。後來病篤了，玉孃知佺病係爲婚事而起，不覺大慟。遂又寫信給佺，立誓道：「穀不偶於君，死願以同穴！」於是佺心大安，乃答以詩道：

隔水度仙妃，清絕雪爭飛。嬌花羞素質，秋月見寒輝。高情春不染，心鏡塵難依。何當飲雲液，共跨雙鸞歸！

可是過遲的慰安，已不能挽回他深入膏肓的危疾，他終於在歎歎長潛中瞑目逝世了！年二十二歲。玉孃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是怎樣的悲痛！從此以後，春花不能再在她面前呈出她的姣豔，秋月只能照給她以晶瑩的淚光。生離已是難受，死別更何以堪！人生恨事，至此蔑加！她作詩哭道：

中路憐長別，無因復見聞。願將今日意，化作陽臺雲！

仙郎久未歸，一歸笑春風。中塗成永絕，翠袖染啼紅。悵悵生死異，夢魂還再逢。寶鏡照秋水，明此一寸衷。素情無所著，怨逐雙飛鴻！

當春天來時，新燕雙雙飛翔，已是觸目傷心；忽然又憶起她已嫁的女弟京孃，此時也正雙宿雙飛，極盡「畫眉」「舉案」之樂。她的宿恨與新感齊集，不禁又吐出她的企羨來：

三月江南綠正肥，陰陰深院燕初歸。亂銜飛絮營新壘，閒逐花香避繡幃。却笑秋

風紅縷在，獨憐舊事玉京非！蘭闥終日流香淚，愧爾雙飛拂落暉。（新燕憶女弟京媽）  
倏忽又到了秋天，在銀河耿耿的七夕，天上的牛郎織女，又在作那一年一度的例會。雖然是一年一度，却是有一定的時期，決不會使他倆失望。可是在人間的她們呢？伊人已逝，永無會期，琴絃斷而難續，相思欲織不成，當此良夜，如何消度！

涼蟾吹浪羅衫濕，貪看無眠久延立，欲將高調寄瑤琴，一聲絃斷霜風急；鳳膠難煮令人傷，茫然背向西窗泣。寒機欲把相思織，織又不成心愈戚。掩淚含羞下階看，仰見牛女隔河漢。天河雖隔牛女情，一年一度能相見；獨此絃斷無續期，梧桐葉上不勝悲。抱琴曉對菱花鏡，重恨風從手上吹。（瑤琴怨）

在她的父母方面却自以為是好意，看她長日悒鬱，便擬另卜佳婿，使她不致辜負了青春。但這使她尤其煩怨了。她對她父母道：「女所以不死者，因有雙親耳。……」一夕，夢沈佺駕輦相迎，便披衣起坐，對侍婢們說道：「吾的意志決定了！」遂不食，未逾月，竟逝世。時年二十八歲。在明人王詔的張玉嬈傳裏，寫她夢見沈佺一事，尤使人興

感：

時值元夕，父媪出觀燈，囑詔女伴強之行。不可，托疾，隱几。忽燭影揮鶴下，見沈郎宛若，屬曰：「若瓊自重！幸不寒風盟，固所願也。」張且驚且喜，往，握其衣，不相迎。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所不與沈郎者，有如此燭！」語絕，覺，不見。張悲絕，久乃甦，曰：「郎舍我乎？」遂得疾以卒。……

她的父母哀憫她的意志，遂請求沈氏，與侪同葬於附郭的楓林，侍婢均哭之甚哀。後霜娥以憂卒，紫娥自經死，明日，鸚鵡亦悲鳴而殞。父母并以殉葬，名曰鸚鵡塚。

她的生卒年月不可考，蘭雪集中有王將軍墓一詩，有小序云：

宋王將軍，名遠宜，松陽人。宋亡，與元兵戰於望松嶺，死之，遂葬於此。

浙江通志以她爲宋人，大概她生於宋末，而死於元初，所以她能見及王將軍事。遺集傳至京師，學士虞伯生歐陽玄非常歎賞，並稱爲婦人女子中所罕見。

集中共有詞十六闋，首首都由她寄托的生命，首首都是她生活的寫照。她的一生，除了童年之外，沒有一刻不在愁苦困難之中，所以她的作品中無處不流露出她的悲哀的心緒。戲和李易安如夢令一首，大概因竭力的在模仿易安體，所以成了她全部詞中的「破天荒」：

門外車馳馬驟。繡閣猶釀春酒。頓覺翠衾寒，人在枕邊如舊。知否，知否？何事黃花俱瘦？

下面的三首詞，亦不亞於漱玉詞的清新婉麗：

疏雨動輕寒，金鴨無心燕麝蘭。庭院深深人不到，憑闌；盡日花枝獨自看。消  
睡報雙鬢，茗鼎香分小鳳團。雪浪不須除酒病，珊珊；愁繞春叢淚未乾。（南鄉子）  
月光微，簾影曉。庭院深沉，寶鼎餘香裊。濃睡不堪聞語鳥！情逐裂雲，夢入青  
春杳。海棠陰，楊柳杪。疎雨寒烟，似我愁多少。誰唱竹枝聲繚繞？臨風自訴

東風早。（蘇幕遮）

玉影無塵雁影來，繞庭荒砌亂蛩哀，涼窺珠箔夢初回。壓枕離愁飛不去，西風

疑負菊花開，起看清秋月滿臺。（浣溪紗）

在「詞匠的詞」風行而詞將走入墳墓之門的時代，她仍能保守著清新婉麗的風格，可見她不是個沒有主見而隨波逐流的人。在當時一切詞人中，也可算得「獨具隻眼」了。

本節參考書，——

王詔：張玉嬾傳

王蘊章：然脂餘韻

方 毅：中國人名大辭典

松陽縣志

## 九 管道昇（一二六二——一三一九）

春秋時齊國大政治家管仲的後代，爲了避亂遷居於浙江的吳興，現在那邊有座棲賢山，就是因此得名的。他的後裔散居郡邑，至元初還不絕。吳興本是人文薈萃之地，唐代有李冶，宋代有吳淑姬，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後先輝映。大概在吳淑姬死後百年左右，在蒙古陷濟南的那一年，在蒙古遷都大都（即現在的北平）稱帝定年號的前二年，這位大政治家的遺族中，產出了一位偉大的女藝術家——就是大書家趙孟頫的夫人管道昇女士。

道昇字仲姬，一字瑤姬。母親周氏，父親名仲，字直夫，生性倜儻，以任俠名聞鄉閭。她沒有弟兄，所以她特別爲她父母所鍾愛。她稟質既聰明，又遺傳得她父親忼爽的性格，落落大方，有丈夫的氣概。二十八歲（一二八九）那年，嫁給同郡人趙孟頫爲妻。二

年前，孟頫奉召赴闕，以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此時適以公事到杭。結婚後即相偕至京師。孟頫爲宋之宗室，宋亡後，程鉅夫奉詔訪遺逸，遂把孟頫介紹。這是元世祖使的籠絡手段，把他抬舉得很高。到京後，又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時，召入史院，道昇亦與俱。後來孟頫以病辭官，同歸吳興。後又提舉江浙儒學，滿任，遷泰州尹。在這幾年內，孟頫要想納過妾。這正是一般丈夫同有的性情，一朝得志，便飽暖思淫欲，慕戀少艾，忘記了他的多年共辛苦的糟糠之妻。在文學家的隊裏，前有司馬相如，同時有關漢卿；可是因爲是文學家，到底有些說不過去，都一經妻的反對，便把欲心壓下。我們這位女藝術家的丈夫正也是這種人。這時道昇已是四十餘歲，將及艾年，即使「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究竟不如青春少女的亭亭可愛，況且她又已子女繞膝？於是孟頫便想納妾，做了一首小詞給道昇，以窺探她的意思：

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道昇見了，便也做了一首詞回答他：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孟頫得詞，只好停止了念頭。我們把他們兩人的詞來相比，可見道昇詞何等溫柔敦厚，而孟頫詞却完全是縱欲的男性因爲想過多性生活而藉詞背棄華落色衰的糟糠之妻的供狀，暴露了簡直可以代表一切男性的醜態。道昇的「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和「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很能表現出她的人格合一的戀愛的極致。卓文君的白頭吟，爲了回想到過去結合時的艱辛，一味是怨恨忿懣；她却不但毫無怒意，而且毫無怨意，只是以深情動人。從這裏也可窺見作者文學的伎倆的高妙。

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冬，皇太子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道昇亦同至闕下。明年，仁宗卽位，特授孟頫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道昇封吳興郡夫人。皇慶元年（一三一

三，孟頫請假歸里，爲先人立碑。道昇亦因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就舊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使道士奉父母祭祀。孟頫著有管公樓孝思道院記記其事。次年，使者來召，夫婦倆又至京都。她的漁父詞四首，大概卽作於此時：

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蕊發南枝；山月照，晚風吹，只爲清香苦欲歸。

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閒去雪水邊？名與利，付之天，笑把漁竿上畫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膾新魚，除却清閒總不如。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

她的瀟灑自在的心情，不慣居官的束縛，完全可在這四首詞中看出。比了孟頫的熱中，恰成了相反的兩極端。她丈夫也未嘗不知她詞中寓着勸他歸田的意思，可是不忍消去他貪榮苟進之心，終於使她失望！此後數年，孟頫很是得意。他善於書畫，道昇亦擅長於此，兒子雍亦善書；曾奉旨各書千字文，詔語有一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一等語，推崇備至。道昇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進奉，得蒙賜內府上尊酒。又嘗謁

興聖宮，見皇太后，命坐賜食，奉旨寫梅花，并命題詩其上：

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邨留不得，移入畫中看。

延佑四年（一三一七），孟頫入翰林爲承旨，道昇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道昇脚氣舊疾復發，上遣太醫絡繹診治。六年，疾增劇，聞於上，得旨回家。四月二十五日，自大都出發。五月十日，行至臨清，卒於舟中。時年五十八歲。有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

道昇一生，從事於文學似不及她從事於書畫的努力，所以詩詞的成績，遠不及她寫的金剛經及畫的黑竹梅蘭。夫婦倆都信奉佛教，她寫金剛經至有數十卷之多，又曾拜天目中峯和尚爲師，收藏家尚有她致中峯的原帖，帖中所云，備極皈依之誠。她的書法似孟頫，被譽爲衛夫人後第一人。又曾用五色筆寫璇璣圖詩，筆法工絕。泥古錄卷四載有她的家書一通，全文均爲當時白話，是研究國語文學難得的資料。原文爲道昇親筆，後有子趙奕的跋，清初時，尚藏於池灣沈定帆家。書面寫：「平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拆，

娘押封。」書的內容是：

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安善，方得放心。可收香盟寺呈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蘿蔔地，及德清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若別對付錢買了，却將此錢好生實封了，付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燈斛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箇。可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哥哥每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灣田塍，交徐壽二好生修理，休誤！桑樹好生照管澆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桑樹。只此不一。七月二十六日，娘付三哥收。

除了此信及與中峯和尚的信外，她的著作都是些斷詩殘句，大概都題在她所作的畫上。完全的詩篇，除了前引的題梅花詩外，庚子銷夏記尚有題畫竹的七絕一首，可算是鳳毛

麟角了。

春晴今日又逢晴，閒與兒曹竹下行。春意近來濃幾許，森森稚子日邊生？

本節參考書，——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

厲鶚：玉臺書史

陳繼儒：泥古錄

劉大白：舊詩新話

